旅行雜誌

第二卷

冬季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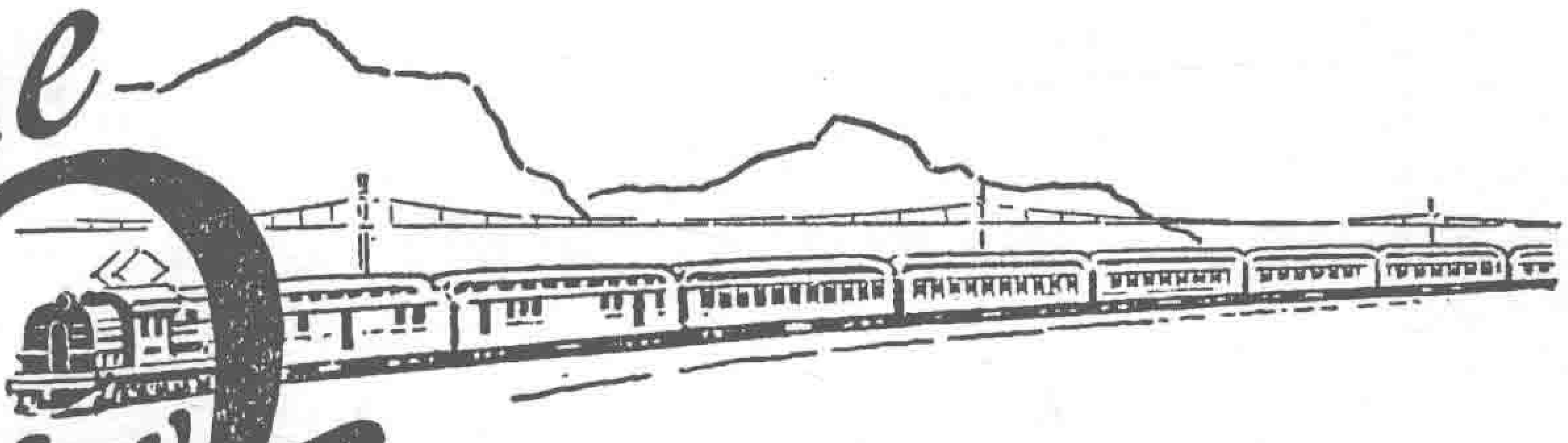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NEWEST FINEST TRAIN

Eastward from Seattle thru America



The New Olympian

THE LATEST DESIGNS, in color, lighting effects and architecture give this new train an interior both restful and beautiful.

NEW SLEEPING CARS, with larger washrooms and sanitary porcelain basins, coil spring mattresses in every berth, rooms single or en suite with individual control of heat and ventilation; *a new and larger observation car* with separate shower baths and lounge rooms for men and women, buffet, barber shop, a spacious observation parlor, a maid and a valet; a dining car serving ample and satisfying meals; provide a surpassing degree of travel comfort.

ROLLER BEARINGS FOR EVERY WHEEL, a new and exclusive feature, gives unusual smoothness of train movement.

660 MILES OF ELECTRICAL OPERATION, almost one third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Puget Sound and Chicago, secure a gratifying cleanliness and emphasize the smoothness of train movement made possible by the roller bearings.

CHICAGO MILWAUKEE AND ST. PAUL PACIFIC

For complete information address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中國旅行社

日本郵船公司

創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現有輪船一百八十隻
總數噸八十八萬八千噸



孫中山先生乘坐本公司輪船留影

主要航路

中國至日本
經長崎至神戶聯絡快船
（上海開）每四天一次

中國至金山
經日本各口岸及檀香山
（香港上海開）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南美
經日美墨巴至秘魯智利
（香港開）每月一次

中國至舍路
經日本各口岸及温哥華
（上海開）每三星期一次

中國至歐洲
經南洋印度及馬賽倫敦
（上海開）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澳洲
經菲利賓木曜島至雪梨
（香港開）每月一次

頭等特價

上海丸 長崎丸……上海至長崎 四十五元 神戶 七十八元 國幣（來回九折）

高麗丸 西伯利亞丸……香港上海至金山二百九十美金

各船一律……上海至舍路二百四十美金

上海支店 外灘三十一號

香港支店 于諾道八號

代理處 中國旅行社 上海 各埠

交通銀行廣告

本行創設於前清光緒三十四年股本總額二千萬元專辦存款放款匯款貼現及國外匯兌等業務並奉政府特許代理國庫發行鈔票北京及各省各商埠均有分行或通匯機關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

上海分行 黃啓壎 筱彤

經理 胡祖同 孟嘉 副理 袁鍾秀 嵩藩

浦拯東 心雅

襄理 潘啓章 仲麟

行址 外灘十四號

營業室 三〇五二

三〇五三

電話 經理室 三〇五四

三〇五五

電報掛號 六六三三九

中華匯業銀行

資本 銀元五百萬元 金圓五百萬圓

公積及前期滾存 金圓三百二十萬八千餘圓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冊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匯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匯買賣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匯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川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行 北平戶部街

分行 北平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英租界中街

總行電話 東
- 總理室及祕書課 四五九
-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二九六九號
- 計算課文書課 二九六七

京行電話 局
- 總經理室 二二七四
- 營業科 三九六九
- 出納科 二二七八號
- 文書科 二五七四 三三〇八

上海農商銀行廣告

本銀行資本總額國幣一千萬元先收五百萬元歷年公債金二十萬零五千八百餘元專營商業銀行各種存放欵項抵押貼現押滙滙兌等業務如蒙 賜顧無不克己總分行地點列後

總管理處 北平打磨廠

北京分行 北平打磨廠

天津分行 天津法租界中街

漢口分行 漢口一碼頭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

電話 中央六七六三六七六二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金 洋五百萬元

公積金 洋九十萬元

辦理各種存款放款

國內匯款押匯貼現

買賣有價證劵兼營

儲蓄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 北平 分行 上海 天津

上海分行 江西路五十一號

電話 中央 六〇七四七六

四行儲蓄會

出租　保管箱

本會自增設保管庫以來未及二月而鋼箱租出者已超過半數良以租費低廉設備精密所致租戶咸稱妥便如蒙惠顧竭誠歡迎詳章函索即寄

本會地址　上海四川路六十九號

電話　六三八六五至六三八六八號

金城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欵

滬行建有最堅固保管庫出租大小保管箱

股本　總額一千萬元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一百八十九萬元

行址　總行天津　分行北平　上海　漢口　大連

電報掛號　華文鏃字七〇〇七英文Kinchen

滬行地址　江西路二十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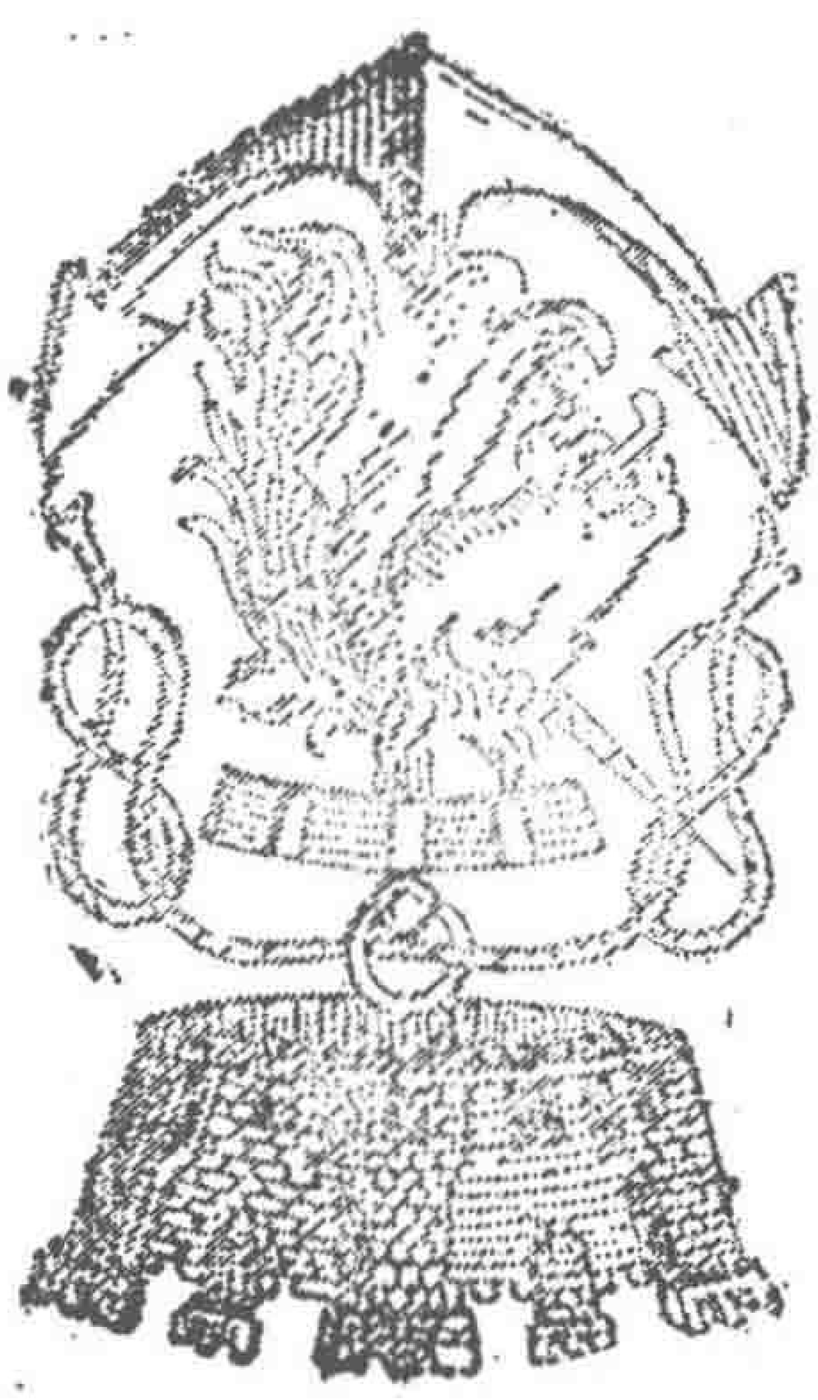
滬行電話　專綫 經理室 中央一三五〇 營業間 中央三八〇〇 總綫 中央 八四五·六·七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二十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一萬三千餘元辦理各種存欵放欵國內外滙兌押滙各種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劵如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設在上海於杭州漢口天津北京哈爾濱設有分行此外各省以及外洋各國均有代理處上海總行地址北京路七八號電話董事室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中央八四五六號　總理室(營業部)中央八四(儲蓄部)六〇號

金幣部中川七四一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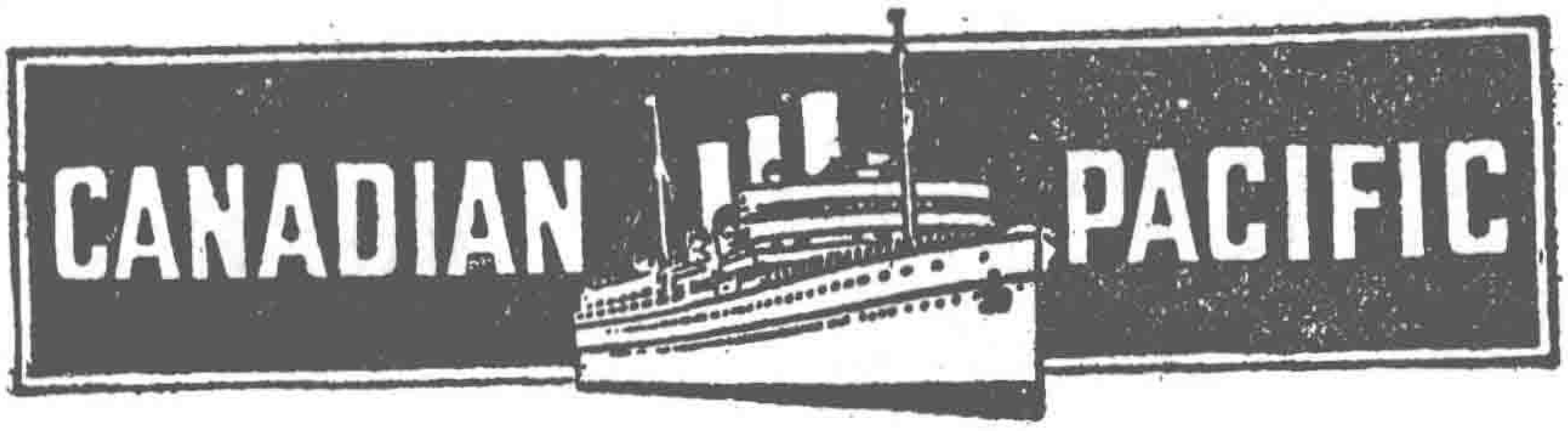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理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上海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地址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中央六〇二二二 二二一 二二三

昌興輪船公司



穩妥 快捷

敝公司所有皇后輪船爲太平洋航行界之巨擘往來大洋間殊無暈浪嘔吐之苦與家居無異致若輪上設備之輝煌尤如皇宮巨廈每日西餐烹調適口非常清潔是故乘客一經載搭無不滿意如蒙預定房位者請向本公司接洽無任歡迎

法蘭西皇后二萬七千五百噸

亞細亞皇后二萬五千四百噸

俄羅斯皇后二萬五千二百噸

昌興輪船公司謹啓

地址外灘四號(卽廣東路口)

電話六五五八一號

大連汽船株式會社

青島大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船期表

開船日期		船名
陽歷十一月	廿一日	榊丸
	廿三日	大連丸
	廿五日	奉天丸
	廿九日	榊丸
陽歷十二月	一日	大連丸
	四日	奉天丸
	七日	榊丸
	十一日	大連丸
	十三日	奉天丸
	十六日	榊丸
	十九日	大連丸
	十一日	奉天丸
	廿五日	榊丸
	廿七日	大連丸
	卅日	奉天丸
陽歷正月	三日	榊丸
	六日	大連丸
	九日	奉天丸
	十二日	榊丸
	十五日	大連丸
	十七日	奉天丸
	廿日	榊丸
	廿三日	大連丸
	廿五日	奉天丸
	廿九日	榊丸
	卅一日	大連丸
陽歷二月	三日	奉天丸
	六日	榊丸
	八日	大運丸
	十二日	奉天丸
	十四日	榊丸
	十七日	大連丸
	廿日	奉天丸
	廿三日	榊丸
	廿六日	大連丸

上海啓椗時刻　上午九點鐘

售票處　上海外洋涇橋本公司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中國旅行社

中南銀行廣告

資本總額　貳仟萬元收足柒百五拾萬元
公積金　玖拾四萬餘元

(一)辦理各種存欵放欵國內外滙兌跟單押滙及一切商業銀行業務(二)備有最新式堅固保管箱租用便利(三)代顧主管國內外發行各種公積票及單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手續簡便(四)發行鈔票聯合鹽業金城大陸銀行於四行之外特設專庫嚴訂十足現金準備制度專辦鈔票發行事宜

總行地址　上海漢口路七號　電話　各部辦事室中央六一八一　國外滙兌室中央三〇九九
天津分行　英界中街　漢口分行　歆生路　廈門分行　港仔口鼓浪嶼　北平辦事處　東交民巷滙昌大樓路西
電報掛號總分行同　一五一一(中文)　Chinasosea(英文)

大陸銀行

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資本金　五百萬元　公積金　一百五十萬元
總行　天津　上海分行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京滬漢等埠均有分支行法英德美日本等國均有代理機關一律通滙並與鹽業金城中南銀行合設準備庫及儲蓄會於上海天津漢口等處均有詳章函索卽寄

營業部　存欵放欵滙兌押滙貼現代理收付欵項及生金銀買賣
儲蓄部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國外滙兌部　票滙信滙電滙活支滙欵押滙貼現代理收付欵項及證劵貨幣買賣
保管部　公債公司債股票商業票據及其他有價證劵之保管並代取本息或買賣或承募並出租鋼製保險箱
貨棧部　上海分行有貨棧二所在英租界北蘇州河專爲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欵項

電報掛號　天津上海漢口〇六六六　北平〇〇〇六
洋文電報京號　天津北平上海漢口"CONTIBANK"
上海分行電話　經理室一一九六六　國外滙兌部一一九六七　營業室一一九七一　一六四八二
上海分行貨棧電話四二二九二

中華照相館特別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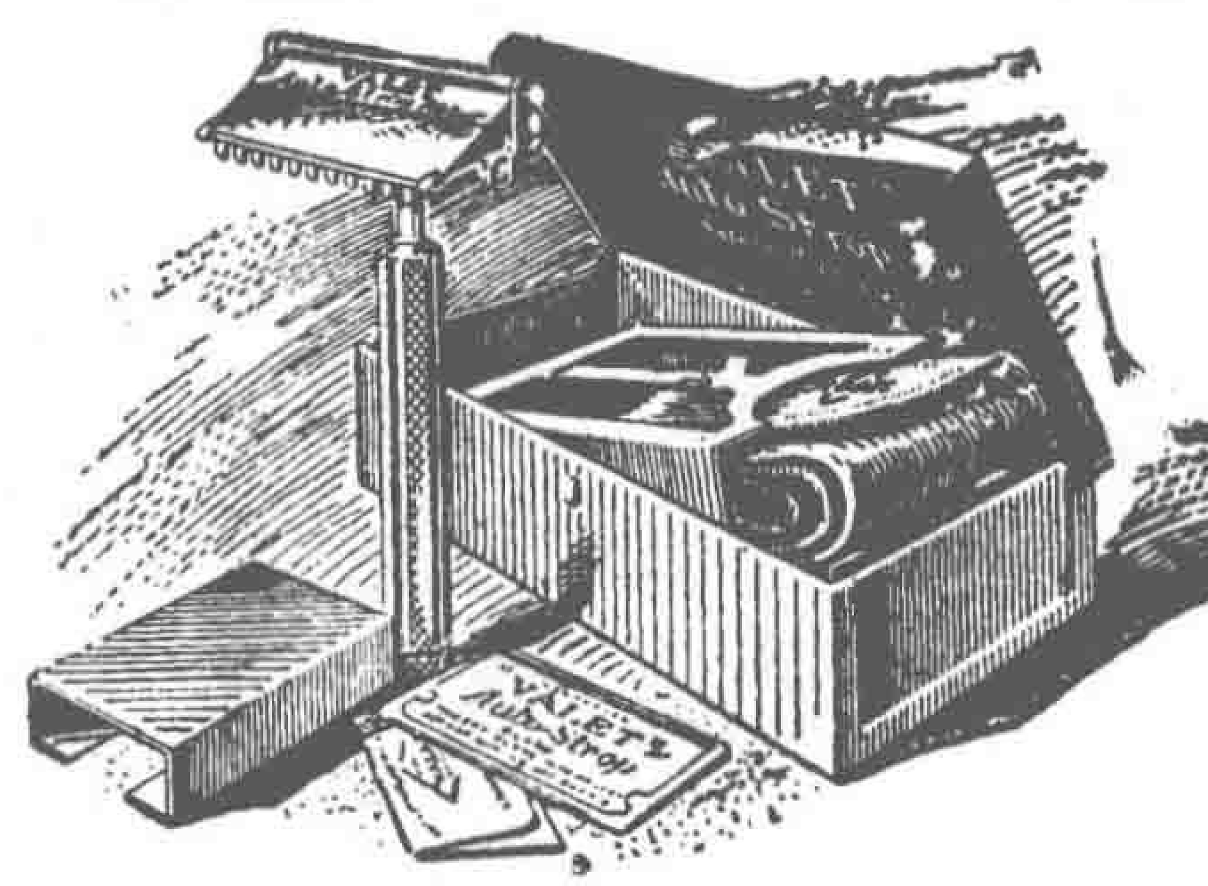
敝館設於上海已歷多年國內各處別無設立間有分館與敝館命名相同者實於敝館毫無關係深恐各界有所誤會用特聲明以昭實在而明責任此啓

本社發售圖書一覽

圖書名稱	價格
遊川須知	大洋四角
東三省旅行指南	大洋九角
英文杭州指南	大洋二元半
莫干山地圖	大洋五角
蘇州地圖	大洋六角
滬寧杭甬鐵路地圖	大洋六角
西湖一朵花	大洋五角
銀色的西湖	大洋五角
中國省費電報書	大洋七角半

寄費照書價加一成印購書一元應加寄費一角如欲掛號每件另加五分

旅行之前
切勿忘却攜帶
「萬利」自動鐴鋒保安剃刀



出門旅行時最感痲煩的是修面因爲途程遠的在舟車上往往要十天八天的時光即使到了客地人地生疏不知道那一家理髮肆是清潔的所以在出門之先切勿忘却攜帶一柄「萬利」自動鐴鋒保安剃刀因爲無論何時何地多可自已修面我們可以保證你有非常滿意的結果

上海圓明園路拾壹號洛士利洋行經理



蜚聲海上的王順泰——特色如下

式樣 精美入時　顏色 濃淡咸宜

質地 堅牢可靠　價格 特別公道

本號除製西服而外兼製各界禮服中山裝及學生裝，取價特別從廉，式樣無不入時，包可使君十分滿意。

現在大批應時各色花呢嗶嘰，以及冬季呢絨大衣，西裝屬物等料，質地優美可靠，定價特別低廉，惠顧諸君，定製秋季冬季衣着，請速駕臨或電話知照，由本號派人前來接洽可也。

王順泰西服公司敬啓

南京路三百七十三號（即勞合路對面）

電話中央二九三九號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東萊銀行廣告

本銀行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 在財政農商兩部註册立案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設總行於天津分行上海大連等處 其他繁盛大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 上海分行自設倉庫 在公共租界南蘇州河四十號專爲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欵項 兼辦（活期）（定期）儲蓄存欵 手續簡便利息從優並出租純鋼保管箱均有詳章如蒙索閱當即寄奉

總管理處天津總行 天津法租界 電報掛號二二二九 五四九〇 電話南局 二八九五 四七〇 二七六二 二九八五

分行

上海 公共租界河南路天津路轉角五〇七號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電話中央四二六九 一七七四 四三九三 倉庫 電話中央六一九二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星期休息

大連 監部通 電報掛號 四七六六 電話五八三七

東亞銀行廣告

本銀行資本法定香港銀一千萬元收足五百萬元公積金一百二十萬元專營銀行一切事業久蒙中外各界士商賜顧價格公道向爲中外士商所稱許茲將各埠支行及代理列下

海外各埠滙兌 本銀行專辦理國外滙兌非常快〇 英京 巴黎 紐約

舊金山 檀香山 日本東京 橫濱 神戶 台灣 香港 西貢

廣州 新加波 庇啹 孟米 加剌加大 仰光 八打威 泗水

三馬隆 小呂宋 九龍等埠

保管箱本銀行設有最新式鋼製保管箱任客租用可免盜賊及祝融之虞租費極廉

定期活期儲蓄存欵 無論規元銀元日金英金美金等幣均可任便存儲利息從優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行 設在香港德輔道中門牌十號

分行 設在上海九江路門牌第七十二號

國華銀行

資本 額定國幣貳百萬元已收壹百零貳萬元

營業部 各種存欵放欵 匯兌 押匯 貼現 以及一切銀行業務

儲蓄部 活期儲蓄 定期儲蓄 整存零付 零存整付 教育基金 禮劵儲金 特種儲蓄存劵

婦女儲蓄部 子女婚嫁儲金 各項基金儲金 婦女儉德儲金

通滙地點 國內各埠國外匯兌亦可代辦

總行 上海寧波路二十號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話中央一六一 七八九

分行 蘇州觀西大街 電報掛號四九九九 電六一二

辦事處 香港文咸東街 電報掛號〇九四八

總經理 唐壽民 副經理 饒韜叔 瞿季剛

浙江實業銀行

The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Ltd.

本銀行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公積金八十二萬元辦理定期活期通知信託各種存欵定活期抵押放欵押滙貼現國內滙兌國外滙兌信託部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應有業務存息從優欠息佣金滙水格外克已手續迅速並附設諸蓄處辦理儲蓄存欵訂有細則函索卽奉 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上海總行 漢口路十三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七一二五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百老滙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

漢口分行 湖北街 電話三二〇一 三二〇二

杭州分行 保佑坊五十九號 電話九〇三


嚴寒家居。圍爐共坐。總不
比旅行時的需要服裝。所以在
冬季的行旅者。大家應當聯想
到上海南京路望平街斜對的
九華綢緞商店
因為素抱誠實薄利主義
所售盡為國產名機織物
初次來滬購物不致受虧
況且價廉貨好花色多咧。

旅行雜誌

第二卷冬季號目次

北平碧雲寺（三色版封面）
中國旅行社要訊（附圖一）　記者
徐州分社攝影
首都之游（棲霞山附）（附圖七）　趙君豪
莫愁湖
明孝陵前之憑弔
棲霞寺
舍利塔
山半之亭
白鹿泉刻名
三茅觀
芝城游觀錄（附圖一）……張少微
芝加哥之通衢
崇川攬勝記（附圖九）……程志政
南通五山全景
黃泥山
軍山全景
東奧山莊
狼山觀音禪院
狼山觀音巖
北土山
萬流亭
北土山古瓔珞松
高麗墓辨眞記（附圖三）……周貴德
金代金源郡王完顏希伊神道碑
金碑碑陰之一部
金碑篆額
漢口之行（附圖二）……伍榮先
徐州車站
漢口大智門車站
巴黎之婦人（譯）……崔其煒
國貨展覽會中上海銀行　記者
上海銀行臨時分行攝影
板橋畫本（銅圖）
風急天高（銅圖）
寒湖積雪（銅圖）
渡頭歸暮（銅圖）
梅葛兒（譯）（附圖一）……周瘦鵑
那車夫跳下車來去試那門
夫人之病（附圖二）……徐卓呆
回過頭去見那邊有一位從未見過
風采很好的紳士
你從前的岳父今夜在我家中等着
黑海銀星……湫六山房
游京都（漫畫）……黃文農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温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户　小呂宋　新加坡

"Kodak"

柯達鏡箱攝快影非徒逼眞且能表現其神情活潑潑地因柯達鏡頭製造最精故有如此之成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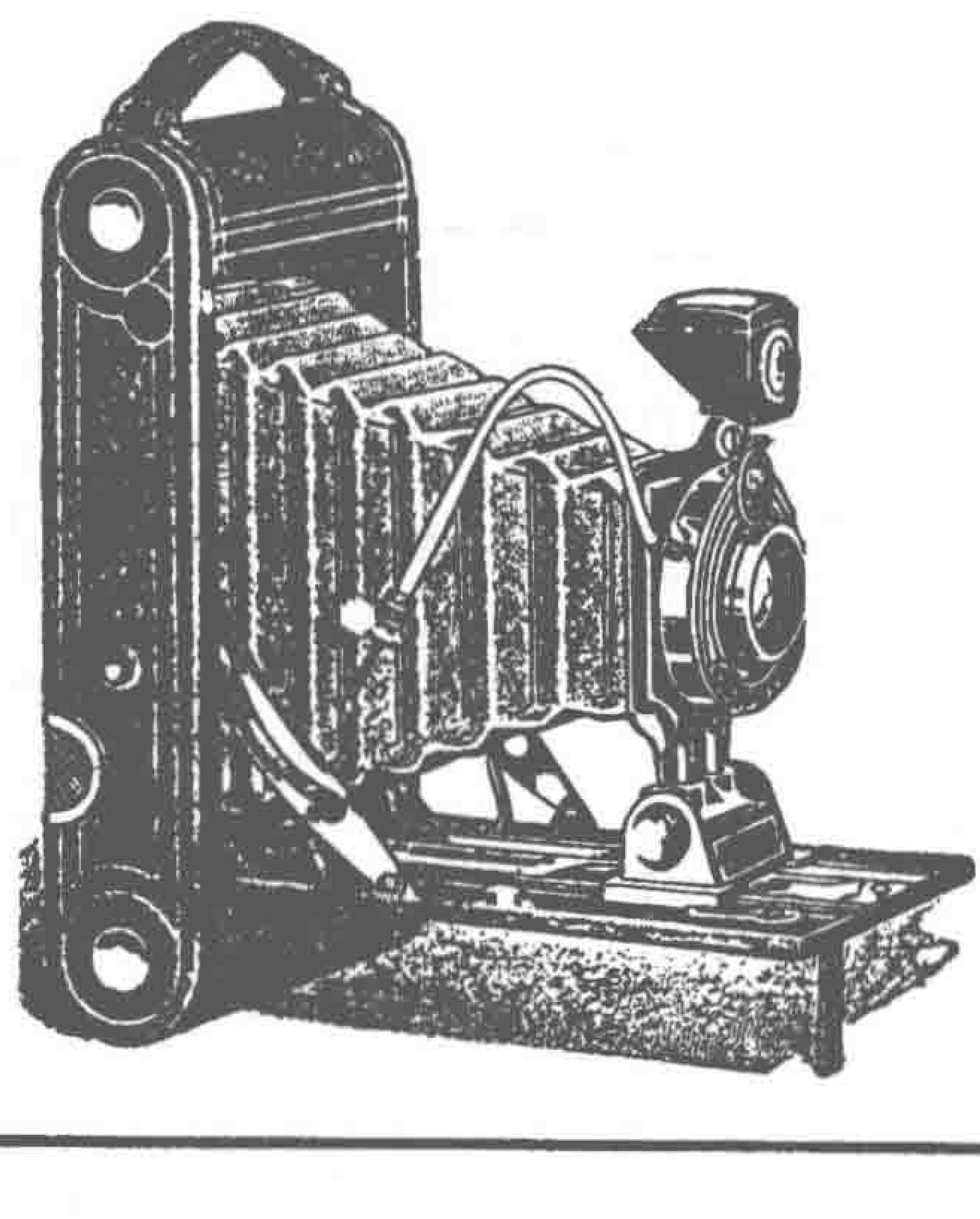


美商柯達公司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分行 天津中道一百十一號
香港德輔道中六十七號

柯達
商標
KODAK
REGISTERED TRADE MARK



左爲柯達第二C號小號自寫箱鏡最合初學之用鏡頭準確使用便易背面有自寫機關可在底片上註明時日事略

（五四一）

民國十八年的

旅行雜誌

大加改革 煥然一新

可與歐美雜誌媲美

敬啟者本社發行之旅行雜誌季刊迄今業有二年用最上等美術紙精印文字圖畫兩皆注重所售價格極為低廉每冊二角僅及工本之半兩年以來精神始終不懈而社會歡迎熱度亦未嘗稍減茲因讀者紛紛來函以季刊時日太長要求改作月刊本社為提倡旅行事業發揚出版品物起見自應勉為其難緣自明年第三卷第一號起改作月刊內容更求精進務使成為國內唯一完美雜誌可與歐美雜誌媲美惟以成本過鉅兩年以來損失實多明年起不得不酌加價格以輕擔負想亦為讀者諸君所樂許也茲將明年本誌之特色預誌如左

內容革新

本誌內容今後將大加革新注重生動有興趣之文字美妙有藝術化之圖畫篇篇有精彩務使讀者感無窮興味

名家撰述

本誌撰述都屬文藝界知名之士所有作品均係精心結構不同凡響海外方面若美若英若法若瑞士若日本均有特約撰述員

排式新穎

雜誌排式最為重要須不費讀者目力而又有美術意味本誌今後之排式即將照此目標做去讀者見之必讚為新穎可喜

油墨美麗

本社不惜重金已向外洋訂購美麗之油墨為墨綠色以之精印文字圖畫極為鮮艷悅目可為雜誌界放一異彩

歡迎投稿

本誌內容向取公開態度如承海內外同文惠稿無論游記小說（短篇）雜文均所歡迎能附畫圖尤佳酬金每千字自二元至十元畫圖外加稿寄本社出版部

準期出版

雜誌最貴定期出版讀者方感到興趣本誌已與印刷公司訂約每期按期發行決不愆延時日

重定價格

零售每冊三角（全年）十二冊大洋三元郵費國內二十四分國外九十六分（半年）六冊大洋一元八角郵費國內十二分國外四十八分郵票代價以九折計算以一分二分及一角者為限

徵求定戶

本誌現歡迎本外埠讀者直接定購全年只收洋三元半年一元八角每月按期寄奉（郵費外加）

中國旅行社總社敬啟

上海四川路一百十四號

旅行雜誌定單

茲附奉（匯票／郵票／現金）大洋　元　角　分定閱

貴社刊行之旅行雜誌　年份自第　卷

第　號起請按下列地址寄交便妥此致

中國旅行社出版部

年　月　日

姓名

地址

中國旅行社出版部啟事

（一）外埠購書可以郵票代價惟作九折計算如郵票寄不足數者恕不寄書

（二）購書只能以本國郵票代價他項劵票無效

（三）郵票以一分二分及一角者爲限一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四）郵票須襯蠟紙如無蠟紙致不能揭開者不收有汚損者不收

（五）有滙票郵票之信由郵局遞寄須加掛號以免中途遺失

（六）未收掛號費寄出之信件如遇中途遺失等情無可查究敝社之責任以交到郵局爲止

（七）各界如有垂詢事件須先付足復函郵花否則恕不作答

（八）本誌爲推廣銷路起見徵求外埠代售處各書局如有意代銷者請來函接洽

（九）來函請寄上海四川路一百十四號中國旅行社出版部

（十）旅行雜誌以前諸期均已售罄

定價與郵費

時期	册數	實價	郵費 國內		郵費 國外	
一月	一册	三角	二分	掛號另加郵費每件五分	八分	掛號另加郵費每件一角
半年	六册	一元八角	十二分		四十八分	
全年	十二册	三元	二十四分		九十六分	

日本朝鮮照國內香港澳門照國外



徐州分社攝影

中國旅行社要訊

記者

本社為辦事便利。組織完密起見。自十一月一日起。將總社與上海分社實行分立。總社之組織。為總務業務出版三部。分社各部。一律取消。滬分社經理由葉起鳳君任之。并劃分總社與滬分社區域。以樓上各室供總社辦公。樓下則完全為上海分社。原有櫃檯。歸併一處。將地位擴大。顧客往還。頗資便利。而職員辦公。手臂相聯。益無隔閡之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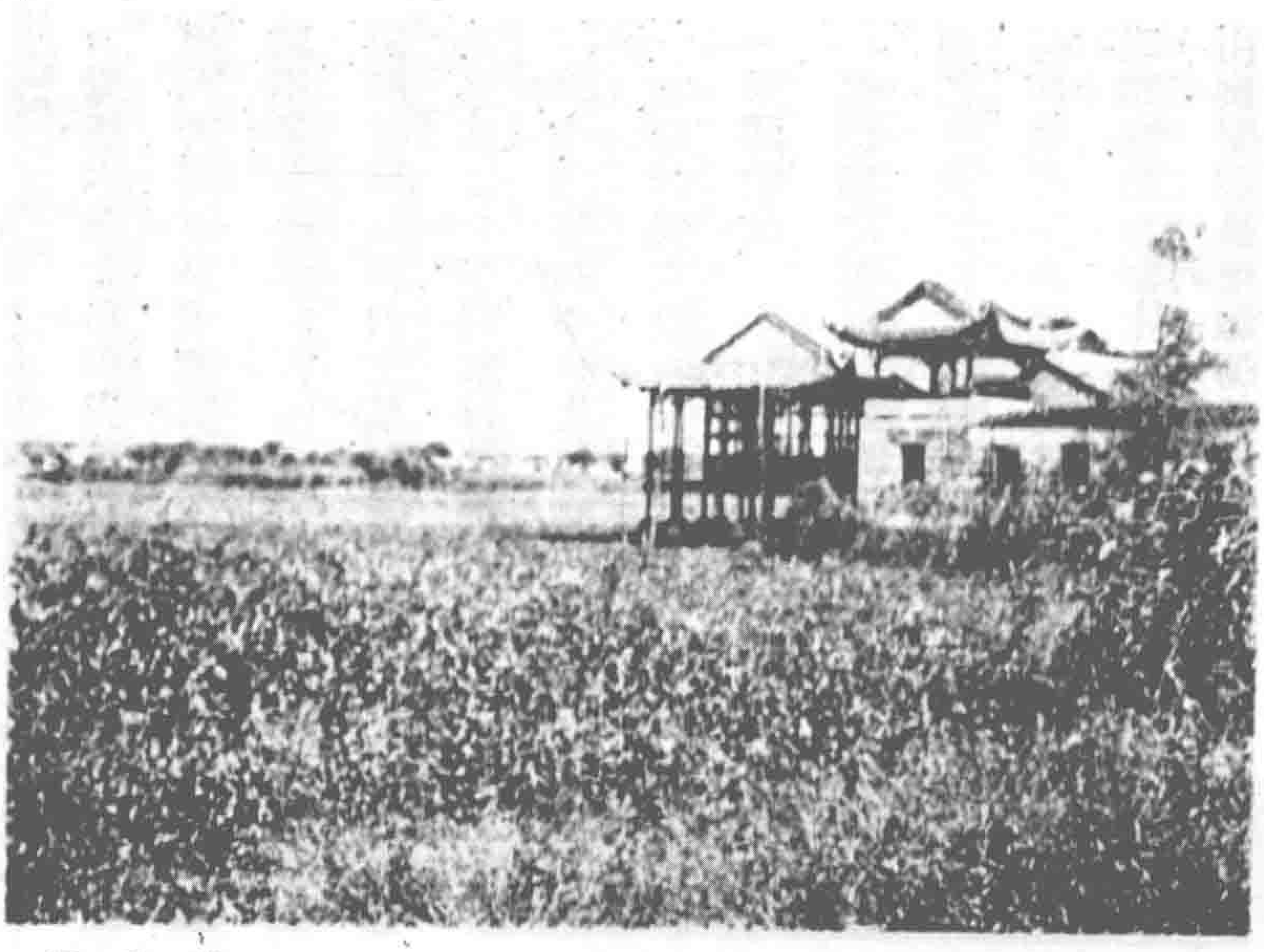
本社近與通濟隆公司訂立專約。以互助為主旨。謀旅客之便利。嗣後國人有事歐美者。均可駕臨本社定購艙位。世界各大城鎮。本社均已設有代理人。當竭誠招待。使旅客無遠行之苦。蓋此項代理人。亦即通濟隆之代理人。與本社合作者也。

旅行雜誌發行迄今。已及二年。每季出版一次。讀者每病其時日過長。近獲各地來函。屬為改作月刊者。實繁有徒。本社同人。向以讀者為依違。既有斯項建議。自當黽勉圖之。緣自來年一月起。每月發行一冊。詳細辦法。具載本期廣告。讀者幸垂詧焉。

首都之遊〔棲霞山附〕

趙君豪

辰之秋。余有首都之行。先是余慕棲霞山名。擬專程往遊。顧棲霞僅一叢林。初無旅舍。自滬前往。匪一日可還。無已乃先作首都之遊。蓋首都距棲霞山甚邇。以火車往。需時僅半句鐘而食宿較便。故遊棲霞山者以先至首都為佳。余年來萍梗江南。卒卒鮮暇。喧囂城市。都無好懷。金虎踞龍陵蟠。山川壯麗。國都初建。景象一新。茲獲餘時。清遊三日。為計蓋良得也。


莫愁湖

余偕內子自滬以午車行。抵甯正七時半。車行並未誤點。出站後。遇本社招待屬僱一車。於嗚嗚聲中疾馳入城。先投西成旅舍。以客滿見拒。繼至安樂酒店東方飯店等處。亦莫不嘉賓滿駐。無室容留。余等此時徘徊道左。四顧茫茫。大有今夜不知何處宿之概。已而駕車者馳車至四象橋。得南洋旅館。僅餘室一間。為我等捷足得之。後此來客三五。均無容膝之地。悵悵他去。所幸此行行李不多。一鏡箱一皮篋而外。並無他物。不則笨重累墜。為苦蓋不堪言矣。室中陳設簡陋。四壁蕭然。亦有電炬。顧發光之微。僅如螢火。嗣念得此一室。頗非易事。草草進餐。亦遽遽入夢矣。據侍者者。旅館來者。莫不夤緣奔競。求得一官。終日捨繕寫呈文請託函件而外。幾無他事。故旅館所居。此輩幾佔十之七而強。謀生匪易。失業日多。余蓋難言之矣。

翌晨。余等商略遊蹤。決先至莫愁湖。因僱一車。直向水西門外進發。途經花牌樓至三元巷。此一段路程。已築柏油馬路。寬坦平整。無殊海上。惜路綫甚短。揚鞭策馬。不數分鐘。已匆匆馳過矣。途中經過朝天宮。傳為吳王佩劍鍛鑄之所。未下車。已而出水西門。行一里許。至華嚴庵。庵北卽莫愁湖。余初念際此清秋天氣。莫愁湖畔。衰柳拂人。必有勝景流連者。在豈意勝棋樓上。四壁荒蕪。莫愁湖中。湖水乾涸。淒涼滿眼。徒增人傷感耳。聞夏時荷花盛開。綠蓋紅裳。頗饒清趣。

惜余未克見之。庵中楹聯甚夥。佳句苦難盡憶。烏程楊兆鋆聯曰。三月鶯花。六朝金粉。半湖煙水。一局棋枰。甚覺工整。湖以北為清涼山。環列若屏障。嶺表晴雲。殊多氣爽。秋高之致。華嚴庵中駐有軍隊。為數不多。有小販無數。溷跡其間。叫囂跳踉。殊擾人清興耳。出華嚴庵。便訪粵軍建國烈士墓。墓為民國元年光復南京。粵軍死後埋骨之處。墓共二十。並列成行。松楸夾道。鳥聲細碎。先烈有知。今日北伐成功。全國統一。當亦含笑九泉也。余攝得莫愁湖影一。附印於此。

莫愁湖之遊既竟。驅車入城。折至漢西門。作清涼山之行。啼聲得得。塵土撲面。亦告勞矣。余等買勇登山。山初不甚峻。亦無曲折。樹木亦極稀少。余等直上山崗。至雲巢庵。相傳為地藏王肉身坐禪處。現庵中駐兵。出庵後。更買勇至最高處。時天風甚勁。獨立高崗。有飄飄欲僊之概。此處遠望紫金山。瞭如指掌。孫中山先生之陵園。亦甚可辨。蓋在紫金山半也。俯瞰長江。僅一白練風帆上下。歷歷可見。風物之美。如入畫圖。下山後至清涼寺。寺後院內有六朝古井。石欄已稍摧折。俯視井中。黝黑不可辨。寺南為善慶寺。內有掃葉樓。清初有龔半千氏隱居此處。龔托名掃葉僧。故名。外殿祀張睢陽像。殿旁即掃葉樓。樓上懸掃葉僧遺像。



明孝陵前之憑弔

膳後。余等另僱一車往紫金山。蓋專誠謁中山陵園也。首都市政府。現方建迎櫬大道。自鼓樓直達中山陵園。路線所經。凡民房有障礙者。一律拆除之。余等車輪所過。敗壁頹垣。彌望皆是。不破壞蓋無由建設。甚願此大路之早日告成也。過明故宮。下車瞻覽故宮遺跡。已不可尋覓。僅有荒廢之城基與零落之破墻而已。正南有門洞五。聞即明之午門。午門外正南有外五龍橋。門內正北有內五龍橋。是橋以北。即故宮遺址。亦即今日之古物保存所也。保存所有西式二層樓房一所。樓下一狹長之室。陳列寺碑井欄磚瓦之屬甚夥。如報恩寺彌陀經塔明隆慶井牀宋濂書雞鳴寺甘露井方忠文公血蹟石敎

坊司題名碑以及各宮殿之黃埔。每一古物。均有極詳盡之說明。貼於一定製之木架上。遊人讀之。頗稱便利。樓上分東西兩部。陳列畫像古器等歷代古物。有明太祖像二。一則器宇軒昂。神彩弈弈。一則鼻長嘴廣。造像奇突。或謂前者爲盛年之像。後者似近晚年。余亦未遑安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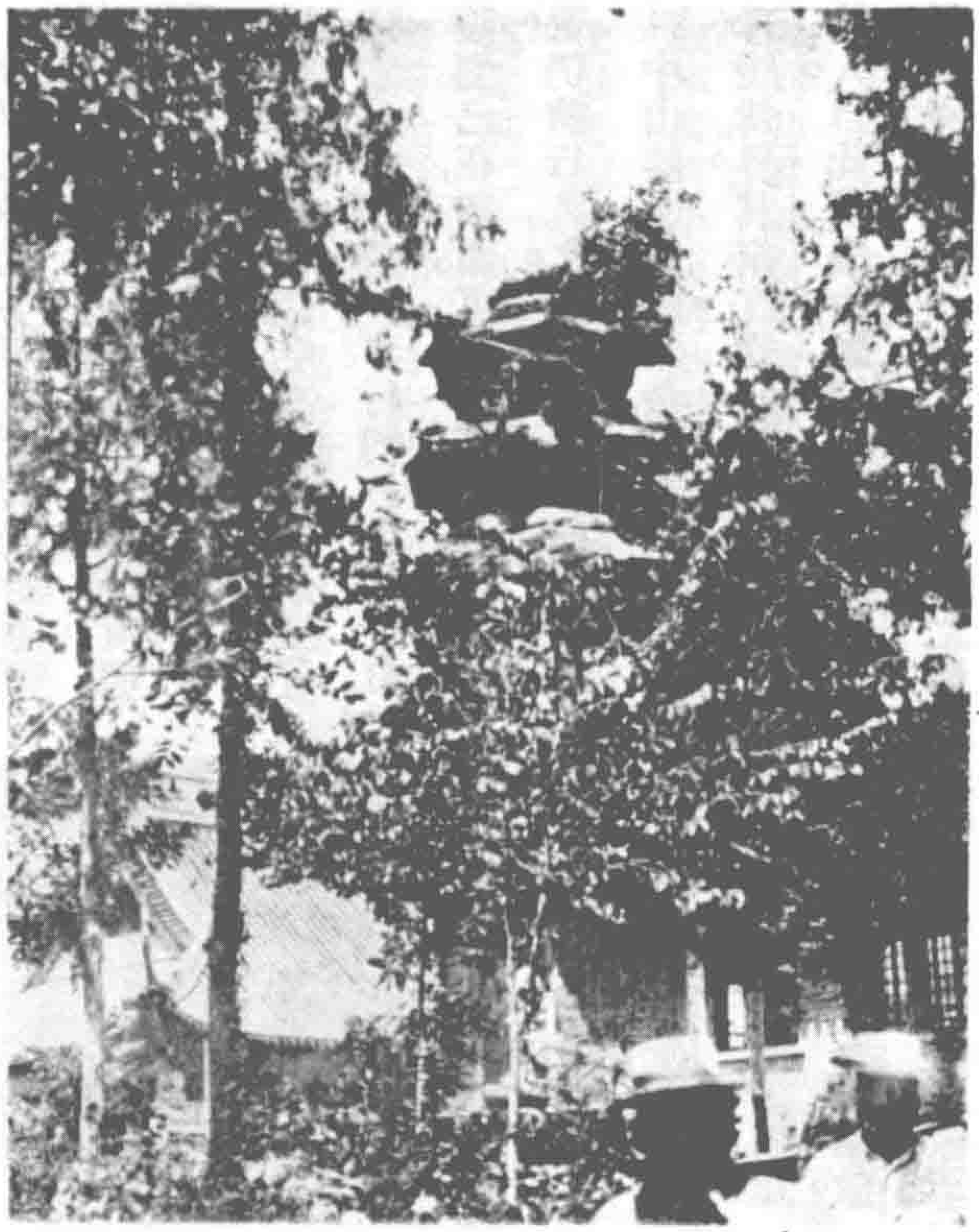
去古物保存所後。自此道途崎嶇。車行良苦。苟爲程匪遙。余寧下車步行。蓋車中之苦。上下顛簸。有非筆墨所能言者。默念迎櫬大道告成。汽車疾馳。當不致若是之艱苦矣。車行約一小時。中山陵園已在望。顧可望不可卽。久久仍未至。仍前行久之。始達其地。車已弗能前進。余等遂下車步行。



棲霞寺

中山陵園位於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東以靈谷寺爲界。西以明孝陵爲界。其南直達鍾湯路。陵門闢三洞。門內有廣場。闊可容五萬餘人。自此廣場中瞻仰祭堂。僅見堂頂。自廣場至祭堂。有石級無數。計石級三層。第一層凡十八級。第二層三十級。第三層四十二級。三層共計九十級。拾級而升。爲一廣袤之平台。台高約四十五呎。祭堂卽位於此平台之正中焉。自平台南望。諸山環峙。一水東流。氣象萬千。雄壯獨絕。祭堂中作穹隆式。屋頂滿佈青天白日。正中者最大。仰首視之。似光芒四射也。地面舖紅色煉磚。祭堂四壁。以花崗石爲之。鐫中山先生遺囑及建國大綱。遺囑卽中山先生手書。建國大綱爲胡漢民氏所書。中鍍以金。至爲悅目。祭堂後壁正中有銅門二。門內爲圓形幕室。墓室中央。安置石槨。繞以石欄。中山先生之棺將置於是焉。

統觀陵園工程。至爲偉大。余等展謁時。尚未竣工。有工人數百。方於邪許聲中。努力其工作也。陵園中有輕便鐵道。有偉大之起重機。有運泥之驢匹無數。陵園駐有兵士。凡入祭堂展謁者。不得携杖。不得携武器。必須脫帽。惟携撮影器者弗禁。實則一入祭堂。觀其偉大氣象。固已肅然起敬矣。守兵告余。每日中外人士。前來展謁者。相望於道。他日中山先生遺櫬南歸。葬典隆


舍利塔

重。必在中國歷史上闢一新紀錄焉。

中山陵園之遊既畢。歸途過明孝陵。陵前有華表石獸翁仲。對立道旁。氣象肅穆。余等下車徘徊久之。時已黃昏。斜陽在山顛。不勝荒煙蔓草故宮禾黍之感。余爲內子於石獸前攝一影。將以作此行之紀念也。前行過飛機場及抵旅館。已鐙火萬家矣。

此一日間。余等計游莫愁湖清涼山明故宮中山陵園。四處奔走道途。未遑甯處。自西徂東。往返數百里。亦云勞矣。天下之樂。無過旅行。預計明日棲霞山之行。自諳猶可賈其餘勇也。返旅館稍憩。又僱車赴下關。八時許車至花園飯店。滿擬入浴更衣。得一靜室。稍事將息。豈意花園飯店因股東有意見而停業。天下事之不可知有如此者。江中鐙火。耀江水作奇彩。回憶民國十一年。余北遊燕魯。亦曾在花園飯店小駐。時日匆匆。恍如一夢。撫今追昔。曷勝感慨。嗣至大新旅社投宿。

翌晨六時。侍者呼余等起。匆匆以車赴車站。曉風淒厲。爲之戰慄。余執業新聞記者。終夜搦管。非黎明不眠。非中午不起。計今年一年中。凌晨而興。此尚爲破題兒第一遭也。七時登車。購二等車票。每人五角。不及半小時。已抵棲霞山車站。下車後。遂向棲霞山進發。

棲霞爲一小鎮。隸於首都。交通尚稱便利。惟

山半之亭




白鹿泉刻石

無人力車可以代步。自車站至棲霞寺。約三四里。有一新闢之砂泥路。沿途有木牌標語。似爲勉勵鄉人者。余等沿標語而行。勿虞失道也。路旁衰柳拂秋。隴陌相望。爲時尚早。行人絕稀。步行約廿五分鐘。即抵棲霞寺。寺前甬道甚長。松柏蒼翠。有池一。蓄水其中。水至澄澈。自此前進。即爲彌勒殿。懸聯云「六朝勝地」「千佛名藍」。過彌勒殿。即爲大殿。方鳩工庀材。大興土木。此處萬鳥爭鳴。景況幽絕。過此即爲方丈。小坐品茗。藉節行役。已而得一嚮導。蓋寺中之役力者也。殿東爲舍利塔。塔盡石製。上多石佛。相傳梁武帝坟。即在是處。塔右爲三聖殿。於山石鑿一巨穴。穹窿而深。中塑一巨佛。導者告余。此活佛也。余戲呼活佛二字。即有「活佛」之回聲。蓋聲入石穴。未能外輸。乃復折而回也。其情景酷似西湖之空谷傳音。後此遊棲霞者。行過此處。曷弗一試呼之。必有如響斯應者矣。三聖殿之東北隅爲地藏殿。小屋一椽。高僅逾肩。似鄉間之土地廟然。三聖殿後。即上山之要道。拾級而登。未以爲苦。導者復能摭拾野語。一一相告。旅中聞此。稍破岑寂。山中佳樹葱蘢。風景至美。峯回路轉。遂至山腰。偶一竚足。則見我身已在萬山之



三茅觀

中。僅有白雲自綠樹隙中冉冉而過。俛仰之間。疑非塵土矣。前行數百武。至千佛嶺。紗帽峯。千佛嶺在紗帽峯之右。係一巨石。上鑿小穴無數。每穴供一佛。均以水泥爲之。據云適得千數。因以爲名。紗帽峯者。形似紗帽。余詳察之。果酷肖一僧帽也。此處風景佳絕。可望金陵諸山。大江一綫。似一衣帶水。導者云。清乾隆帝遊江南時。以此地形勢至佳。謂地有青龍。恐一旦飛去。故以千佛鎭之。以存其勝。余聞之爲之啞然失笑。自此前行得白鹿泉。泉僅一塘。於自石罅中出。終年不盈不竭。石上鐫有白鹿泉三字。係明嘉靖四十年五月鳳郡秀巖道人李定恭所立。余愛其字體遒勁。戲以白紙鉛筆影得三字。歸滬後用墨塗之。製版刊此。似未爽毫釐也。由白鹿泉前行過淸風劍。石上有一劍痕。惟已中斷。聞有西人來此遊覽。擬鑿之去。未果。然已因此受創。惜哉。左近有白乳泉。泉水已涸。聞乾隆曾取泉水製茗。余等已行至山巓。以興緻甚高。未覺力竭。更努力前驅。至三茅觀。爲棲霞山之絕頂。小屋數椽。中居一僧。自此四顧。可見虎山龍山象山紫金北。大江更悠然在望。天風琅碧。大有化翼飛去之概。從三茅觀折回。由南山下山。蓋余等上山爲北山也。過天開巖。二峭壁聳峙山中。自壁上窺。僅見天一線。與西湖飛來峯之一綫天。蓋二而一者也。乾隆南遊時過此。有詩云。『入自蒙茸得以深。豁然開處見天心。天心原在人心裏。應向聖經章句尋。』下山後有珍珠泉。自此折入藏經樓。已下山矣。樓亦新建。前駐兵。故至今猶無所藏。樓下正塑佛。亦無所有。僅供中山先生遺像一。殿東有寮舍數楹。明窗淨几。係供遊客寄宿之需云。出寺後。余購得禹王碑帖一。

棲霞寺爲首都名勝之一。規模宏大。殊不亞於杭州之叢林。而住持之毅力。尤足可佩。蓋凡茲新建築。均數年募化而來。現住持僧猶在粵中化緣未歸。目下處理一切者。爲寂然僧。

棲霞之遊既畢。時已嚮午。余等仍乘車返甯。猶得趕乘午車返滬。抵滬時已在九時以後。三日之遊。遂匆匆告畢。



芝加哥之通衢

芝城遊觀錄

張少微

引言

芝加哥是世界上的第二大城。為合衆國鐵路的中心。各種雜處。人文薈萃。物質文明。臻於極點。而社會間的罪惡與黑幕。亦與之並駕齊驅。此為世界上一切大城的通病。非僅芝加哥已也。

中華青年會　中華青年會在芝加哥第二十二道街二百五十號。初抵芝加哥的中國學生。泰半居於是。非僅為便利。亦復省錢。但是會房屋不多。且較狹陋。每日總費約一元。且辦事人是清一色之廣東人。北方人往居無異於住洋旅館。

平常由美國各省來芝加哥的中國人。差不多都約於中華青年會見面。而信件亦復如是。本地華僑及學生。更時至是處閱報。

在是會之小而陋的接見室裏。除了十幾份中國報外。華文雜誌和一切不定期刊物不多覯。至各華報。咸為民黨主筆。政言論多事推闡黨旨及最近國是。自然其中也有一二種完全系華僑主辦。專為僑民公益立言的。茲將其於外國出版的十三種華報。簡為介紹如左。

(1)金山時報(The Chinese Times)。同源總會(The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 Alliance)主辦。舊金山出版。為美洲銷行最廣的

日報。日出兩大張。主旨專爲增進僑民公益。差不多各地僑民俱各手一份。同源會是美洲僑民一個最大的組織。爲美政府認爲合法公民的團體。在過去的時候。對於僑民曾謀過若干利益。而最近對於僑民選舉及民妻入境案。頗甚出力。

(二)中西日報。舊金山出版。

(三)民國公報(The Chinese Republic News)。每逢禮拜六出版。地點爲紐約。

(四)自由新報(The Liberty News)。此報創刊於一九〇八年。出版處爲夏威夷羣島。

(五)加拿大晨報(The Canada Morning News)。加拿大都朗都城出版。

(六)新民國報 (The New Republic) 出版於威多利亞(Victoria, B, C.)。

(七)中國維新報(The Chinese Reform News)。在紐約城出版。

(八)工商日報。華僑主辦。每週出刊三次。地點爲芝加哥第二十二道街中華青年會對門。

(九)少年中國晨報(The Young China)。出版於加利福利亞。

(十)國民日報(The Chinese Nationalist Daily)。舊金山出版。

(十一)醒華日報。加拿大出版。

(十二)漢民報。出版地點爲檀香山。

(十三)民氣日報(The Chinese Nationalist Daily)。紐約出版。

餘有

(十四)現象報。廣州市。

(十五)申報。上海。

青年會旅館　青年會旅館是芝加哥青年會主辦。坐落于握別兮路。每日由下午三時開門。翌晨九時客人一律出館。單人每日七毛五。房甚狹。但沐浴舒暢。中國人亦多居於是。

唐人街　芝加哥第二十二道街亦稱爲唐人街。華僑買賣多靡集於是。屋物多破舊。熱鬧興隆。遠不及舊金山。蓋此地僅有三千餘華僑也。

廣東旅館與洗衣館遍設之加哥橡樹公園和艾臺斯呑各處。似乎在芝加哥洋生意中佔點地位。其中尤以洗衣館爲最

唐人街有幾家粵菜館。味尚不惡。如萬芳樓南園環球酒家(樓上半也爲共和旅館。單房每宿二元。價較貴。但房之設備頗可觀)如心館和炒麵等。以上各飯館俱兼茶館。喝茶喫餃子燒賣及喧囂等。與中國廣東之茶飯館相埒。不過北方人往食與食于洋咖啡館無異。罕感有異樣興致。

唐人街每至日落西山和禮拜日時。各店鋪麻雀聲喧。行人震耳。聞美警幷不干涉華人打麻雀。以爲打麻雀爲全華人最平常最普遍的消遣遊戲。幷非眞的大賭。但一遇搖攤。卽加禁止。

中國人什麽都講吉利。這種特性在店鋪的招牌字上狠多表現。所以唐人街充滿着名利。與隆。招財進寶。廣徠等中國字。自然其中亦間有較爲雅緻點的。如小洞天。洞庭湖等。不過寥若晨星。頗不易見。

林肯公園　芝加哥公園甚夥。至景色最幽者。厥爲林肯公園。是園坐落中克拉克街。幅員頗大。天然人工各擅其妙。誠爲夏令消夏的良去處也。

自然歷史博物館在園之右端。館舍巍峨。殊惹人目。而游人絡繹。遍滿各室。樓記三層。每層陳列動植礦各物的自然歷史。所謂自然歷史者。卽是每標一動一礦。皆用其自然的環境陪襯著。而是物之自然生殖史。由生而死。而蕃衍其中的歷程。一一標本出來。爲使游人觀后。不僅得一某物的名目而已。兼印其整個的自然的環境生活。和蕃殖的歷史於觀者腦府。用意至美。至此館之第二特色。厥爲天文的標本。一切的星宿。和地球與月的自轉的形態。皆印於玻璃板上。內明以電燈。活現於外。至大天體。萃聚咫尺。可爲學者的參考。可爲游人破謎。

館后爲公園飯店。濱於水畔。與船塢爲鄰。各色小艇。馳駛于一灣碧波上。過鐵橋。達水涯。水鴨成羣。爭泳水面。頗饒興緻。船價每時二毛五。每船以五人爲限。由船塢往左爲動物院。院計有四。一爲大動物院。虎豹熊狠。聲聞於天。跳躍於鐵珊裏。觀者無異入虎豹之林矣。一爲小動物院。其中尤以猩猩爲最多。猩猩較靈。雌雄相戲。跳躍者。抱吻者。觀者爲之捧腹。

再一爲水族院。以魚種最多。每類魚聚於一玻璃小室。設其自然環境於其中。有濱山崖的。有居沙底的。翠色水藻。水明如鏡。魚居其中。無異湖澤。是院搜羅魚類至多。世界魚類。幾已全備。中國之金魚。亦游泳其中。還有一種玻璃魚。觀者益多。魚扁小。色似玻璃。更與水草相近。苟其止棲草間或玻璃畔。則人莫之辨。

末後一院爲禽鳥。滿院叫聲。鳥糞刺鼻。游人無能久立。略一張望。卽行走出。

動物中最足驚人的。是河馬與水獅。河馬的嘴。最大。眞如火盆似的。有時跳入水中游泳。有時跑至陸上休息。游人擲以果食。則張嘴露牙。昂首迎接。水獅全身黝黑。長而細。游泳極速。時喜攢入水底。移時始出。

再左卽爲花塢。內藏鮮花無算。步入其中。如旅花市。芬芳撲鼻。耐人尋味。

全園有銅像數座。如佛南克林。克朗特等。更有司美女神。兀立大動物院前。殊饒藝術。游人流連。愛而忘步。

園中鮮花成羣。散聚各地。而地面細草如茵。整潔可人。游人有坐于椅上者。有躺身草坪者。各噴水管如落雨般。向草茵滴露。益使草色嬌艷。迷戀游魂。

游人多携眷屬。膝地野餐。良辰美景。爲樂陶陶。而多數青年母親或手推兒驅車。笑醫逗兒。或促膝草上。咀嚼香糖。手織兒衣。或口歌愛聲。聚而嬉樂。記者獨自徘徊。顧影自憐。好景當前。不禁感慨繫之。

西北大學　本屆第十九次中美中國學生年會。開於西北大學。是校位於艾蔓斯秂。濱於米希干湖畔。風景極幽。報到者男女約百人。每日有各項競賽會。如英漢文演說、球戲。田徑賽。音樂等。更有各種討論會及游藝會。很有興趣。不過其中雜一些本地產的幼稚份子。多爲中學學生。無甚教育。在游戲運動中。現露其粗魯來。與會者每爲掃興。但於這綠樹成蔭的境地。看著無邊的碧波。聽著澎湃翻騰的波嘯。讀著中國統一的新聞報章。與會者諒可獲相當的快意和新穎的思才。雖有小不滿意。定無傷全體也。

電影院　芝加哥的娛樂所。爲跳舞場和電影院。多集中于馬狄生大街。白不列克電影院(Public Theatres)在芝加哥影戲界是最大的。每票五毛。含喜劇外。餘皆有聲。如看中國新劇。而音樂纏綿。更引人入勝。芝加哥電影院也不錯。時有特別跳舞。唱歌。或雜技。票價有時至七毛五。至跳舞場則指數不盡。淫亂不堪。獻技的舞女。含陰與乳遮護外。悉裸身跳舞。踢腿過胸。扭揑作態。中國學生多稱之爲大腿戲。

黑人區(The Black Belt)　與第卅多道街臨近的一帶。爲黑人居處。白人名之曰黑人區。屋舍破舊●街衢較穢。而數年前芝加哥黑白人種族暴烈對毆流血處。卽散於是區。爲人類種族史上增一頁腥血的文字。若干頭顱的代價。如是而已。

芝加哥江與橋　芝加哥江中船只頗多。汪洋一片。澄清見底。足與密歇根湖媲美。至芝加哥橋亦頗偉壯。爲芝城各橋之冠。

交通　芝城雖大。交通極便。有電車。汽車。和空中車。電車每票七分。汽車第一時二毛五。以後每時一毛。空中車價爲一毛三。電車和空中車都可隨意換車。一票卽可抵的。且日夜開行。尤爲便利。自然地理不熟的人。頗感換車之難。不過司機與售票的。都是極力爲助。

橡樹公園　此處距城市較遠。多爲居宅。清靜幽雅。無市聲。安樂福地也。但此處電車係另一公司。與其他不相合作。票價爲一毛。

黑白凶夜刼　夜刼的事。在芝城是時有所聞的。雖然若干黑白凶手。屢經伏法。但有數處及今仍爲夜行人之畏途。中國人之被刼者甚多。而前者某行經理不僅身款剝去。且受重傷殞命於醫院。故

今華人每夜行至較僻處。多手持小刀。以備不惻。記者經友人勸戒後。雖不常夜行。而有時無意間身臨其境。卽有所斛觳。手背小刀焉。

海軍碼頭 (Navy Pier)　此碼頭的建築。尙還不錯。爲長方形。伸入水面。內面人聲鼎沸。熱鬧喧闐。外面則輪船圍立。汽笛嗚嗚。很可觀。

密歇根湖畔　美國人最愛玩。尤喜游泳。每屆夏令。海濱湖畔仕女如雲。青年男女。或鬪於沙間。或戲於碧波。或擁而臥。或聚而嬉。不一而足。雖至今日。秋神已至。水涼砭骨。而密歇根湖畔。尤復遊人如織。美人之愛玩。於此可見之矣。

費爾德博物院、Field Museum)　費爾德博物院。在芝加哥算是一個極大的古物博物院。院分三層。地層爲古體陳列(Anthropography)。以古埃及物爲最多。如石棺乾屍等。(Sarcophagus, Mummies)　頗有歷史。和時代的價值。更有一隻古舟。系建於埃及第十二朝代。長三十一呎九吋半。寬八呎深四呎。

首層爲動物陳列。中列一對非洲大象。覩之凜然。至馬之進化史標本。頗爲醒目。而鳥獸的種類。亦搜羅至廣。

二層陳列植物和地層。以中國物爲最多。在中國已經宣告絕跡的碑帖。甲冑。玉璽。泉幣等。是層悉有。而中國所有塔的模形。滿陳數室。無一遺漏。更有中國舊劇用的鬼臉和衣袍等。無不應有儘有。且模形成戲的有桑園會和桃園三結義。——不過模形旁的英文標注竟把關張二人姓名顚倒。單人的。名女有麻菇和楊貴妃。女英雄有花木蘭。名士有諸葛孔明。男英雄有趙子龍。

是院每逢星期日下午開放。平常每票二毛五。飯館設於地層。游人可隨時往餐。但餐價較外間貴約一倍。且自己侍候自己。——館役多黑女。故賣買不甚興隆。偌大飯廳。蕭條萬狀。豈徒然哉。

一九二八。九月十日。寫於美國密歇根湖畔。

崇川攬勝記

程志政

政嘗於本誌春游特刊草「狼軍二山紀游」一文。顧嘗時游歷二山時間既極匆促。而行文草草。又復多所掛漏。歲戊辰夏五。會予以事赴通城。因得與姊丈盧子石君二姊趣平。相偕作數日游。舉凡崇川（按此爲南通古名）名勝。幾無不一至。茲擇其要者。敘而記之。並附影數幀。以資參閱。其已先述者茲不復贅矣。

予以七月九日赴通城。當議游程分三日。第一日游近城名區。第二日訪五山勝跡。第三日則往北土山。計議既定。是日下午吾儕乃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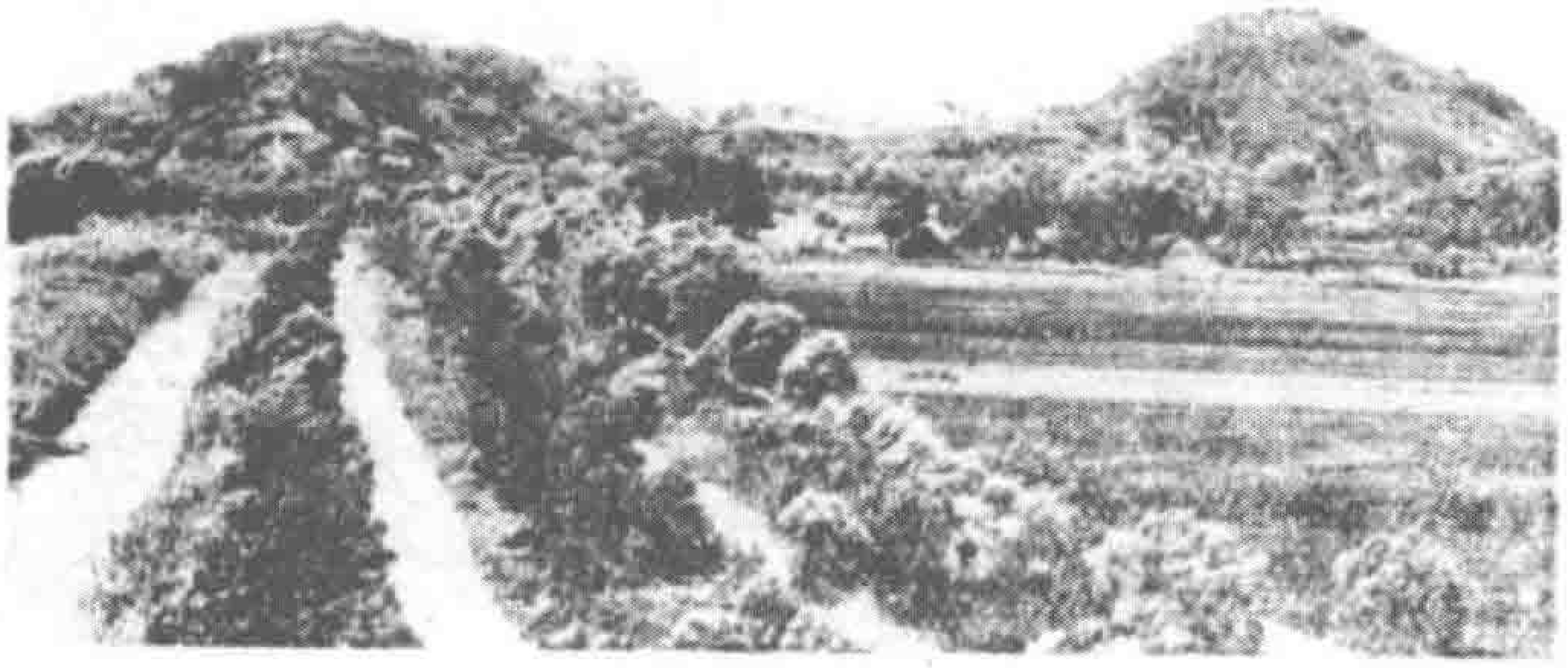
中公園

南通之公園凡五。獨中公園饒林壑山泉之勝。入門爲一巨圃。中蒔奇葩異卉。極幽邃。道中有巨松。濃蔭蔽日。繞數椅於其下。以爲納涼之需。聞之里人。是松原爲私家物。以靈秀所鍾。至夜輒有奇禽飛集。若鳳凰。若孔雀。俱爲世所不經見者。夜午間聞弦樂之音。目爲仙樂。事聞於張季直氏。力斥其妄。因勒遷至此。方掘根時。殷然見血。自是憔悴無復當年之生氣。管籥之音。遂至杳然。事近神話。未知確否。更進越一橋。入柏油路。兩旁樹木參天。左則爲荷池。咸含苞欲放。紅裳綠蓋。挾幽香以俱來。折至一巨河。極遼闊。爲市河之匯。流水漣漪。宛如西湖。內屋宇頗多。有義犬室遺址。內曰「義犬讀書處」「義犬記者室」。數載



南通五山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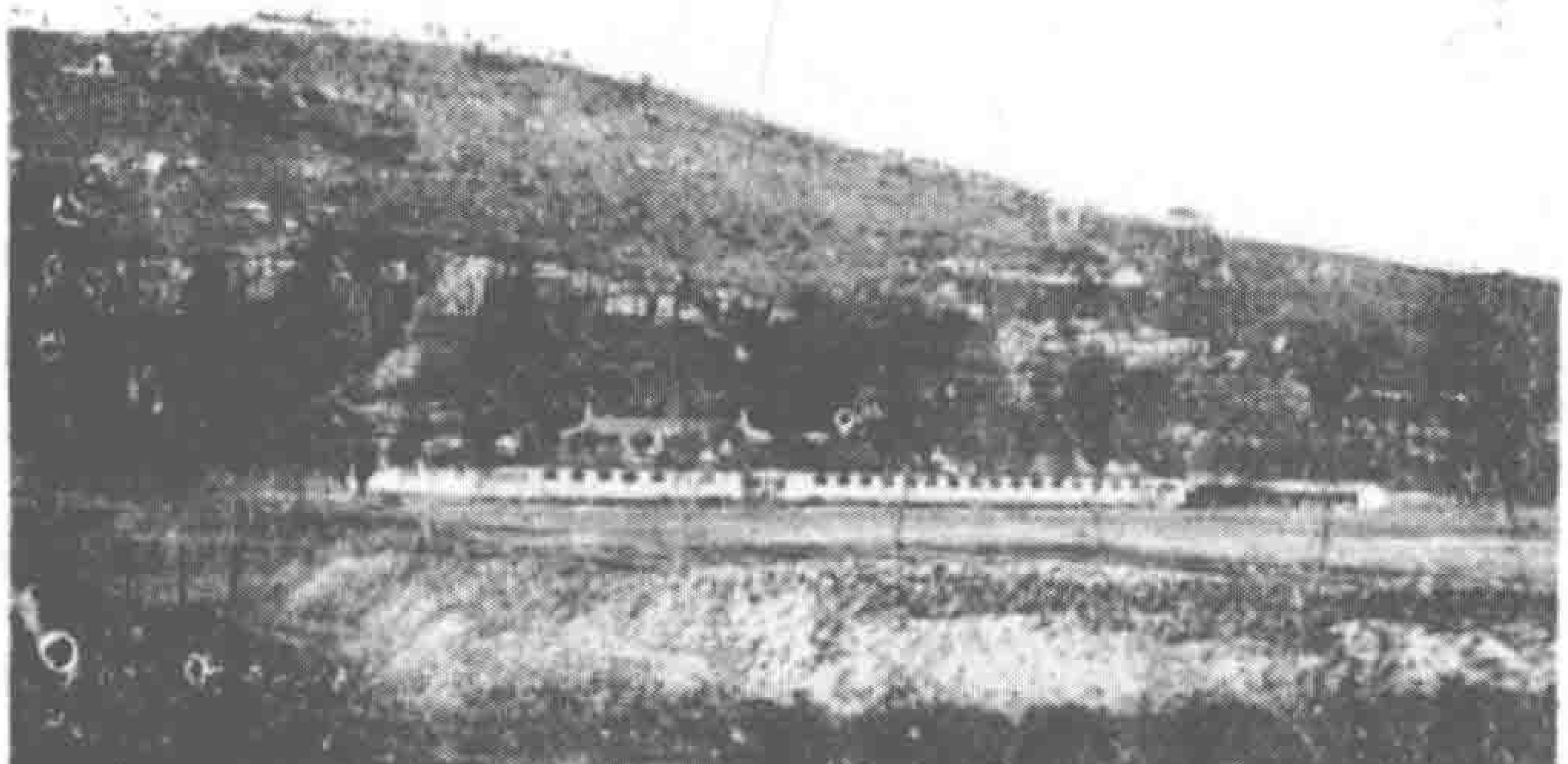
以前。白蒲西鄉有馮姓者。爲人所害。埋尸郊野。卒由其豢犬代剖奇冤。判如律。張謇聞而義之。迎入中公園。飼養頗優。除爲文以紀外。並徵題詠甚多。壁有注目之一語曰「人不如犬」。玆者義犬已死。遺跡猶存。噫。大下洶洶。惟利是競。食人之賜而反嚙者衆矣。人不如犬。又詎不然。內有假山。頗曲折。登樓屋宇益多。楹聯皆出張氏手。額題「南樓」「適然亭」等。則又集古人書。以地居水中。頗涼爽。右方有洋台一。繞以欄杆。登之可眺遠。旁書「知命者不倚危欄。」亦標語中之別開生面者也。下爲古魁星渡。繫小艇若干。三五之夜。泛舟河上。不啻湖上夜游時也。出繞馬路一周。經南公園東公園。而達風景最佳之



黃泥山



軍山全景



東奧山莊

萬流亭

亭在北公園之西數武。曲徑通幽。道旁悉植名葩。數折抵一小橋。過此即亭矣。亭凡八角。故俗稱八角亭。居水中央。清靜如湖心亭。四圍咸植柳絲絲垂揚。微風拂之。如美人之婀娜嫵媚。下映河水。黯碧若染。高計二層。樓下之南。懸一聯曰。「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下聯正切是景。前有石階。下及水涘。童子二三。方聚釣于此。予至適爲傍晚，涼飂襲衣。溽暑全消。雲霞掩映。水流交錯。南望中公園。北望躍龍橋。皆通地

名勝也。昔者張季直生前。每于中秋之夜。偕蘇來黃舫玩賞月色。笙歌吟咏、稱盛事焉。予等流連者久之。比至暮色蒼茫、始相偕言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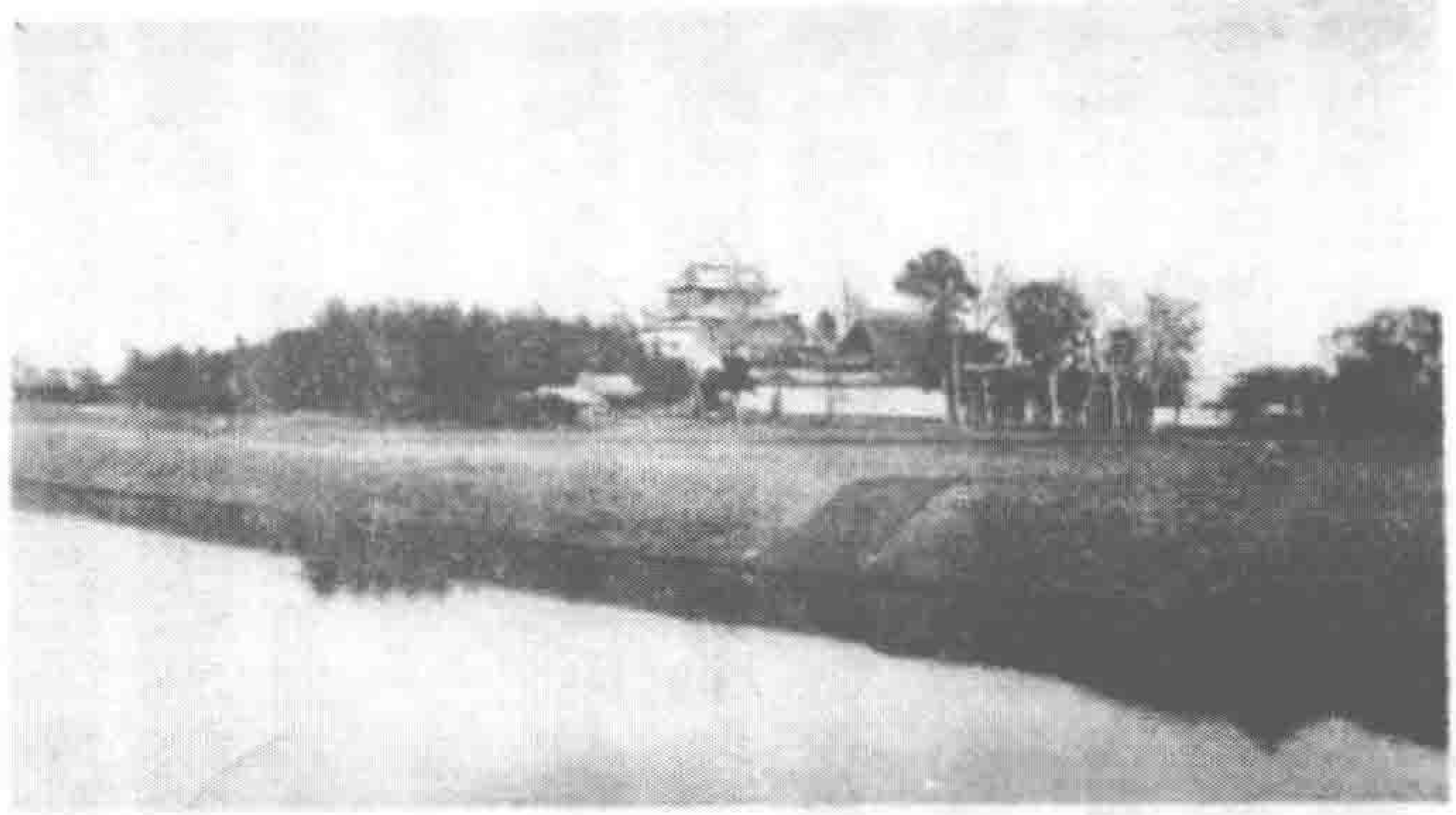
翌日清晨。予五時即起。登車邀石君及趣平。六時許相將出發。沿途綠柳成蔭。車行其下。飄然有出塵之想。抵倭子墳。下車與石君偕登。上有京觀亭。題並記者。為張季直氏。濟南喋血。暴日膺懲。吾人覽此。可知日人之禍我華。由來漸矣。未數里。即抵狼山之麓。因趣平倡議不即入山。乃左折沿黃泥山而直達



狼山觀音禪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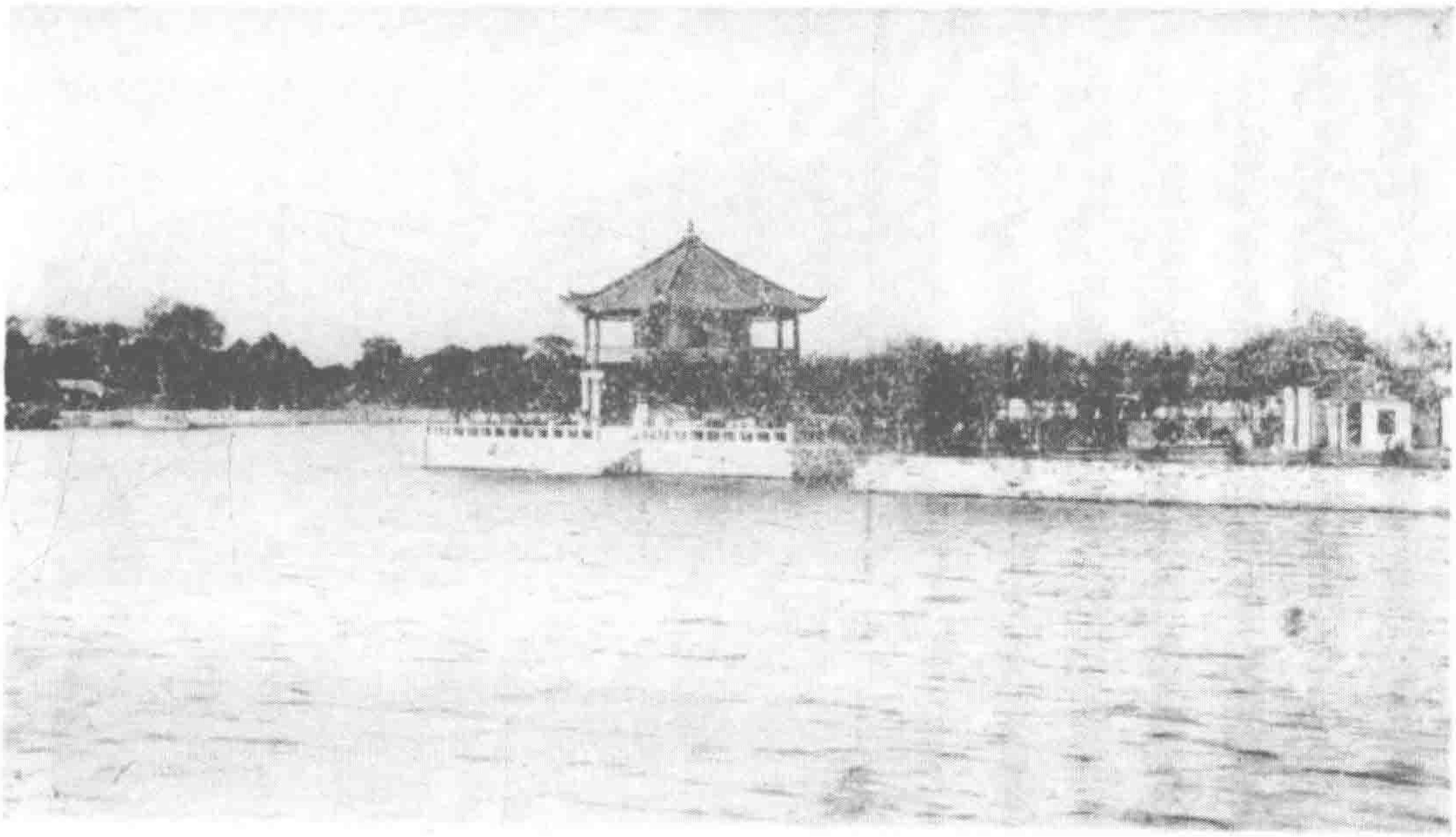
狼山觀音殿



北土山

西山村廬

焉。西山村廬者。張謇之別墅也。遠絕塵囂。地至幽靜。以私宅故、禁客游觀。吾儕以趣平與張氏為素識。因得以介入。前為花圃、首進為一廳。集劉石庵西山村廬四字題之。內屋頗軒敞。再進則為介山樓。有詞謂左黃泥。右馬鞍、樓介其間。故曰介山云云。樓凡二層。廳中供嗇公靈位。曰顯考張太公嗇庵靈位。聞此曾經數度磋商始決定者也、右為嗇公生前書室。左則為公昔日寢處。帳席如舊。想冀魂兮歸來也。壁懸梅畹華肖像。登樓左室陳列古玩。亦有寫字檯。上置筆硯及石印。架上列四部備要全卷。右亦為寢室。壁懸故名刺繡家余沈壽之遺影。張沈之事。通人類能道之。張氏並題詩其上曰。



萬流亭

不論東奧與西村、病後何嘗一到門、從我已休言尚在、死君何忍須猶溫。
鏡中幻覺三生夢。紙上招回九逝魂。咫尺新墳來往便。樓西煙月候黃昏。下
署「齋翁題介山樓雪宦像」沈壽有知為喜為怒。正不可知也。既出。與石君
趣平便道登

黃泥山

拾級而上。初不甚峻。內有彌陀閣。登樓為古新綠軒。有聯曰。古人那得知今日。新綠猶能滿故軒、最高層曰獨秀閣、登之可眺遠、近已無人迹矣。黃泥山為五山中之最低者。顧迤邐幾及半里、其長度反冠儕輩。昔人謂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惟此山差足當之。以時近午。乃下出驅車赴

狼山

予等此次偕登。改由南麓、經古剎一。循石級而上。有巨樹多株。山風過處。蕭然作聲。山半有沙烈士祠。祢沙烈士名淦字寶琛。民三以袁氏竊位。與革命先進陳英士等共謀起義。不幸事洩。且觸怒于當地之土豪張詧。故即被害。今者天日重光、乃集貲為築專祠。石闕峨峨。由國民政府題賜褒祠。蔡元培題「光昭日月」。鈕永建題「氣壯山河」。尚有其他名人題字甚多。後為五賢祠。旁有巨石鼇一。翹首作欲鳴狀。俗傳原有二頭。一則已遁至城內矣。愚者之言、抑何可笑。更登至白衣庵、予等投刺入。由寺僧智亮慇懃接待。即肅登

望海樓



北土山古瓔珞松

樓極軒敞面江。而築窗戶。洞開即覺。涼風習習。溽暑。全消胸中。宿垢。洗滌殆盡。俯視大地。樹林陰翳。江流在望。阡陌交通。棋布星羅。洪濤瀾汗。汪汪千頃。古人謂「天開圖畫即江山。」登此而益信矣。樓中題字甚多。有王藻所書之望海樓匾額。某君所題之目窮千里四字。楹聯之佳者有「一片蒼茫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難名浩蕩今觀海。一掃煙埃更上樓。」「樓觀滄海日。江入大荒流」等。金漆輝煌。至爲可貴。靜坐觀書。消遣世慮。輕風微拂。恍若新秋。誠消夏勝地也。樓下有銀杏二株。長短相着。仰視太空。鷹梟翱翔。張人欲搏。一時午餐。如素肴。石君獨狂飲波羅蜜不已。予笑曰。君嗜波蘇蜜。而佛有波羅蜜多經。子殆佛門弟子乎。智亮出先賢墨妙相示。予獨賞彭公保玉麐之詩。詩曰。

「大江東盡海之涯。奉使今乘六月槎。萬里火雲蒸几案。一山晴翠滴煙霞。空中樓閣初疑蜃。石上藤蘿老似蛇。天遣我來借僧榻。松風水月足清華」

跋曰。「歲壬申春仲。奉朝命巡閱長江五省水師。至六月。冒暑抵狼山畢事。舟小如蚶。炎威若炙。儭白衣奮望海樓小住。清奮積牘。公暇得四律以遣興。瀕行。住持僧雲岑和尚索書。因錄其一。爲之補壁。雪泥鴻爪。亦藉證因緣云爾。」久之下山游

東奧山莊

東奧山莊。亦爲張謇之私宅。地在軍山之陰。宅幽而勢阻。極饒靜趣。入爲受頤堂。進有倚錦樓石屏銘。鐫詞多誡子孫話。後即倚錦樓。中供靈位。左書室。二進右則爲寢室。懸余沈壽像。上題詩句。予猶憶其起首數語云。『室在人斯在。留須遠邇分。適然猶有我。是處更思君』等。張氏晚節匪佳。觀其詩而益信也。樓上爲大廳。壁懸松鞠延齡之繡幅。沈壽所主女工傳習所之成績也。左書室有巨印三方。安置案上。名伶程豔秋壽嗇公七十之立軸在焉。近窗處有張季子荷鉏圖。繪張氏中年之像。題字者若翁松禪。陳三立等。皆有清名士。廳左壁懸一鏡。架中盛木雕香港全景。一極精微纖細之至。作者吳祺啓君。生而喑啞。爲盲

啞學校學生。歷時三載始成。其毅力亦可佩矣。下樓東行。入觀天奧亭。聯曰。「色空看取山眞假。主客渾忘雲去來、」對面爲假石山。頗形曲折。上有晧山亭。又有一室。曰。隩非奥齋。命名良覺奇異、內陳古玩。是處與西山村廬、原爲張季直氏晚年游憩之所。自張作古。已空無人居。出繞道往

觀音巖

觀首巖居狼山之麓。風景頗佳。過小石橋。有額題「靈山勝地」四字。進卽爲最足觀之趙繪沈繡之樓。樓傍山立。不輕爲開放。梯積灰盈寸。壁滿黏標語、如「參觀古佛。游解脫場。」「參觀大莊嚴相」等。樓凡三層。二樓至三樓。悉陳觀世音像。謂趙繪沈繡者。卽趙子昂繪而沈壽繡也、實則壁間所懸。不下數百幅。眞趙繪而沈繡者僅一二耳。此數百幀關係杭州某僧贈張氏者。中廳有一像絕巨。張氏集妙法蓮華經題曰。云何娑婆世界。要說法方便之力。若有恭敬禮拜。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樓後巉巇屹。後重巖嶒嶸。有方池一。水已枯涸。池後一小廟。內供送子觀音。玻璃櫥內陳洋囡囡數個。代價頗昂。謂取歸卽可卜熊夢。亦誕語矣。觀音巖之左爲林溪精舍。無足觀。卽出。時已近四時。乃改由東山路歸。俾便道訪

張謇墓道

焉。張氏於丙寅作古。倏已二載。卜葬城南。地極幽秀。入門。有闢道一。兩旁芳草如茵。雜蒔松柏。間以奇葩。鮮艷奪目。清溪傍流。淨如明鏡。不百武。左折爲凝土路。一巨石闕矗立眼簾。有額橫于上。曰南通張先生墓。石柱凡四。刻石作隸書。其詞曰。民國丙寅。十有五年。七月乙酉。魂氣之天。先生諱謇。季直其字。自號嗇庵。南通張氏。年七十四。立不朽三。吉卜禮葬。當縣城南、石闕峨峨、紀實銘柱。建斯闕者、孝子怡祖。石額之陰。爲南通民衆之紀念詞。斐然可誦。而所論亦切當。辭曰。於戲我公。碩學豐功。年載易竟。建樹靡窮。遐瞻宙合。疇從同同。三江度深。五琅比崇、懿歟山水。大宅于此。墨食云吉。曰袁保耳。皐如宰如。休然君子。墓門有闕。白石齒齒。用詔來者。辜較若斯。滄海可變。磐石不移。楷林薈叢。勿翦是期。萬歲千秋。眎此刻詞。更進達墓地。石欄繞之。柩仿西洋葬式。以三和土作壙。膠合無間。極堅精之致。墓地形頗佳、堪輿家之擇此。蓋亦有深意焉。墓正中值劍山。劍山之右爲狼山。左則爲軍山。狼山之巔有支雲塔。軍山之頂則有氣象台。二物矗立雲際。相映成趣。堪輿家譬之爲燭台。居中之劍山。中稍凹。宛若香爐。夫以三山之勝。隱爲祭器。自屬古今之佳話。至術者謂能致子弟于富貴。則非吾儕所敢知矣。出墓之南。百數十武。有祠一。題曰張氏饗堂。內設靈位。役人居之。綜觀全部。佔地絕廣。工程歷年餘。迄未告竣。據聞耗于築墓者達五萬金。建祭堂者達九千金、合樹木花卉計之。已近十萬元。樹林陰翳。花木繁茂、清溪傍流。尤宛如滬上之顧家

宅公園。五日許歸石君趣平邀往俱樂部晚餐。景色甚幽。食畢已暮色蒼茫矣。

翌日晨五時。石君來邀。卽同游

北土山

北土山位于城北三里。出城之西門。悉爲農田時適地方多蝗。田間一望皆是。其飛翔天空間者。則天日爲蔽。亘三十年來未有之奇災。不圖於今日見之。未幾抵一小學校。校內有古松二株。名震遐邇。一爲纓絡松。古色斑斑。奇偉無比。一爲羅漢松。皆六朝遺物。高已尋丈。杈枒怪立。孤生勁特。羅漢松又名三生樹。尤爲奇異。松已中空。內忽生冬青一。天竹一。皆已甚巨。出諸天然。非人力所能爲也。更進數十武。卽抵北土山廟寺。僧惟性出而招待。有土山曰鍾秀。登其樓。遠望可見長江之風帆。惟性與予同爲平潮人。予詢以出家之故。彼笑曰。予壯年時。亦一虎爾冠者也。包攬詞訟。無惡不作。厥後大澈大悟。覺天下洶洶。爭名圖利。盛衰一轉瞬間耳。因卽閉門謝客。然求者依然紛至沓來。却之不能。因思塵緣或尚未盡。因卽入廟時已五十二齡矣。今年七十三。已有曾孫。予於是益信回頭是岸之不我欺也。啜茗後。繞山一周。卽別僧去。

OMEGA

亞米茄 掛表 手表

準確 堅固 美麗



旅行家必備

亞米茄表爲瑞士名廠亞米茄表廠之出品其機器之特殊與守時之準確萬非他表所能及種類繁多金銀鎳皆備其通常所用之三號鎳製火車表價旣公道而尤合社會人士之需要該火車表因中國各大鐵路以其準確超羣選用該表有年故有火表車之嘉名凡向市上購火車表諸君必指明亞米茄火車表方不致誤蓋亦有某種表而冒稱火車表是須特別注意者

美商滿海洋行

上海福州路一號

電話六〇五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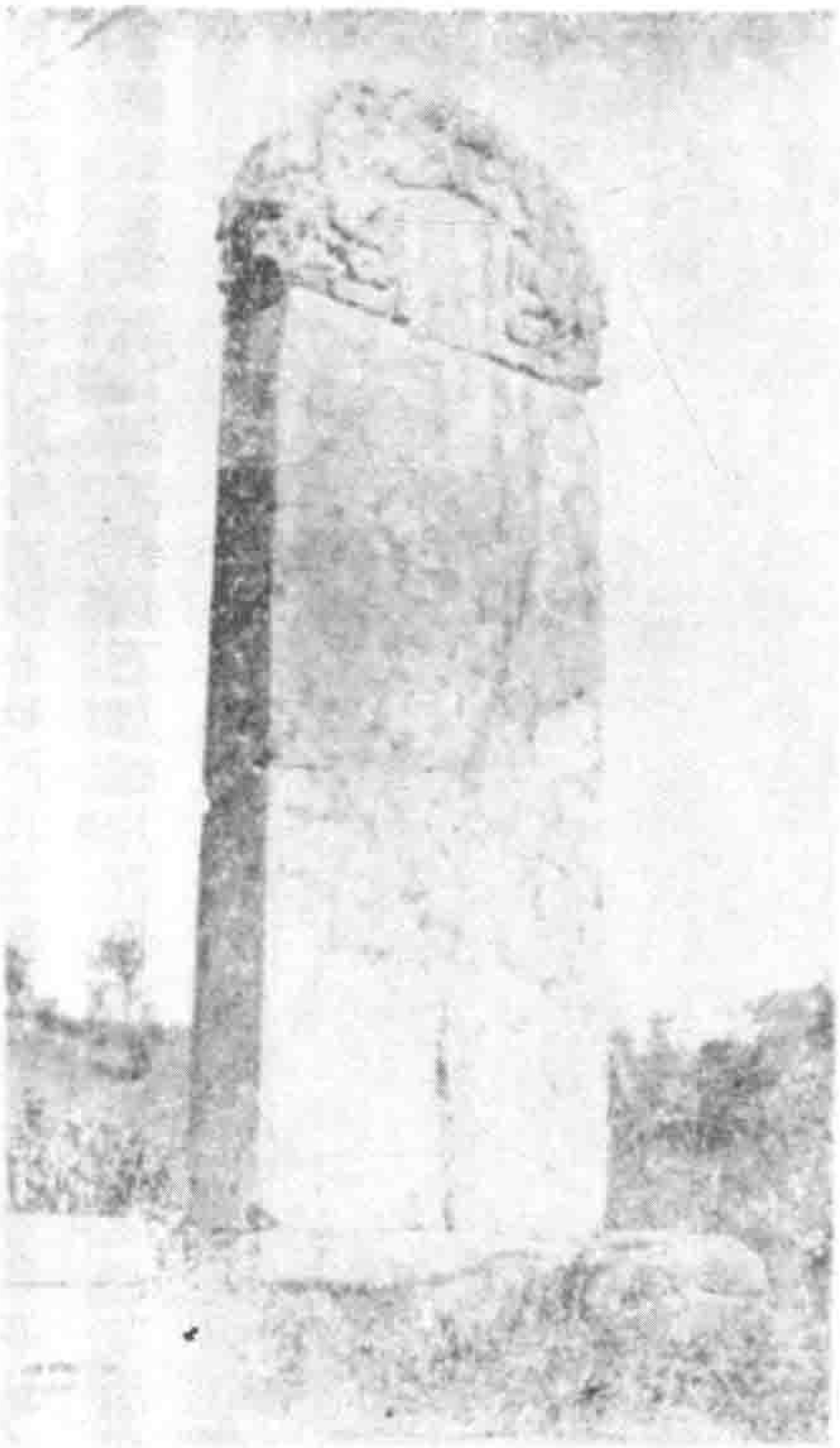
各大鐘表店均有經售

高麗墓辨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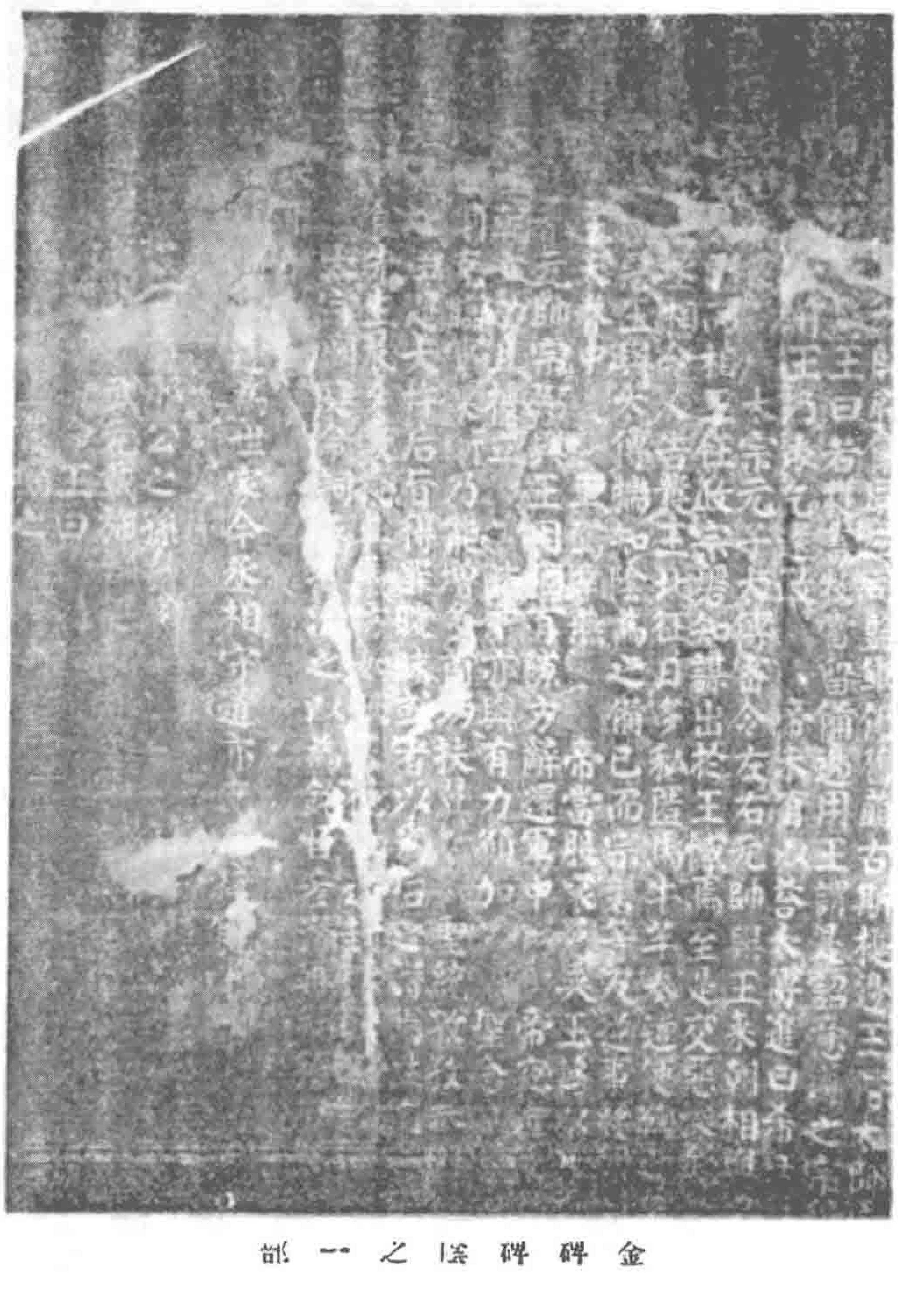
金代古碑之憑弔

周貴德

予服務吉林舒蘭縣小城子鎭學校。已逾數載。居人相語。鎭之西北方有高麗墓者。予耳食既熟。久欲一覘其遺蹟。無如山徑崎嶇。屐齒未備。實憚跋涉。更兼地介遐陬。林木叢茂。胡匪常出沒其間。故有志探奇。而乃屢不果。茲値重九。氣爽天高。覩晚景之宜人。覺遊興之勃發。乃約宗兄鼎薰。張君修齋。攜菊酒。插茱萸。倣古賢登高之勝事。意趣所向。專以高麗墓爲目的地焉。於是步出北門。東北行。載欣載奔。渡黃泥河。復折而北。漸入林巒深處。衰草黃葉。深可沒脛。鷙鳥霜禽。窺人駭避。行行重行行。約十餘里。見古碑巍然峙於山麓。張君遙指曰。至矣。乃奮餘勇。披蒙茸。攝衣拾級而登。至碑下始坐而小憩。碑爲石龜所負。半沒草萊中。靈紋斑爛。苔髮鱗皴。伸頸怒目。嶙嶙焉。昂昂焉。一若自詡其力大壽永。可以傲世人之骨氣不剛。矢志不堅者。碑修約二百英寸。廣當其四分之一。惜爲風雨剝蝕。字跡滲滅。可摸索而辨認者。什只二三。以四龍環抱爲碑額。竭目力以矚。中有篆文顏曰大金故尚書左丞相金源郡貞憲王（名希尹）完顏公神道碑。吾因是始悉爲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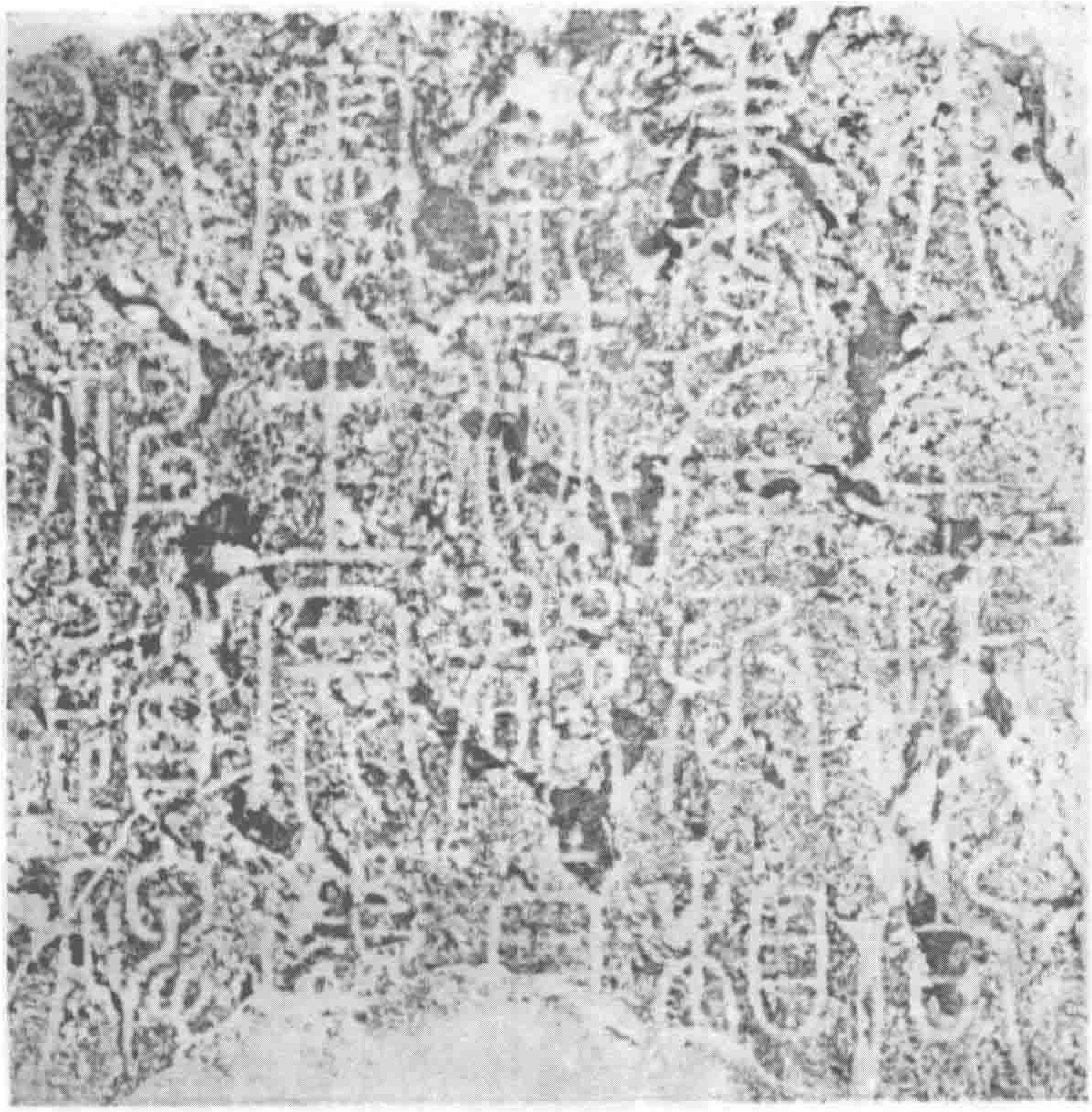


金代金源郡王完顏希尹神道碑



金碑碑搨之一部

代之古碑。如土人所呼者誤也。碑陰楷書。類顏體。頗工整。較碑陽清晰。但全體破裂爲五段。罅隙嵌以石灰鐵片。蓋保古家修葺之。恐其崩圻耳。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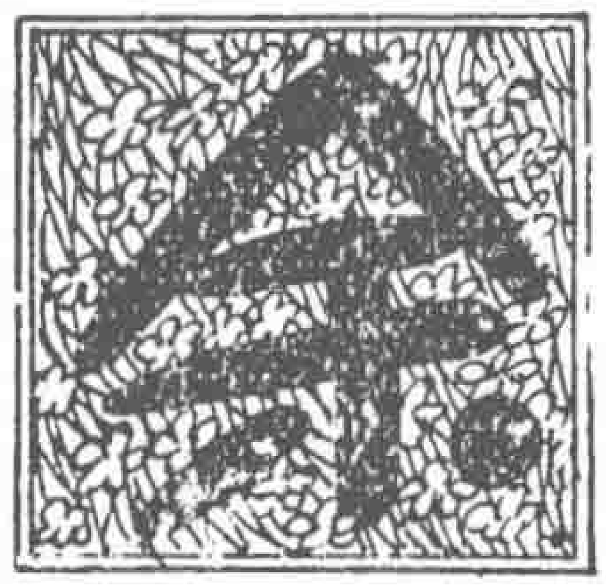
並仔家碑

是而登。則石人石虎石羊等。如星拱。如朝班。羅列兩行。強半已傾斜。再上有巨穴。深陷數尺。榛藤環生。寒氣襲人。殆卽所謂墓穴。然已坍塌。無復舊觀。不過得諸懸揣想像而已。予憑弔既久。不禁有感焉。憶昔金將兀朮。擁雄兵。窺中原。一時聲勢煊赫。聞者喪胆。迄今未逾千載。而邊城文化蕩然。空留虛名於史冊。曾無人焉爲之指陳實跡。判論眞僞。宣暢金代之勝概。而僅於僻壤荒山。假斷石殘碣。留此一點之碩果。又復以訛傳訛。致令愚夫愚婦。誤呼爲高麗之邱墟。不幸孰甚。然使並無此碑。以延餼羊復禮之綫。且將泯滅無稽。俾後世好古之士。欲搜考而無從。故由今以觀。斯碑之卓然獨立。未經摧損。得遇予與張君瞻讀者。實又完顏先生不幸中之大幸也。撫今追昔。能無慨然。碑之西南隅。又有殘碑狼藉。撫而讀之。則遜清光緒間郭博勒長順將軍所建。以紀重修之盛舉者。已先金而圮矣。因手出攝影機拍照數幀。以公諸世。時遊與正闌。而夕陽啣山。腹鳴轆轆。比返校。已燈火萬家矣。泚筆記之。以誌鴻爪雪泥云爾。

漢口之行

伍榮先

——滬甯津浦隴海漢平四路之近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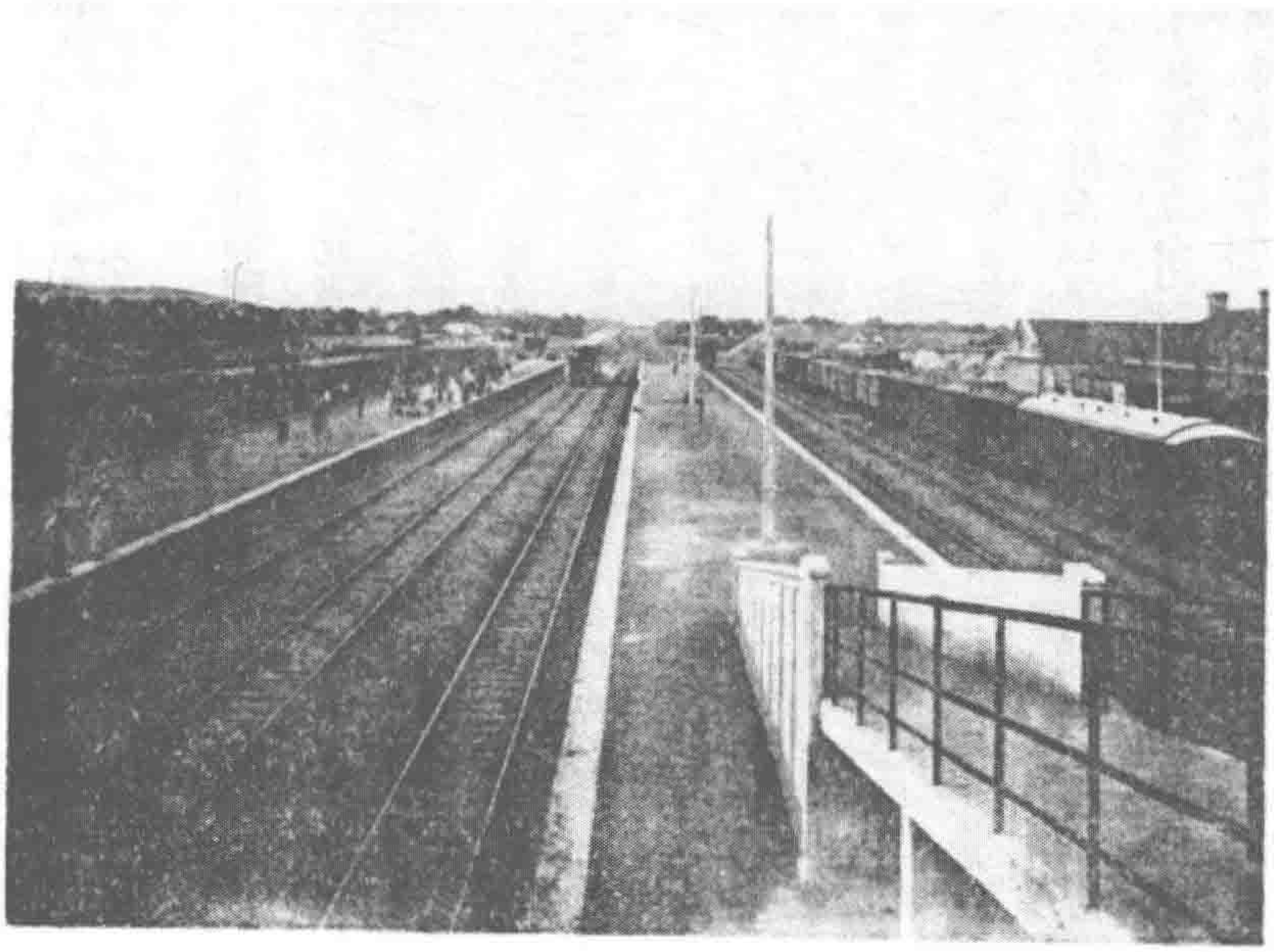


此次奉調赴漢分社服務。取道南京徐州鄭州而漢口。經滬甯津浦隴海漢平四綫。爲時一星期。就各地各路數日內調查所得記錄於後。以供旅行是路者之參考焉。

八月二十七號。在滬乘十一時夜快車赴甯。二等車廂中。乘客並不擁擠。車行甚速。過蘇州時。睡魔來擾。於不知不覺間。赴黑甜鄉尋我好夢矣。一覺醒來。車已駛抵丹陽。東方已作魚肚色。推窗遠望。精神爲之一振。過鎭江時。上客不少。車抵神策門。石頭城已巍然在望。瞬息車入揚旗。卽抵南京下關車站。時社中宋招待員正在帮同旅客。照料行李。甚形忙碌。余之行李。亦由其照料。出站時。行李均須受軍警檢查。取得驗訖憑證。行李方能放行。同事陳曉初君。堅邀赴餐。固辭不獲。步行數武。抵儉德儲蓄會西菜社。菜點共五味。均尙適口。下午至車站。欲乘公共汽車入城。久待不開。乃改乘街上營業汽車。至夫子廟。價小洋六角。較公共汽車稍昂。而速度較快。在途行約四十分鐘。所經馬路。均係新修。故無顚跛之苦。兩旁綠樹蔭濃。竹籬茅舍。靡托車疾駛其中。較滬上徐家匯一帶風景有過之無不及也。所惜馬路甚狹。塵沙飛揚。難以啓目。實美中不足。下關至城內之火車。汚穢不堪。且行駛甚慢。幾成爲武裝同志之專車。市民多不敢請敎。公共汽車所以能發達者。良有以也。夫子廟多江湖星相。攤販羅列。如滬上之城隍廟。素稱熱鬧之秦淮河。畫舫羅列。聞自實行禁娼後。畫舫營業。一落千丈。六朝金粉。盛衰消歇。感喟固不自今日始也。金陵遊藝。均集於此。如京戲影戲文詞大鼓等戲院甚多。生涯尙不惡。余因時間關係。未能一聆爲悵。晚出城宿下關分社中。首都商業行號。多薈萃於此。至晚十時許。始行收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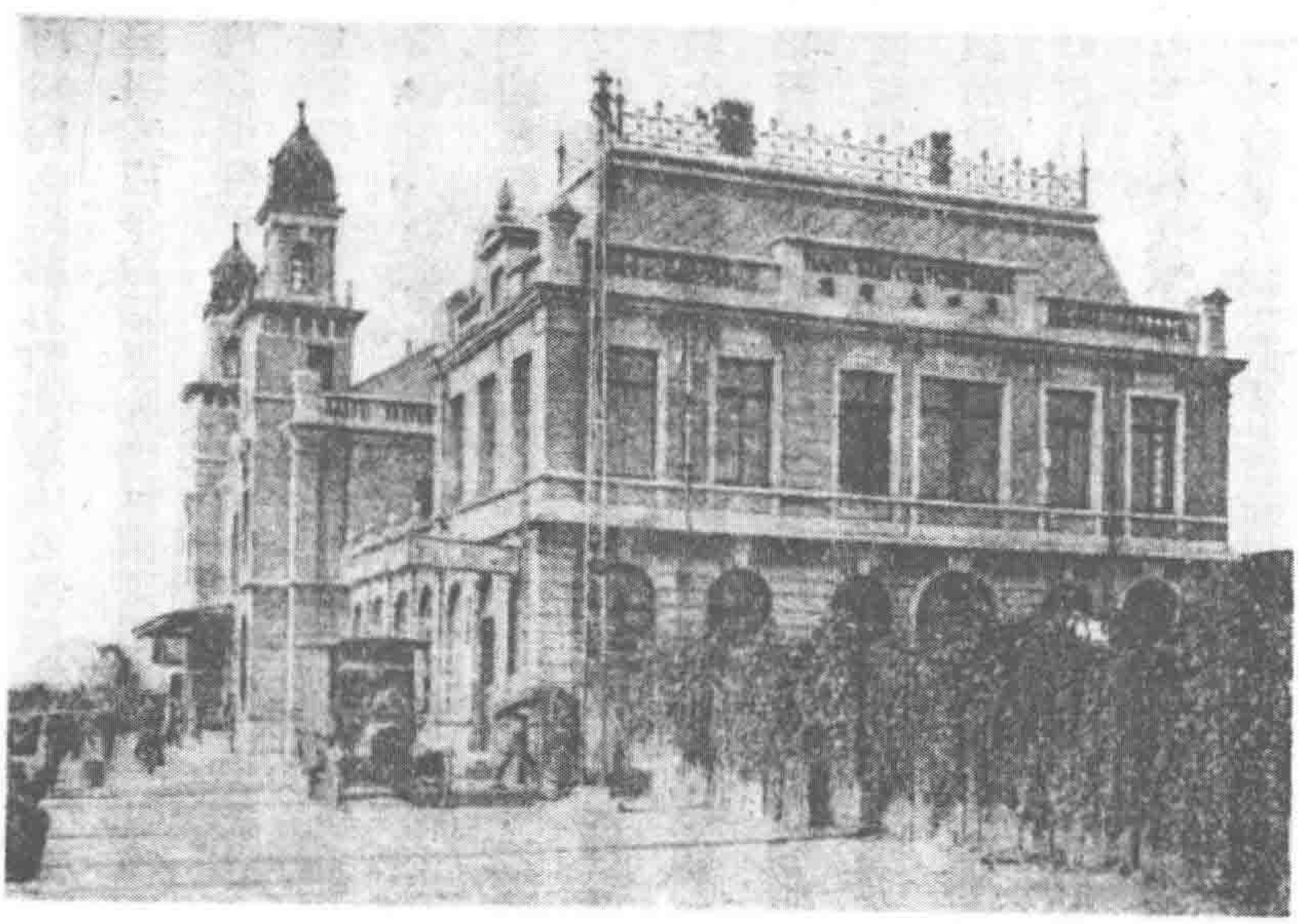
二十九日。擬搭浦口下午一點十分特快車赴徐州。上午十時半。由社動身。偕徐州分社吳次舟君同行。坐人力車行約十分鐘。抵煤炭港輪渡碼頭。渡輪數分鐘卽到。船共二艘。名「安甯」「澄平」。安甯甚小。頭二等僅一小房。容五六人。余雖持二等票。亦受三等待遇。澄平舶身較大。艙位淸潔。頭二等坐位亦多。好在爲時十數分鐘。雖坐三等。亦未覺其苦。船抵浦口。正十一時。船未攏岸。脚夫苦力。爭先跳躍上船。搬奪行李。置生命於不顧。倘一失足。豈非喪身俄頃。望路局對此須極力取締。以防意外。登岸步入車站時。特快列車尙未駛近月台。乃至站長室稍待。由浦口北上。日僅特快一次。慢車聞已數日未開。一點十分。特快車離浦口。循津浦路北上。掛車不多。計頭等臥車一輛。二等飯車一輛。三等八輛。車行甚緩。車中漫無秩序。余及

吳君幸佔得頭等臥房一間、故甚舒適。即二等車中。亦擁擠不堪、三等係貨車改造。坐位甚少。車頂上均滿坐乘客。大半係苦力及退伍兵士。頭等車中舖位尚有。但無被褥。電扇亦備。惜已失其旋轉力矣。膳車餐食價甚昂、一湯一菜一飯之值。須洋八角。然爲裹腹計。亦不能計及此也。倘旅客於浦口渡江時、最好乘十點五十分輪渡。即可佔得坐位。如購頭等票。可先期通知浦口站長預定。或南京本分社亦可。



徐州車站

車站及車上。均用滬地中交鈔票。他種則不受歡迎。中央銀行輔幣劵及單雙銅元均通用。惟雙銀角則不願收受、車抵蚌埠、見站上有一苦力、背肩木牌。上書小心扒手。旅客注意等字樣。手搖動鈴。余詢之蚌埠分社招待。據云該站發生竊案甚多。路警爲亡羊補牢計。故有此舉。亦可謂別開生面之預防法矣。車離蚌埠。余即就寢。至午夜一時半。車役高呼徐州下車。乃稍事收拾。靜待徐州之至。該車見有路警



漢口大智門車站

二名守夜。以防宵小混入。亦保護頭等旅客之道也。車抵徐州。行李並不檢査。惟無正式脚夫。行李一件。竟需索洋三角。混亂之極。形同土匪。世界旅館除城內花園飯店外。餘均非南人所慣居。花園飯店房屋西式。價自一元半至四元半不等。余曾入城遊新闢之公園。一無景色可言。僅有一茶肆而已。出南門至雲龍山。山不甚高。滿駐軍隊。並無奇特處。乃越嶺而回。

九月一日。由徐乘隴海路特快車赴鄭。晨六時三十五分開車。車行甚速。各小站概不停靠。車中設備甚美。臥車則僅頭等二三等均整潔。售票亦有限制。乘客並不擁擠。爲各路特快所不能及。飯車價與津浦車相等。五點廿五分抵鄭州。寓學友朱君家中。飯能出外沐浴。遊行街市。車站大馬路爲全市商業薈萃之處。市集長約里許。多係三層洋房。與滬上北四川路不相上下。至晚十二市始行收市。環遊一週。即返朱宅休息。

九月二日晨八時。赴平漢路車站。晤站長錢君。始悉九時半有車南下。並附掛二等車。余即就道。得一房間。甚覺安適。惟車行甚慢。至許州已近黃昏。鐵路旁之製煙公司廠屋。被燬於炮火。現正修築。沿途見路工伐木。調換枕木。工作甚忙。各站亦稍整潔。不如昔年之腐敗也。抵郾城已午夜。方慮鋪蓋無着。適車上職員在此換班。遇舊友車守李青山君。闊別數載。一旦相逢。各敍舊話。胸襟爲之一暢。並承借以舖蓋。旅中得此。欣慰萬分。翌晨九時抵信陽州。調換機車。速度頓加。於晚十二時抵漢口大智門車站。計已遲十四小時矣。

巴黎之婦人〔譯〕

崔其煒

著者曰。當余草此章前。曾步至皇家路。經過著名之馬仙氏餐館。余覩兩女尼安坐該餐館地壇上飲皮酒。余想設在皇家路之餐館。是世界上最著名之餐館。只觀其命名。卽可聯想及跳舞音樂與香檳酒寒聲之夜間生活矣。彼美貌之二女尼。是屬聖雲仙及聖保羅之姊妹。身御灰色長衣。頭裹黑色頭巾。面容喜中帶悲。其他飲客之作隱笑者。吾亦作此推想也。女尼何以來餐館打尖。則因該午天氣炎熱。彼等曾收集賑款及探訪病人。因渴極故坐飲一盅之冷皮酒。潔荷出汚泥而不染。女尼實不介意其環境如何也。

讀者或詢余巴黎婦人如何。何處能覓具巴黎特徵之婦人乎。是否躑躅太平路上。臂懸手囊。抑身長玉立。尊嚴如皇后。穿插於女服店之婦人乎。或在街上常見散步甚速。首戴美冠。足踏熟皮履。由頂至踵均臻美妙之婦人乎。余敢應曰。彼作巴黎趨時之裝束者。吾人均可名之曰巴黎婦人。或慊此語太籠統。則換言之。凡屬神秘的她者。多作巴黎標準的裝束。法婦生而帶有結婚卽生活目的之觀念。結婚是法婦唯一之生活目的。彼等雖尙未獲得爲法官及選舉權。然彼等敎育。實較英美婦人爲佳。彼等生卽感受東方式之環境。正當家庭之妙齡女子。出入均須人伴送。直至出嫁時始止。往返學校時。亦要女僕伴送。逢音樂及繪畫等功課。均須女僕伴隨。

法國戲院甚少招待少女。近年始許女子與異性戲排球。當玩球時與跳舞同。其母必旁坐監守之。爲人婦後。有專權治理家事。丈夫希望其婦活潑或嚴謹。爲婦者應勉順其意。法婦深悉丈夫之職業。且多數能助理丈夫之事業。每星期伴丈夫至戲院一次。或丈夫常偕其婦參觀跑馬場。以引起她之興趣。法婦以作賢妻良母爲快樂。其生存上或者具有多少愚呆之色彩。但彼等不之覺也。

當丈夫公畢返家時。其婦恰完了喚兒入睡之工作。斯時她嬌媚態度爲母親態度所遮蓋。但當離開兒睡房。解去大衣。夫婦對坐在餐室棹旁時。她卽回復其巴黎婦人之美麗態度。

在花保聖貴孟社會之婦人。甚少具眞正巴黎婦人之標誌。因法國貧窮貴族。多作外籍人婦。彼等社會。係具國際的色彩。如第五樹蔭路及美非爾街一帶之婦人是也。

其較爲下等之巴黎婦女。多操工作。彼等從幼年直至出嫁後。均繼續作工。彼等生活甚緊張。然能及時行樂。法國中下等階級之薪資極劣。自大戰後。其工資雖增加三倍。但生活費日高。而薪資之增加率則有定。是故已結婚之婦人。及不欲叨擾市長或敎堂救濟者。

二一五〇一

均往作工。彼等罕有兒女之累。惟彼中等階級及極貧階級。始多生育兒女。不往工廠作工之婦人。則在家裏工作。如浣洗烹飪製自用之衣帽。保持其敏捷及美容。及爲丈夫作精美之餐是也。星期日下午及國假日。偕丈夫出外尋樂。彼等挽臂在大道中慢步而行。欣賞商店玻窗中之陳列品。當彼等倦渴時。卽在下等咖啡店門外打坐。注視行人以爲樂。常見來往婦人所穿衣服之價値鉅於彼等一年之入息。

許多法婦因愛奢侈。或競尙奢侈而墮落。對誘引而作片刻之猶疑時。卽墮入苦海。在巴黎之婦人外誘極盛。工女腦海中恆爲言情小說所誘惑。該種小說敘述英美婦人所弗許之生活。愛人及女主人之字樣。屢現於紙上。全書初不談道德。而道德之勝利。則在最後一章。但書之封面繪畫。則坦然無忌憚。鍬者名之曰鍬。而非名之曰鏟。其他之書籍。則不作道德勝利之假面具。其題旨是在愛情歡笑與及時行樂。工女對於此種小說。印象甚深。返家時欠缺最低的愉樂。愈覺失望。彼等歸途中在街上四顧探望神仙王子之垂青。彼等幻想以爲王子或在四輪大馬車中。等候若輩中之貌美堪憐者。則不勞久候。當彼等行出工場而至太平街時。卽可遇之矣。彼等恰如已成熟之梅子。待人採摘。失足後。幻想全消。憂愁疊至。此等工女初雖在女服店作工。安居家中。但生張熟魏。致令彼等擺脫工作之縛束。身世飄零。弗定黑幕惡潮。捲彼等入漩渦。彼等加入淫娃隊裏。在大道中或咖啡店內。招攬賣淫之生意。

無論何種階級之巴黎婦女生活。除愛奢侈外。其他要素卽是愛情。法婦對於愛情。誠哉冒極大之危險。其所謂愛情。非英國女子所能夢及者。——如攜手入電影院交換接吻及散步談論結婚之事。——愛情在法婦生活中是屬衝動的。此種愛情初時熱度極烈。所謂衝動係在火燄未爆烈前所發生者也。

法國已婚婦人多數有數情夫。此種情夫有時屬鰥魚。有時屬已婚者。但弗論彼等如何。其目的則同。此種秘密戀愛。繼續多年。甚且終身行之。然亦有祇作數月或數星期之短期戀愛者。已婚之法婦秘密度其法語所謂由七至五de Cinq a Sept在其情人房間或在其臂上之甜蜜生活。下午五時至七時。是男子膜拜愛神之時候。法國男子必加入女性社會。每日最少費二小時膜拜婦人。試環觀巴黎市如珍寶之匣中。倚如女神待人膜拜之婦人。太平路之女服製帽及首飾店。只因婦人而存在。大道中之餐館。倘無婦人光顧。亦弗能存在。推而至於離巴黎數里森林中之建築物及小旅店亦然。此等商店專靠婦人及其膜拜者之光顧而存在。巴黎實爲愛情之本家也。愛情有時亦屬簡陋的。法國俗諺有曰。愛情一方是愛人者。一方是被愛者。徒有虛名之愛人。非常在少女之心目中。世界各地

以巴黎黑幕中之愛情爲最豐富。巴黎市內在各處之所謂旅店或逕嫁私出賃之房屋。大都供作巴黎情侶之藏身所。有無數男女。不顧廉恥。偷圖片刻之苟合。卽借小旅店爲歡合場。在咖啡店傳達信息之幼童。其工作大都是傳達愛人之情書。此種理應從學之幼童。早廁身於惡域。結果不良可知。且愛情經彼等之手。實無祕密可言。許多在暗室舉行之祕密會議。係由此等幼童所佈置。彼等不久卽失去其天眞爛熳之少年面目。

愛神之傳信。使飛乘脚踏車急至愛情女神之家。取得香豔之情書及女神所賞之酒資時。急返咖啡店。其他之酒資。又久候之矣。此種幼童所得之酒資。其數有逾於巧手工人所賺之工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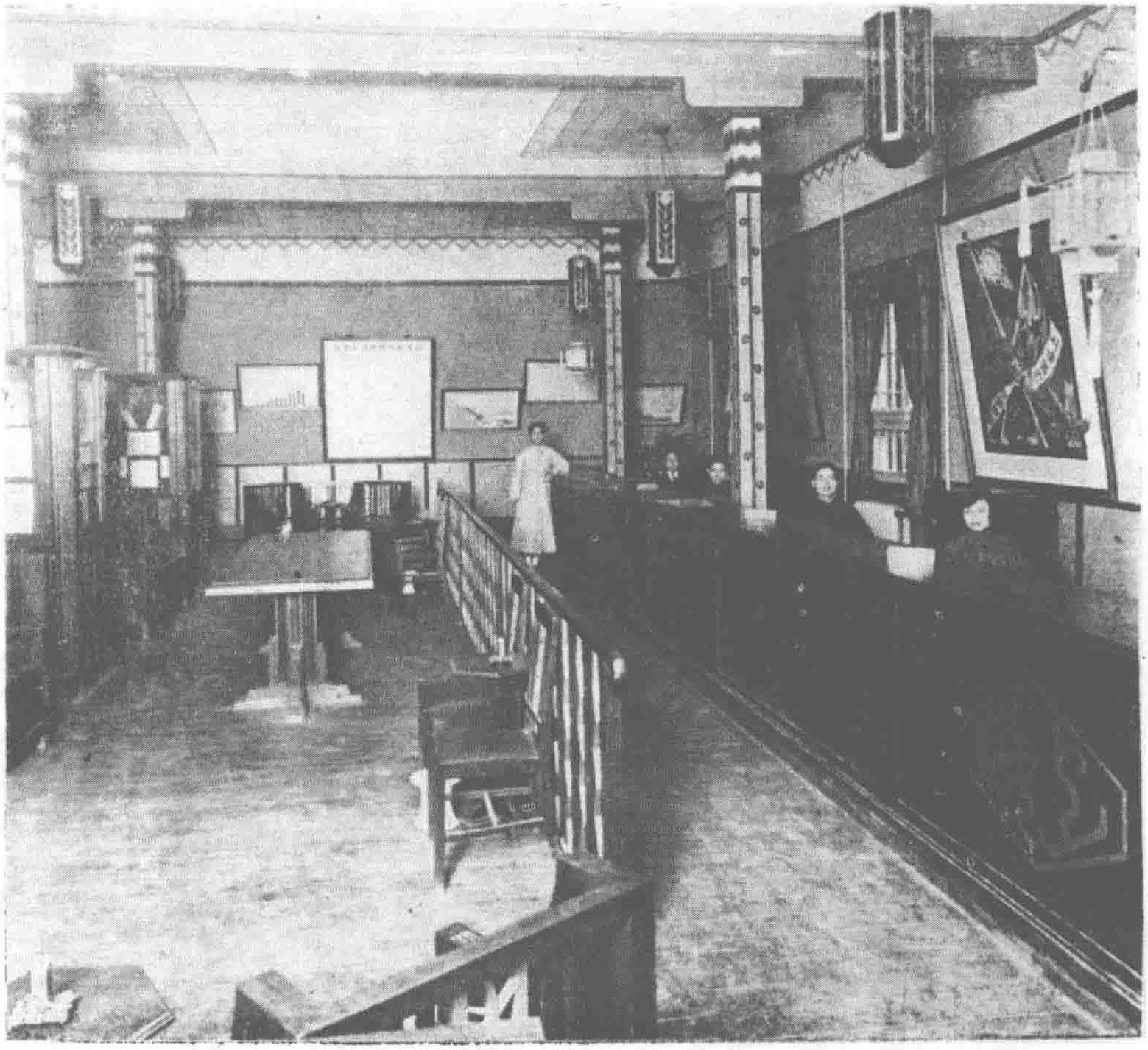
此種幼童長成後。將成爲何種人乎。余恐彼等甚少成爲有用之市民。彼等早與黑幕中人發生關係。無怪彼等心理日趨向罪惡之途。甘以賤役謀生矣。當彼等年紀太長。弗能勝任傳達使時。彼等常變爲咖啡店及餐店之侍役。此等處所。常爲醜業婦之獵客地。此等侍役。多作淫穢之生活。侍役特用以掩飾其邪惡之假面具耳。彼等執役中常公然加入依靠婦女爲生活之男子隊中。

弗論日夜。隨時可見彼等在大道附近之咖啡店玩牌。留意能供給彼等美衣鑽戒別針及賭資之婦人。彼等常有一二婦女爲之服役。此等婦女。雖恐毗離。常以金錢供其情夫揮霍。

除傳達情書之幼童及餐館侍役外。尚有其他數千人。雖從黑幕中尋生活。而仍安享其正當之生活者。如酒店及大傢私店之男女僕是也。此等商店僱用數百男女僕人。此等女僕。雖時犯一般侍女之淫惡。然能不墮深淵。彼等初來巴黎時。具鄉村少女之活潑性。兩頤鮮豔。但彼等芳容。不久卽失去本色。且不久卽覓得一情人。余早已言愛情爲法婦生活之大冒險。彼等仍按法國道德之準標。保留其尊嚴。再論戲院女子及攝製電映片所雇用之女子。世界上爲經理者。常不允支付被雇傭者以適合生活之工資。彼等深知無須適當之工資。因得度魔力生活之理由。可獲數千女子之供役。在巴黎各日報背頁之小廣告中。每日可見有兩行徵求女演員之小廣告。若不厭煩勞而過正登廣告之戲院之門。將見求事者甚爲擁擠。彼等雖深知所得薪資。不足購絲襪之需。但仍踴躍應募。

此等女演員。無一人有殷富之愛人及一汽車。與小說家所杜撰之幻想相反。特常有人焉。背地裏津貼此等女子。此輩男子多爲書記或舖店助手。甘願分割其入息。津貼其愛人。被戀之女演員。在細小平房內極力工作。用小煤汽爐烹飪奇異之餐。及重理她之衣服。

當最後一劇閉幕時。戲台上充滿半裸女踼足之演員及跳舞者。彼輩羣趨向環石樓梯間而入化裝室。忙洗去面上之脂粉。急穿回出門之衣服。趕搭最後開行之電車返家。以安慰彼等之情人。



國貨展覽會中上海銀行臨時分行之內部

國貨展覽會中之上海銀行

記者

國民政府工商部。此次在滬開辦中華國貨展覽會。精美國產。薈萃一處。讚譽之聲。無間中外。誠盛事也。上海銀行本平素服務之懷。在會場中設一臨時分行。爲場中各商店服務。經手往來款項。一時莫不稱便。分行佔室凡三。闢而爲一。作長方形。由范文照建築師計畫一切。佈置井然。規模大備。固儼然一完美之銀行也。四壁張列圖表。示歷年工作之成績。尤爲醒目可觀。每日行員到場辦公。非午夜不歸。亦備極辛勞矣。主持一切者。爲伍克家鄭健峯二君。

本社爲紀念國貨展覽會起見。特印國貨嚮導一書。分贈到會諸君。并就上海銀行中設一辦事處。由本社出版部唐渭濱君逐日前往處理各事。本社又以展覽會場距南北市遙遠。爲便利遊客計。與利利汽車行訂約。備有汽車多輛。停留門外。遊客他去。可向本社辦事處購票。無論路途遠近。一律收洋一元五角。遊客深資便利。逐日售票。爲數蓋極可觀也。



Bamboo

板橋畫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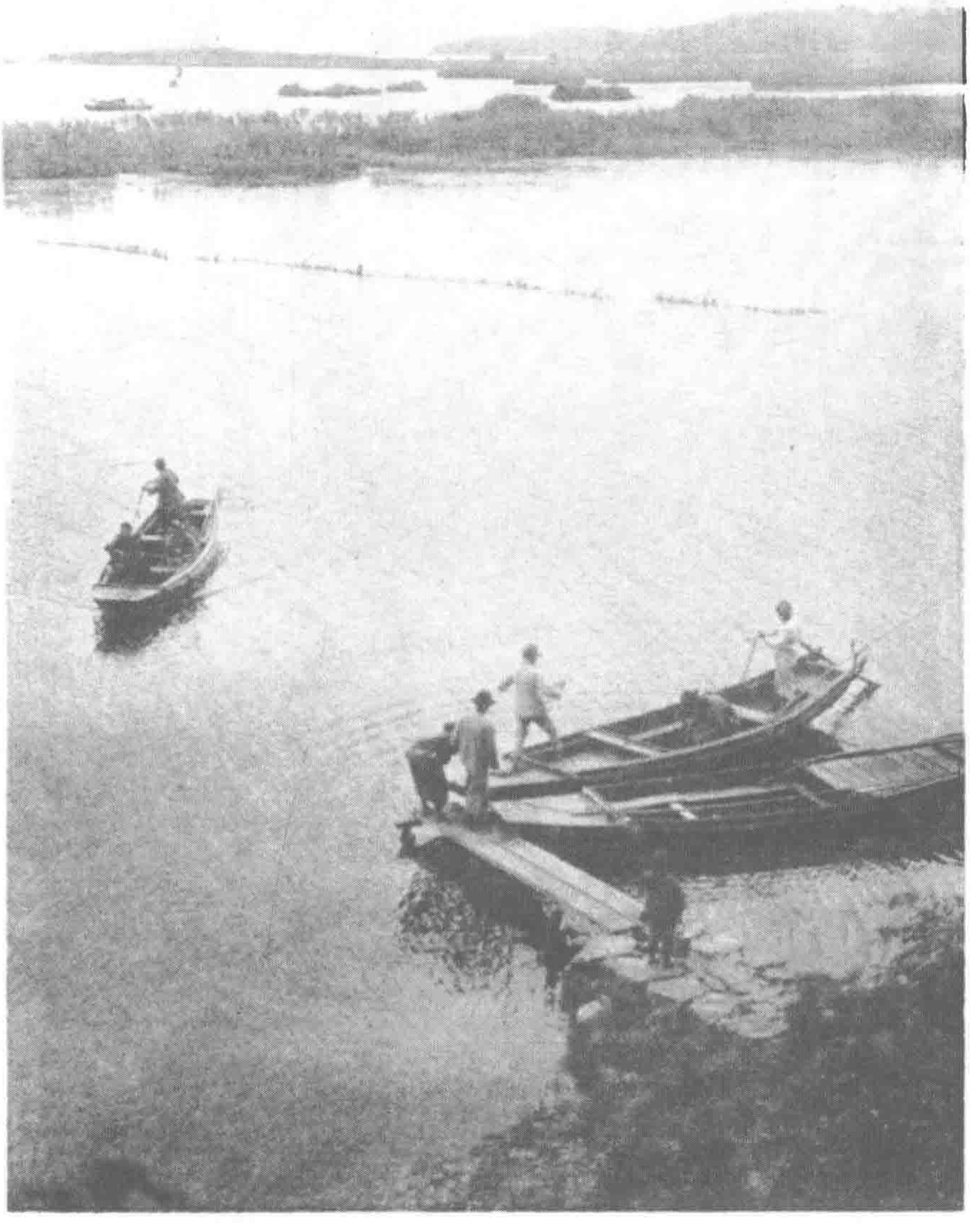
Clear sky after snow　　高天急風

二—五一二



寒湖積雪　　Icy lake covered with snow

二—五—一三



Village ferry　　　　渡頭歸暮

二一五一四

梅葛兒

美國名家哈德氏原著　周瘦鵑譯

我們一共是八個人。連那車夫在內。在這最後的六英里中。我們都沒有說過話。可是這一輛笨重的車子。在那崎嶇不平的路上顛簸著。直把法官最後一句引用詩句的話。也給糟壞了。法官旁邊那個身材高高的人。正在熟睡。他的臂兒弔在一箇皮弔圈中。他的頭靠在圈上。——完全是疲軟無力的模樣。倒像他正在自縊。而從繩子上割斷下來太遲似的。後面座子上那位法蘭西太太。也正在熟睡。然而是在一種半醒半睡的狀態中。只須看伊把手帕放在額上。而半掩着臉的樣兒。便可知道。那位從佛奇尼亞哉中來的太太。是在和伊的丈夫一同旅行。亂亂的裹着帶子啊。面紗啊。皮裘啊。肩巾啊。早已瞧不出伊的面目來。那時四下裏寂然無聲。只聽得車輪轆轆之聲。和雨點打在車頂上的聲音。驀然之間。那驛車斗的停了。我們便隱隱地聽得人語之聲。分明是那車夫正在很激動的和街中甚麼人對話。——那對話的斤段「橋冲去了。」「二十尺深的水。」「不能過去。」的聲音。在風潮澎湃聲中。可以聽得。接着又聽得一種沈着而奇怪的聲調。從街中嚷起來道。『且試試梅葛兒家去。』

在那車子緩緩地轉身時。我們便可瞥見車子的前輪。幷見一箇騎士在雨中隱去了。當下我們就向着梅葛兒家趕去。

梅葛兒是誰。又是在那裏啊。我們的那位法官原完全知道這一帶鄉村的。卻也記不起這名兒來。有一位華旭來的旅客。以為梅葛兒定是開著一所客寓的。而我們只知道前後都被大水所阻住了。惟有這梅葛兒家。纔是我們的安樂之鄉。那時車子拖泥帶水的在一條路邊中趕去。那路狹狹的。幾乎容不下這一輛驛車。十分鐘後。便停住在一扇加鍵上板的柵門之前。那門是嵌在一堵約有八尺高的石牆或籬落之間。這所在分明就是梅葛兒家。而梅葛兒分明不是開客寓的。

那車夫跳下車來。去試推那門。見鎖得緊緊的。

『梅葛兒。嗆梅葛兒。』

沒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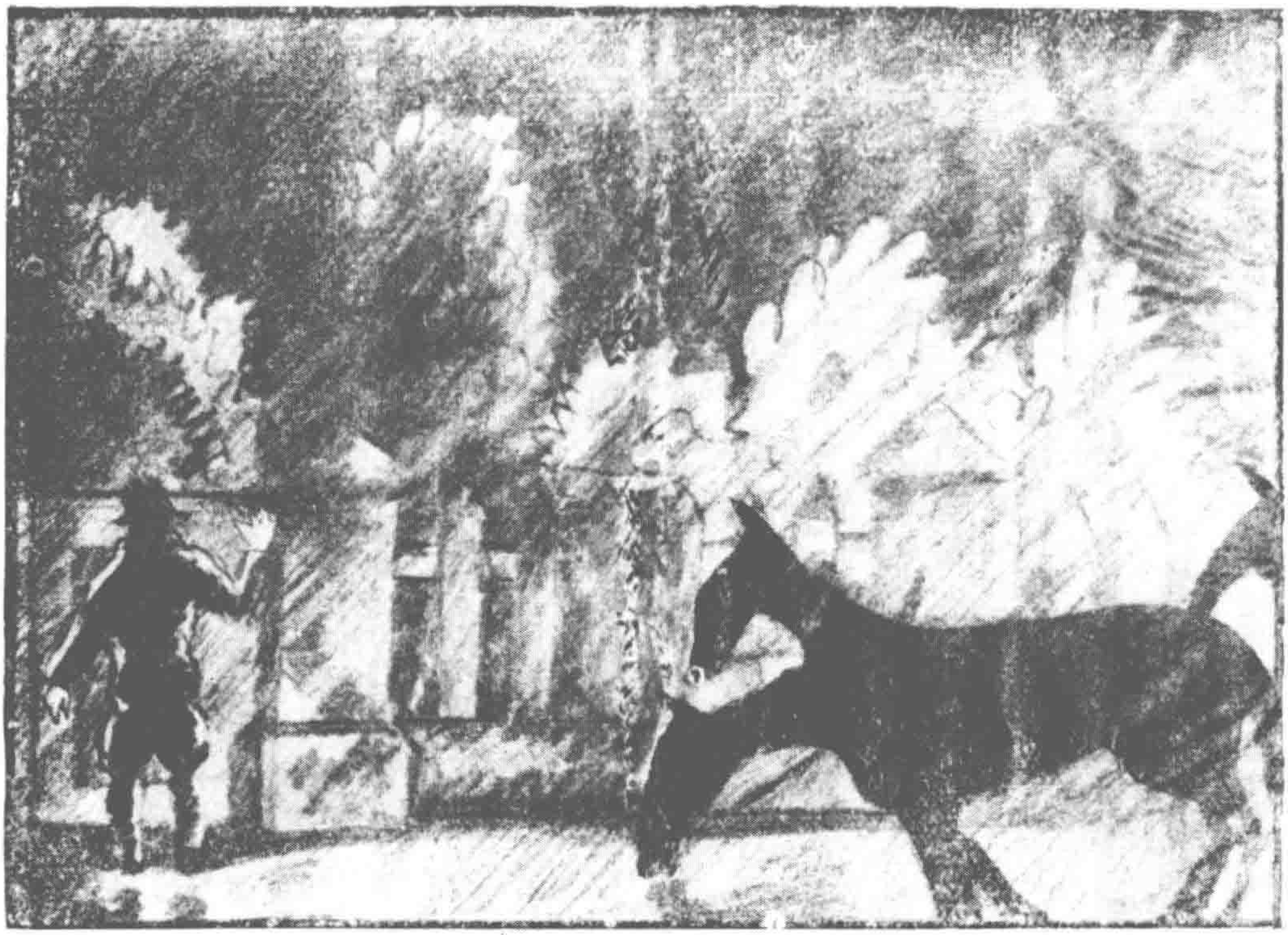
『梅——甘兒。你梅葛兒。』

車夫漸漸地發火起來。又嚷道。

那送信的專差也加入了。帶著勸誘似的口吻嚷道。『梅葛兒西。』

『嗆梅甘梅葛。』

但是那箇分明沒有知覺的梅葛兒。仍然沒有回答。末後那法官將車窗卸下了。探出頭去。問了許多話。要是一句句照直的回答起



那車夫跳下車來去試那門兒鎖得緊的

來。定可以揭破全部的祕密。但那車夫只是避煩就簡的回說。『我們要是不願意終夜的老坐在車中。那麼還是大家站起身來叫出那，梅葛兒來罷。』

如是我們都站起身來同聲叫着梅葛兒。接着又分開了叫。到得我們叫完之後。車頂上有一箇赫白尼亞的旅客也放聲叫着『慢開兒。』聽得我們都笑了。我們正笑着。那車夫卻嚷了一聲『噓』。我們聽時。不由得大大詫異起來。原來我們同聲叫着『梅葛兒』而在牆的那一邊也一樣的叫着。便是最後附帶的一聲『慢開兒』。也起了回聲。

『特別的回聲。』那法官說。

『特別的——混蛋。』那車夫鄙夷不屑似的咆哮著。『梅葛兒。快快出來。漏你的臉。梅葛兒做一箇好男子。不要躲在暗中。我要是做了你。那決不如此的。梅葛兒。』宇白弼爾(車夫之名)繼續的說着。他這時跳來跳去的。好生着惱。

那聲音又嚷著道。『梅葛兒。梅葛兒噲梅葛兒。』

『我的好人。梅甘伊兒先生。』法官說時。把那名兒粗硬的聲音。說得分外的柔軟。『試想這樣惡劣的天氣。而拒絕一般可憐的婦女們進來暫避。那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委實說。我親愛的先生——』但那一陣子叫「梅葛兒」的聲音。末了帶着一陣子笑。將他的聲

浪壓下去了。

宇白弼爾不再遲疑了。從街上取了一塊重重的大石。把那柵門撞倒了。和那送信的專差入到籬落中去。我們跟隨在後。卻不見有甚麼人。在那沈沈黑暗中。我們所瞧得出的只知是一箇園子——因那玫瑰花叢中的枝葉撩人。纔知道的。——而面前是座長長的木屋。

法官問宇白弼爾道。『你可認識這梅葛兒麼。』

弼爾很簡捷的答道。『不認識。我也不願意認識他。』他覺得自己被這頑梗的梅葛兒所侮辱。也就是侮辱了先導驛車公司。

法官想起了那下鍵的柵門。便規勸道。『但是。我親愛的先生。』

宇白弼爾譏諷似的說道。『聽着。你還是回去坐在車中。等我來給你介紹好麼、我進去了。』他就推開了那屋子的門。

一間很長的房屋中。只有那最遠一端一隻大壁爐中的殘火發著光亮。四壁很奇怪的糊着花紙。火光一閃閃地照出紙上奇怪的花樣來。有人坐在爐火旁邊一張大圈椅中。我們跟着那車夫和信差闖入室中。便瞧見了這些情景。

宇白弼爾向那靜坐的人說道。『哈羅。你可是梅葛兒麼。』

那人不則一聲。也並不動彈。宇白弼爾怒氣勃勃的走前去。把車燈照在那張臉上。見是一張男子的臉。未老先老而滿布著皺紋。一雙很大的眼睛。沒來由的現出一種極嚴肅的神情。有時我常在梟眼中所瞧到的。那大眼睛從弼爾的臉上移到燈上。末後便定注在這光亮之點。不再認人了。

弼爾用力抑制住了自己。

『梅葛兒。你是聾的麼。然而你未必是啞子罷。』宇白弼爾夾肩抓住了那沒知覺的人搖晃着。

我們大爲失驚。原來見弼爾放手時。那人便立時倒了下去。——縮做了一半兒大小。只好似亂亂的一堆衣服。

弼爾道。『罷罷。剝我的皮也沒用。』他求助似的瞧着我們。很失望的退了下來。

這時法官走上前去。我們便把那沒脊骨的怪背。重又扶在原來的地位。弼爾取了燈。到外面察看去。因爲瞧了這孤獨的人。那麼衰頹無力。足見這裏近邊定有侍奉之人。而我們一行人。卻一起圍住了爐火。那法官又回復了他那種官長的態度。卻又不失他談笑宴宴的和藹之色、——他背着爐火。立在我們面前。——像一箇理想的陪審官一般。對我們說了以下的一番話。

『這可以瞧到我們這裏這位朋友。也許已達到了莎士比亞所謂「萎黃的葉子」的地位。而也許是未老先老。已消滅了他精神和肉體上的機能。不知可是真的梅葛兒——』

他這時忽被一陣子「梅葛兒。嗆梅葛兒。梅葛兒西梅葛。」的聲音所岔住了。正和先前我們全體同聲高呼時所聽得的回聲一樣。

我們很驚異的面面相覷了一會。那法官立時移動他所立的地位。原來那聲音似乎就在他的肩後送來。不多一會便發見了來源。見那壁爐的上面有一頭挺大的喜鵲棲在一箇木架上。它叫過了一陣之後。便立時歸於死一般的靜默。正和它剛纔的善鬧完全相反。先前我們在街上所聽得的。一定是它的聲音無疑。那椅中的朋友是不負這慢客的責任的。宇白弼爾經過了一度沒結果的搜尋。重又入到屋中來。他不願意聽我們的解說。仍很懷疑的瞧着那椅中的無力之人。他已找到一所棚屋，安插了他的馬匹。這時全身溼淋淋的回來，仍然是懷疑着。他說『在這屋子十英里以內。除了此人。再也沒有旁的人了。而這——這箇老殺才是明明知道的。』

弼爾的咆哮聲還沒有停止。我們卻聽得門廊中起了一種很急的腳步聲。幷有溼裙曳地之聲。一會兒那門已推開了。雪白的牙齒一亮。漆黑的眼睛一閃。完全沒有禮貌也沒有猜疑的走進一箇少婦來。關上了門。靠在門上氣噓噓地喘息着。

『呀。請隨便。我卽是梅葛兒。』

原來這便是梅葛兒。這一箇明眸巧舌的少婦。伊那粗藍布的溼衣服。再也掩藏不過那種女子的曲線美。頭上一頭栗色髮戴一頂男子的油布帽。小小的腳和腳踝。穿着男子粗笨的鞾子。從頭到腳。竟是無一不美。——這便是梅葛兒帶着那極活潑極誠實而又極突兀的態度。對我們笑着。

『孩子們聽着。』伊說時竟透不過氣來。伸了一隻小手捧住伊的腰。不管我們一行人正在默默地刺促不安。也不管宇白弼爾的完全軟化。他的臉上無端的現出很愉快的神情來。『孩子們聽着。你們一路趕下來時。我已在二英里以外了。心想你們也許要停留在這裏。因此氣急敗壞的趕回來。知道家裏沒有人。只有極慕一箇人在着。而——而——我竟透不過氣來。眞累極了。』

這當兒梅葛兒從伊頭下卸下那頂溼透的油布帽。很頑皮的揮了一揮。把雨點子撒滿在我們的身上。伊打算把伊的頭髮挽回後面去。卻掉落了兩枝髮鍼。一壁笑着。坐在宇白弼爾的旁邊。伊的手輕輕地交叉在衣裙上。

法官先就恢復了原狀。說了好多讚美伊的話。

梅葛兒很莊重的說道『我要煩勞你們拾起那髮鍼來。』半打的手很懇切的伸過去。一會兒那掉落的髮鍼已交還了它美貌的主人了。當下梅葛兒穿過了房間。很着意的瞧在那病者的臉上。那病者一雙嚴肅的眼睛。回注在伊的眼中。流露出一種特殊的神情。是我們先前所從沒有瞧見過的生氣和智力。似乎又扎掙着回到

那皺紋重疊的臉上來了。梅葛兒又笑將起來。——是一種達出心中情感的笑。——而重又把伊的漆眼和銀齒向着我們。

法官遲疑着問道『這可憐的人是——』

『梅慕』梅葛兒說。

『是你的父親麽、』

『不是的、』

『是哥哥麽、』

『不是的。』

『是丈夫麽、』

梅葛兒一半兒帶着挑戰的神情向那兩個女旅客瞧了一眼。正色道。

『不是的、是梅慕。』

當下裏大家很不自然的頓住了。那女旅客們彼此走近了些。那華旭來的丈夫神志不屬的望着爐火。那身材高高的人在這緊急的當兒只把眼睛望着自己。但那梅葛兒的富有傳染性的笑。卻打破了靜默伊很活潑的說道。『來你們一定餓了。誰能動手助我做茶去。』

伊得了不少自願效力的人。不一會兒。宇白弼爾已忙着做那故事中廿立朋爲密蘭達女郎擔柴的工作了。那送信的專差在廊下磨着咖啡。而我也受任了將鹹肉切片的苦差使。法官沒有事做。便很和氣的給我們各人做顧問指點一切。到得末後梅葛兒由法官和那車頂上的赫白尼亞旅客帮助着搜集了所有可用的磁器將桌子鋪起來時。我們都很快樂。也不管急雨打窗大風捲下煙囱來。也不管那兩位女客在壁角裏切切私語。和那喜鵲兒在架上咕噥着批評伊們的說話。這時在那很明亮的爐火光中。我們可以瞧見四壁都糊著畫報。全是依著女性的風趣和鑒別力而布置的。所有家具。都臨時將竹箱和衣籃改作而成。上面遮着美麗的花洋布或甚麽野獸的皮革。而那梅慕所坐的圈椅。卻是很巧妙的將一隻麵粉桶改成的。在這一間又長又低的房間中。有幾處見得很整潔。并且有一種入畫的意味。

這一頓晚餐。烹調得很好。并得酬酢之樂。我以爲大半是爲了梅葛兒引人談話的本領着實高妙。伊自已向人問長問短。而態度很爲誠實。表示伊自已的方面毫無隱藏之處。因此我們反而對伊談講我們自己的事。講起我們的希望啊。旅程啊。天氣啊。更彼此講到我們箇人的一切。——卻偏偏沒有講到這屋中的主人和主婦。至於梅葛兒的談吐。委實說並不儒雅。也不大合於文法。有時伊還加用許多語助字。是特地爲了我們男性而用的。伊說話的當兒。銀齒和明眸。都霍霍地亮了起來。又往往繼以一笑。這一笑也是梅葛兒

的特點——笑聲甚是誠實。似乎能淸廓道德的空氣。

在就餐時我們猛聽得一種聲音。似是一箇重重的身體在外牆上磨擦似的。接着又聽得在門上抓著嗅著的聲音。梅葛兒見我們眼光中有動問之意。伊先就答道。『這是喬昆。你們可要見見他麼。』我們正待回答。伊已開了門。見是一頭一半兒已長足的灰色狗。他立時挺起了腰。垂着兩箇前脚。好像人立的樣子。很驚異似的對梅葛兒瞧着。又同樣的瞧瞧宇白弼爾。梅葛兒說明道。『這是我的看家狗。』這時伊見那兩位女客正避到壁角裏去。因又忙着說道。『呀。他是不會咬的。』『他會麼。老託貝。』（這後一句話是直接向那聰明的喬昆說的。）梅葛兒用過餐後。關上了門。又道。『孩子們。我和你們說。你們眞是大幸。今晚你們闖進來時。喬昆恰恰不在這裏。』法官問。『如此他在那裏啊。』梅葛兒道。『和我在一起。他夜夜總和我一同出去奔走。倒像是一箇男子一樣。』

我們默然了一會。聽着風。也許我們的眼前。都起了同樣的印象——梅葛兒走過那雨中的樹林。伊的兇狠的保護者跟在伊的身旁。我記得法官此時曾說了些故事中郞娜女郞和伊的獅子的話。但是梅葛兒也像聽了旁的恭維話一般。很鎭靜而莊重。伊可是完全不覺得我們的傾倒於伊——那我不知道。但伊未必瞧不到宇白弼爾的一片愛慕之誠啊。

晚餐已過去了。那兩位女客很有寒意。任是把宇白弼爾取來的松枝投在爐中。也不能制住寒氣。梅葛兒覺得了。驀地說這已是安息的時候。自願領導兩位女客到鄰室中睡覺去。伊又說。『孩子們。你們只得將就在這裏爐火旁邊過夜了。因爲屋中只有這一間房。』

我們男性。大概是可以免去好奇的病。和不喜歡談人是非的。然而我忍不住要說。那時梅葛兒剛關上了門到鄰室中去。我們就立時聚了攏來。切切私語。低聲忍笑。彼此交換著懷疑的意見。而對於我們那位美貌的主婦和伊的唯一的伙伴。更下了千百種推測的論調。我們幷且包圍了那衰頽無力的癱子。他像一箇不開口的梅慕郞大石像。坐在我們的中間。聽了我們的紛紛議論。他那一雙沒有情感的眼睛呆望著。現出恬靜而漠不相關的神情。我們正在很激動的議論中。那門重又開了。梅葛兒重又走了進來。

但是此時的梅葛兒。分明已不是幾點鐘以前突如其來的梅葛兒了。伊的眼睛下注著。臂上搭了一條毯子。在門口遲疑了半晌。伊似乎已沒有先前迷惑我們的那種誠實無畏的精神了。伊人到室中後。便拖了一隻矮凳。傍著那癱子的椅兒坐下。把毯子披在肩上。說道。『孩子們。可是我們人多。和你們也沒有甚麼不便。我就在這裏過宿了。』當下將那病人乾枯的手。握在伊的手中。移過眼睛去。注

在那快將熄滅的爐火之上。我們此時。不由得都覺得這是他們倆關係密切的應有的表示。對於以前的好奇與推倒。反覺慚愧起來。因此大家都不做聲。那雨仍打在屋頂上。一陣陣的風。吹動爐中殘火。時時發亮。末後在那風雨靜止的當兒。梅葛兒忽地擡起伊的頭來。頭髮披散了一肩。當下將伊的臉對着大家問道。

『你們可有那一箇認識我麼。』

一時沒有回答。

『再想一想。我在——五三年間住在梅麗斯維。那邊人人都認識我。人人有認識我的權利。我本開着那波爾加酒店的。直到後來纔到這兒來和極慕同居。這是在六年以前。也許我有些兒改變了罷。』

我們的不認識伊。多分引起了伊的不快。伊又轉過頭去向着火了。過了好幾秒鐘。纔又開口說話。很快的說道。『也罷。我以爲你們一行人中定有人認識我的。然而這也沒有甚麼關係。我此刻所要說的是這裏的極慕。』——伊說時。雙手捧住了他的手。——『你們雖不認識我。他是一向認識我的。而花費了好多的錢在我身上。我估量他已把所有的一起花費完了。一天——這是六年前的冬天——極慕走到我的後房中來。在我的沙發上坐下。也像你們瞧見他坐在這椅中一樣。從此沒有人幫助他。就動彈不得了。他縮做了這麼一堆。似乎再也沒法兒醫可他。醫生們來說。這端爲他一向所過的生活使他如此。——因爲極慕是非常自由而又非常荒唐的。——以後他決不會再好些起來。幷且也不久於人世的了。他們勸我送他到舊金山進醫院去。可是他已無益於人。而一輩子變做一箇嬰孩了。也許是爲了極慕眼中對我的神情。也許是爲了我從未有過嬰孩之故。我便毅然的回說「不去」。那時我很富裕。又和人人合得上來。——先生。像你們一般的紳士。都來瞧我。——而我的將我的酒店事業賣去了。就買下這屋子來。爲的這裏是行旅所不到的地方。我便把我的嬰孩帶到這裏來咧。』

伊說時。緩緩地移動伊所坐的地位。使伊自己恰介在那攤子和大衆之間。而使攤子隱在暗中。瞧他雖是默然無語。不動聲色。然而也似乎在那裏爲了伊侃侃而談。瞧他雖是衰頹無力。被那神明的雷霆所打倒了。然而也似乎伸著一條無形的臂兒摟住了伊。

伊躲在暗中。仍然握著他的手。又說下去道。『因爲我是常在人堆裏熱鬧慣的。在這裏過了好久。方能了解一切。當時我既不能得婦女們帮忙。而又不信任男子。幸而這裏近邊有紅種人。給我做些零星的工作。把一切東西從北福爾克運來。極慕和我眞辛勞極了。過了些時。那醫生總得從薩克拉門都趕來一次。要瞧瞧「梅葛兒的嬰孩」。這是他稱呼極慕的。他去時總得對我說。「梅葛兒。你是

一箇好人。——上帝佑你」以後倒似乎不很寂寞了。不過上一次他到這裏來在開了門臨去的當兒他說「你可知道。梅葛兒。你的嬰孩快要長大成人。而長他母親的體面了。然而不在這裏。梅葛兒不在這裏」我瞧他含憂而去而——而——』說到這裏梅葛兒的聲音和伊的頭都完全隱沒在黑暗中了。

停了一會。梅葛兒又略略現身到明光中來說道。『這一帶的人都很和善。那從福爾克來的男子更往往到這裏來盤桓著見我用不著他們纔去而婦人們也很好。——並不來探看我。我寂寞的甚麼似的。有一天纔在那邊樹林中拾了喬昆回來。他的身材不很高。我便教他怎樣的求東西喫。此外還有包蘭。——就是那喜鵲——伊知道許多頑意兒伊晚上講起話來分外的和易可親於是我不覺得自己是這裏唯一的生物了。而極慕又在這裏』梅葛兒重又像先前那麼笑了一笑。伊已完全坐到火光中來。又道。『極慕——哼孩子們。你們瞧了他像他這麼一箇人。卻是無所不知。還得讚美他咧。有時我採了花來給他。他很自然的瞧着。倒像知之有素似的。有時我們獨坐在一起。我便將牆上那些文字讀給他聽。呀上帝』梅葛兒說到這裏又很誠實的一笑。『今年冬間。我已把全屋子四壁上的文字都讀與他聽了。世間從沒有像極慕這樣的人。最適宜於聽人讀書的。』

請官問道。『你既拋棄了你的青春。傾心於此人。那麼你爲甚麼不嫁與他呢。』

梅葛兒道。『你瞧。我倘利用他這樣不能動不開口。那未免太對不起極慕。幷且我們倆要是一成了夫婦就覺得我現在自己願做的事都是受了束縛而不得不做的了。』

『但你還很年青。出落得又很足動人——』

梅葛兒很莊重的說道。『時光晏了。你們都可安息了。願孩子們晚安。』於是把那毯子罩在頭上。梅葛兒便在極慕的椅旁躺了下去。伊的頭枕在他擱腳的矮凳上。不再說話了。那火緩緩地在爐中熄滅。我們都默默地摸索著我們的毯子。一會兒這長長的房間中已沒有聲音。只聽得屋頂上的雨聲淅瀝和睡人的鼾聲呼呼罷了。

我們從亂夢中醒回來時。天將明了。風潮已過。明星正在閃閃地發亮。一輪滿月。在玻窗外升將起來。從那沒有窗板的窗子裏窺入室中。含著無窮的憫憐照在那椅中的可憐人身上。銀光如水。似乎正在洗沐那婦人低垂著的頭。而伊的頭髮也正像古時豔史中所說的正在洗沐伊的戀人的腳。這月光照出宇白弼爾不齊整的輪廓來。也帶著些兒詩意。他一半兒靠在肘上。坐在那一對情侶和旅客們的中間。一雙鬢橫而有耐性的眼睛。兀自睜大了守望著。後來我就睡熟了。醒回來時已在白天。宇白弼爾立在我的上面。一聲「

都上車去」送入我的耳中。

咖啡已在桌子上等著我們。但是梅葛兒已出去了。我們在屋中徘徊著直捱延到馬匹久已駕上車子以後。然而伊仍然不回來。這明明是伊要避過那正式的道別。給我們仍像來時那麼悄然自去。我們既將女客們扶進了車子。又回到屋中去。和那攤子極慕很莊重的握手。每握一次手。總得把他扶歸原位。於是我們向這又長又低的房間四周作最後的一望。又望了望那梅葛兒所坐的矮凳。纔緩緩地回到車中去坐下。鞭子一響。我們便出發了。

但我們到了大路上。弼爾那隻靈巧的手把六匹馬向後一拎。那車子便刷的停住了。原來見路旁一箇小小的高丘上。正立著梅葛兒。伊的頭髮飄舞著。伊的眼睛閃動著。伊那白白的帕子搖揮著。伊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喊一聲最後的「再會。」我們也揮著帽兒。遙相作答。宇白弼爾生怕再受迷惑。狂鞭著馬。飛奔前去。我們便一一倒在座中。彼此一路無話。直到北福爾克車兒停住在獨立廳前。於是由法官前導。我們走到酒排間中。很嚴肅的在酒櫃檯前坐了下來。

法官很莊重的卸去了他那白色的帽兒。問道。『諸君。你們的酒杯中已斟滿了麼。

他們都斟滿了一杯酒。

『好如此。這是爲梅葛兒祝福的。願上帝佑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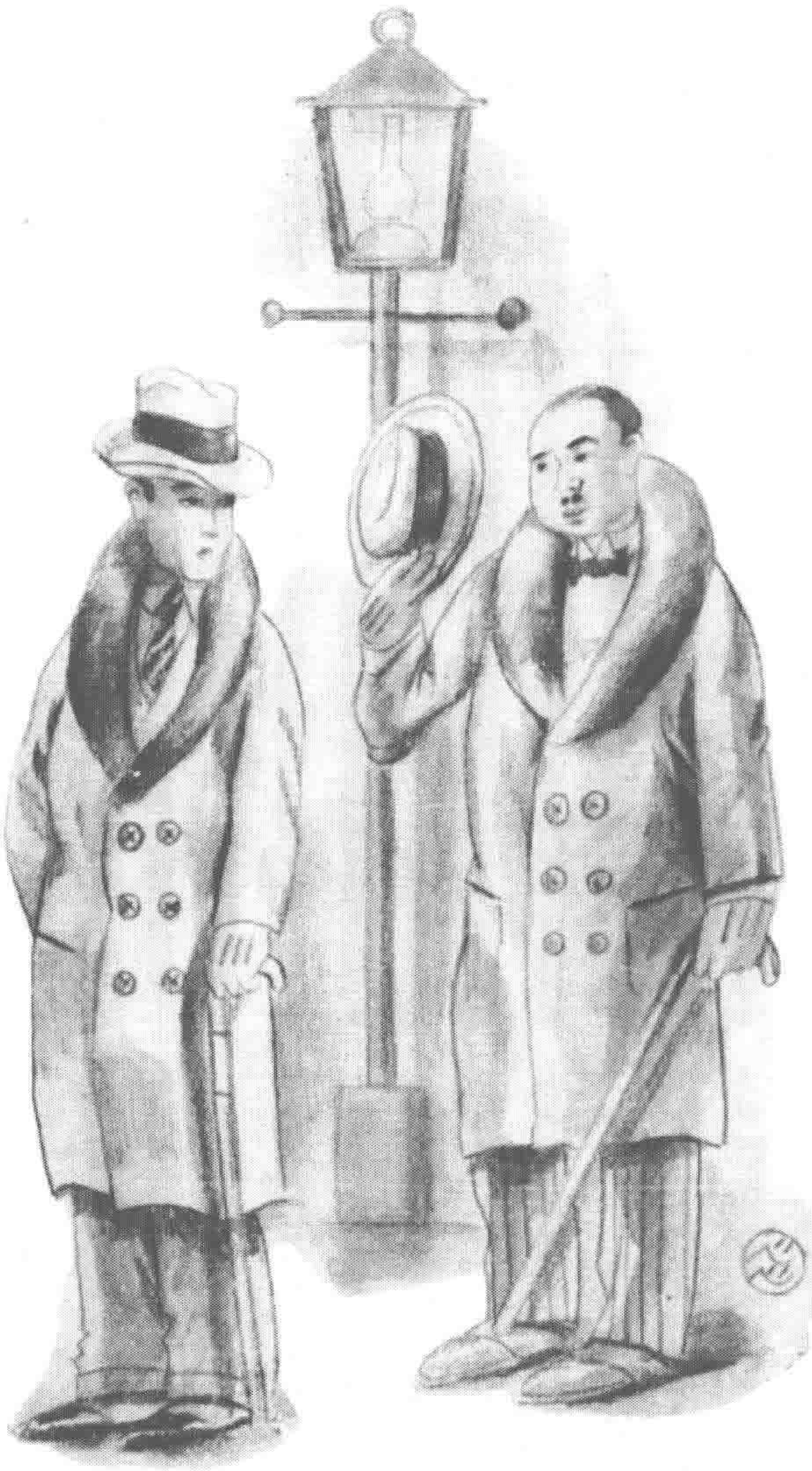
上帝也許是佑伊的。誰知道呢。

哈德氏 F. B. Harte 亦美國短篇小說之一名家也。以一八三九年生。生而穎悟。年十五喪其父。隨母飄泊至加利福宜州。初爲學校教師。鬱鬱不自聊。因從事於採金。如中狂熱。而卒亦無所得。廢然而罷。旋至舊金山入黃金時代報社爲手民。得升遷以入編輯部。此爲其成功之始。後主加利福宜人周報筆政。兼撰小說刊之報中。一八六四年任加利福宜造幣局秘書。凡居六年之久。得暇頗事吟詠。時多佳什。一八六八年主纂陸上月刊。所爲文爲時傳誦。繼入加利福宜大學爲教授。又於一八七八年間赴德。任格立菲爾領事。越二年。調英國格拉斯哥領事。以一九〇二年歿於荷蘭。年六十三。

夫人之病

徐卓呆

某公司的職員陶伯勞。在十二月將要完的某日日暮時五點鐘光景。正在路上徐徐走着。剛上了橋。忽然後面有人叫道。請問。您不是陶先生麼。陶伯勞回過頭去。見那邊有一位從未見過風采很好的紳士。一面殷勤脫帽。一面前進。伯勞答道。是啊。我姓陶。說時。慌張似的眼睛亂閃。差不多放出一種在公司中對於總經理先生那麼的態度來。爲什麼呢。因爲這紳士大有一位公司中的總經理那麼的神氣啊。他一瞧此人的神氣。早把「他在路上喚人是個不懂禮貌的人」的念頭。不知散往那裏去。不知不覺露出那種當夥計的態度來了。紳士穿着皮領大衣。大衣裏面。大約是穿一件禮服。下面露出着條子褲兒。拏着一根象牙柄的司滴克。皮色很白。身體略肥。年約四十歲光景。紳士拏出兩張名片來。說。突然在這種地方呼喚。冒昧得很。我是這麼一個人。乃貴友梅友仁先生介紹來的。方才到貴公司奉訪過。伯勞接過名片。在街燈下一看。一張寫是他至友梅友仁。名片上還寫着說「同鄉丁德勤君。擬調查貴公司某君之身分。囑弟介紹。乞有以進退之。」還有一張。寫着私家偵探丁德勤。伯勞看完。忙道。那麼你是丁先生。伯勞立在那邊。再把紳士打量一番。暗道。私家偵探。倒是個中國很新的職業。聽說近來已經有了。實在的瞧見。今天還是第一次。并且中國的私家偵探。比着外國。態度倒體面得多。陶伯勞本是個愛看影戲的人。西洋的偵探情形。他在影片上見得多了。紳士答道。是啊。我是丁德勤。因爲要調查那件事情。恰巧足下在貴公司的人事科服務。所以方才到貴公司去過。我也曉得先生很忙。但是可否分些工夫給我。紳士的聲音。清楚而有力。伯勞郎道。不妨。我很有工夫。隨便什麼時候都行。伯勞聽得他是偵探。便絲毫沒有厭惡之心了。又說。只要是我曉得的。儘可以什麼也回答你。但是你的事情。是不是很急的。若使不急。明天細談如何。今天雖也不妨。不過在路上立談。似乎不好……紳士說。不錯。明天起。貴公司也休息了。但是並不是什麼值得特地到府上奉訪的要事。所以我們何不就在這附近。且談且行呢。并且你又是個平日很喜歡這麼散步的人啊。說罷。笑了幾聲。這是一種政治家那麼的豪



回過頭去見那邊有一位從未見過風采很好的紳士

快之笑。伯勞臉上。大有受累的神氣。因為他懷中剛從公司內領得月薪與花紅。這金錢。在他却是一筆巨款。他暗暗在那裏覺得今夜的自已。有莫大幸福。此刻可以到〇〇公司去買前幾天老婆要求着的手套與肩巾。——去買與她那顏面相稱的黑皮的。——然後早早回去使她喜歡。——正想着這些念頭。在這裏步行的時候啊。他被這素不相識的姓丁的。不但突然打破這歡樂的空想。更把今夜的幸福。生了裂痕了。這且不要說起。他曉得我喜歡散步。便從公司中追來。偵探到底是討厭東西。他怎麼會認得我的面孔。伯勞這樣想着。實在不快。而且肚子也餓了。偵探又說道。如何。我也不顧就擱你工夫。可否略為談談。我為了調查某人的身分。要詳細一談。所以與其到公司中會面。反不如路上的好。伯勞無法。只得說。既如此。我就陪你走一段罷。說畢。與他並肩而進。因為再想想偵探的話。也很有理。如果到了明天。他拏着偵探的名片來訪我。人家見了。未免沒趣的。此刻二人走去。偵探便在懷中摸出烟捲來吸。他默默然只是吸烟。伯勞跟着自然更覺乏味了。即道。那麼。請敎你的貴幹罷。要調查我們公司中的人。不知是誰。只要我知道。一定可以奉告。……偵探說。你自然知道的。說罷。他又默然吸烟二三分鐘。伯勞道。大約是什麼人要訂婚。所以叫你調查身分。偵探道是的。一點不錯。伯勞道。我在人事科。常常有人來打聽這些事的。那麼是那一個呢。伯勞倒大有興味。誘起了他的好奇心了。偵探說。你要問我那一個。我倒難說了。這人。其實就是你。有人託我調查你的身分。這種事情。與其間接問人。反不如直接打聽你的好。所以特來請敎。伯勞道。我。但是——你或者知道的。已經結過婚了。不要是弄錯了。偵探說。一點不會錯。我也曉得你有夫人。但是你還沒有做過法律上的結婚手續。不過近來很想早些把這手續辦妥就是了。伯勞道。我明白了。大約是我內人的母家託你調查的。偵探說。何人所託。我在職務上不能說。你大概也料得到的。這一層。請別多問。伯勞道。好。這不去管他。我自身的事。儘管問罷。與其間接打聽。情願直接問我的來得舒快些。我很感謝你用這種方法。偵探說。不用感謝。我一向用這方法調查身分的。對手方若是個有相當人格地位的人。實在是直接問答的反沒有錯誤。這都是些非問本人不可的問題啊。伯勞此時。連連點頭。也很表同情。倒快活起來了。偵探又道。不但如此。我對於你的結婚問題。也很贊成。他說時。再瞧一瞧伯勞愉悅的面孔。又笑着說。你與你夫人結婚。是使你夫人與母家早些和解。此事非速辦不可。但是要和解。那夫人倒沒有問題。要使前途理解你這人物才是。這是極重的事。我也當十分盡力。你更宜為着這層意思。毫無隱藏的回答我。伯勞說。那是我明白了。請你不用客氣。……偵探說。這個——你與梅友仁君。是同級麼。畢業是民國二年麼。我先打聽你這件事。伯勞答道。是民國二年畢業。一畢業。便進現在的某某公司的。偵探道對啊。一畢業就進某某公司。——那是我曉得的。你與從前的夫人結婚。在什麼時候。好像是與進某某公司是同時啊。——伯勞說。對的。進公司在九月裏。十月裏便結婚了。偵探道。民國二年十月。……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算着。又說。那麼做了五年半夫妻。從前的夫人。患窒扶斯——傷寒而死。是民國八年四月裏。伯勞稱是。伯勞很覺奇怪。暗忖。此人說了不間接調查我。怎麼又種種的亂問。伯勞又不快了。偵探再問道。從前的夫人。你是很愛她的。伯勞道。愛的。——然而不能因為如此。就說我不能同程度的愛現在的妻。在死去的當時。確很傷心。這傷心。幸虧還不算難以治療。現在的妻。她很能治療。所以我從這一點上說。我與滿珠。——滿珠是現在內人的名兒。這也不消說。你總早知道了。——很有不可不正式結婚的義務。偵探點頭道。是的是的。又很熱心的說。我連從前尊夫人的芳名也曉得。她叫馥蘇。——并且馥蘇夫人。身體多病。在患窒扶斯病而死之前。已病過好幾次。伯勞道。你真厲害。樣樣都知道。既經什麼也知道。又何用再來調查呢。偵探笑道。你這麼一說。我好慚愧。其實是靠這種事情吃飯的。請你不要見怪。——我再談談馥蘇夫人之病。她患窒扶斯病之前。曾經患過一次潑拉窒扶斯。……這是民國六年。大約在十月裏。是很重的潑拉窒扶斯。寒熱只是不曾退。你很担心。明年民國七年正月。傷了風。又躺了五六天。伯勞點頭道。有的有的。偵探又說。其次是七月裏一次。八月裏二次。患的是夏天誰也容易有的腹瀉。這三次腹瀉之中。二次是極輕微的。所以也不用休息。一次略為重

些。躺了一兩天。後來一到秋天，流行性感冒來了。馥蕉夫人患了兩次。卽十月裏一次輕的。第二次是明年民國八年正月裏的事。其時與肺炎併發。非常危殆。這肺炎。好容易全愈後，不到兩個月。又患了窒扶斯而死。——對不對。我所說的。大概沒有錯罷。伯勞一聲答應。低着頭在那裏想什麼了。二人已走到熱鬧的街頭。偵探續道。從前的夫人。很是可憐。臨死的半年前。半死半活的大病生了兩次。不但如此。其間還有常常有危險得驚人的事情。——那窒息事件。在什麼時候。偵探說時。伯勞不語。偵探獨自點點頭。又續說道。那是夫人肺炎全愈後。將要起床的時分。——病室中的煤氣火爐上發生的錯誤。所以可以斷定是冷天。二月的下旬。能。煤氣的塞子寬了。半夜裏幾乎使夫人窒息而死。但是幸虧沒有釀成大禍。因此夫人的起床。又延了幾天。——是的是的。後來還有這種事啊。夫人乘了公共汽車。中途這公共汽車與電車衝突。……伯勞忙道。且慢。我方才對於你的偵探技術。非常敬服。但是我不懂你有何必要。要用種種的方法來調査這些事。偵探道，也並沒有什麼必要。實在我太喜歡研究偵探術了。因此便過分的多說。使人家吃驚咧。我自已也曉得是惡習慣。但是總也改不掉。閑話少講。且歸本題，你忍耐些聽着。——那時夫人因公共汽車撞破了窗玻璃。破片傷了額部了，伯勞說。是的。不過馥蕉比較的是個鎭靜的女子。倒也不很驚慌。雖說是受傷。其實擦傷不過一點罷了。偵探說。然而那衝突事件。我想你應當有些責任。伯勞卽問何故。偵探說。夫人的乘公共汽車。全因你叫她別乘電車。要乘公共汽車啊。伯勞說。那是說過——也論不定。我這些瑣屑的事。也記不清楚了。不錯。你是說過的。是啊，的確說的。這有個緣故。只因馥蕉正患過兩次流行性感冒之後。并且其時頗有人說，乘那客滿的電車。最易傳染感冒。報上也載着的。所以我想。與其乘電車。不如乘公共汽車來得危險少。並不是我強要她別乘電車。我也想不到她所乘的公共汽車。恰巧會衝突的。我並沒有什麼責任。馥蕉自己也想不到。還感謝我的忠告咧。偵探道。自然。夫人常感謝你的親切。她至死也感謝着。但是那公共汽車一事。我總以爲你有責任的。在你。却說是爲有夫人之病。這也不錯的。不過我總說你應當有責任。伯勞忙問何故。偵探追。你不明白。我來說明。——你現在說料不到公共汽車會有衝突。但是夫人的乘公共汽車。並非只有那一日一天的事。那時節夫人大病之後。還要醫生診治。所以一天間一天到醫院中去看的。最初就曉得非診治一個月不可。於是叫同乘這公共汽車。衝突事件。就發生在這期間內。明白麼。還有一件應當注意的。那時節。公共汽車剛才開始。衝突事件。日有所聞。略爲有些神經質的人乘着。總常常担心。怕要衝突的。——再告訴你，你是神經質的人。——你對於你最愛的夫人。這樣屢屢勸她乘公共汽車。這不是至少也是你不應當的不注意麼。一個月中。隔日乘車往來。此人就有三十次接觸衝突危險的機會。伯勞聽到這裏。笑着道，你留心到這種地方。也是與我差不多的神經質了。不錯，你這麼一說。我把那時節的事。漸漸想起來了。我當時並非沒有留心·但是我有我的意思。公共汽車衝突的危險。與電車中傳染感冒的危險。那一樣有可能性。假使雙方的危險程度相等。那末那一面過分的在生命上有危險。想了這個問題，結果。還是公共汽車較爲安全。爲什麼呢，你方才說的，一月中往復三十回。若是乘電車。可以說這三十輛電車中。必定都有流行性感冒的細菌，那時正是流行性感冒的絕頂期，這麼見解也很正當。既有細菌。在車內感染也非偶然，那公共汽車的發生事故。全是偶然之禍。自然無論那一輛公共汽車。都有衝突的可能，但是與起初就禍因歷然存在者不同，還有一層。馥蕉患過兩次流行性感冒了。這是他體質比普通人容易感染的證據。所以乘電車。她在多數乘客內。不可不做一個挑選成的接受危險之人。在公共汽車。乘客的危險很平等。不但如此。我對於危險程度。這麼想着。她若是第三次再患流行性感冒。必定又要帶起肺炎來。這一來。一定無救了。我聽說患過一次肺炎的人。很容易再罹此症。而且她是病後衰弱。尚未十分恢復之時。我這憂慮。實非過分。卽使衝突，也未必一定會死。除了極不幸之時。連重傷也不會有的。重傷而至傷命。又是很少。於是我的念頭。果然無誤。馥蕉往復三十次中。雖衝突一次。僅不過擦傷一點罷了。偵探道，不錯，你的話。若是只問你這一點。確是很可以說得過去了。聽來一些也沒漏洞。但是你沒有說

到的部分中。還有不能輕易放去的事情咧。什麼呢。就是這電車與公共汽車危險的可能率問題。公共汽車比電車危險率少。即使有危險。程度也很輕。并且乘客平等的負担這危險性。這是你的意見。然而我以爲尊夫人乘公共汽車與乘電車。至少同樣的是一個易受危險挑選出來的人。決不能與其他的乘客平等的担負危險。總之。公共汽車衝突之際、尊夫人已在比誰也先有危險比誰也負傷很重的運命下了。這件事。你不可避去。伯勞急道、怎麼會有這種事。我雖以明白。偵探笑道、不明白麼。倒也奇怪。——但是你當時對馥蘇夫人說過的。乘公共汽車。務必要坐在最前面。才是最安全的方法。——伯勞說是的。這安全的意味。是如此的。——偵探插嘴道。且慢。你的安全的意味。是這麼的。——公共汽車中。也總有感冒的細菌存在。要不吸到牠。務求坐在上風。對不對。其實公共汽車、雖沒有電車那麼乘客擁擠。傳染感冒的危險。並非絕對沒有。你方才像是忘了這事實了。并且你還可以在現在的這理由上。附加一句道。公共汽車乘在前方。震動很少。她還是病後不堪疲勞的身體。應當要不使她多震動身體的好。——拏了這兩個理由。你便勸夫人要乘在前面。與其說勸。不如說嚴厲吩咐。夫人是個老實人。不肯辜負你的好意。所以務求依你的意思做去。你的說話、她一一實行着。伯勞聽着。默然無話。偵探又說。公共汽車中傳染感冒的危險。你最初並沒有慮到。沒有慮到。就用這理由要乘在前面。——這裏就是一個矛盾。還有一個矛盾。最初慮及的那衝突之危險。其時倒反全不關心了。要乘公共汽車的最前面——想到了衝突的情形。自然再也沒有這麼危險了。坐在前方的人。對於這危險。自然是挑選着的一個人了。所以那時節受傷的。只有夫人一人啊。那麼小小的衝突。其餘乘客、完全無恙、只有夫人擦傷。倘使衝突再厲害些。便成其餘乘客。誕行擦傷。獨有尊夫人重傷。更厲害些。便成其餘乘客。一齊重傷。獨有尊夫人送命。衝突本來是偶然的事。但是偶然發生之際。尊夫人的負傷。實非偶然。說時。二人走着。差不多都忘掉自己走在什麼地方了。一個熱心講述。一個默然傾聽。二人一直綫的走着。——偵探又說、所以你將夫人擺在一定的偶然危險中。再在這偶然的範圍內。把夫人驅入必然的危險中。這與單純的偶然危險。意味不同。這麼看來。到底是否比電車安全。竟不明白了。第一。那時節的夫人。第二次流行性感冒剛好得不多幾天。因此對於這病。還有些免疫性啊。照我說。那時的夫人。絕對沒有傳染之危險。你說是挑選着的一個人。這是挑選在安全方面的一次。患過肺炎的人。容易再罹第二次。這是必須有相當的期間的。伯勞啓口道。然而這免疫性。我並非不知道。不過十月裏患了一次。正月裏又病了。可見免疫性很靠不住的。……偵探道。十月到正月。有兩個月的期間。但是那時夫人還沒完全好呢。咳嗽依然沒止。自己正在傳染給人的時節。不是人家傳染給自已的時節。伯勞道。還有咧、現在你說的衝突之危險。這衝突的本身。既是非常偶然、那麼這範圍內的必然、尤是極少極少的了。偶然中的必然。與單純的必然。意味實是不同。況且這必然、也不過是必然受傷。並不是必然送命啊。偵探道、然而可以說偶然有大衝突時、必然會送命的。伯勞道。那可以說的。但是這種論理的遊戲。去做他幹什麼。偵探笑道。是論理的遊戲麼。我最喜歡這樣。所以不知不覺只管講下去了。對不起。言歸正傳罷、——未歸正傳以前。且來收拾這論理的遊戲。你雖笑。我其實也很喜歡論理。在這一層。你或者比我高出數倍也論不定。決不會是無興味的。現在研究這偶然與必然、把牠與一個人的心理相連結。就會生出新問題來。論理就不是單純的論理了。你沒留心到麼、伯勞道。漸漸的深奧了。偵探道。一點沒有什麼深奧不深奧。一個人的心理。就是犯罪心理。某人可以將某人用間接方法殺掉。誰也不會知道。——殺字不妥當。不妨換一死字。因此務必把這人放在危險多的地方。其時要不發覺自己的計畫。要不知不覺把此人引導。所以除選擇偶然的危險外、沒有他法。若是那偶然之中、含了某種不注目的必然在內。那更是求之不得了。你的使夫人乘公共汽車。或者這情形與外形上不一致罷。我稱做「外形上」——請勿見怪。當然不能說你有這種計畫。但是你對於這一種人的心理。總明白的。伯勞道。你在職務上。眞會想出奇妙的念頭來。外形上一致不一致、只有請你判斷。沒有別法了。但是一個月之間。乘三十次公共汽車。就會送命。你眞是奇怪的念頭。不可

靠的偶然。你以爲可靠麼．偵探點頭道，是啊。單單乘三十次汽車。却是這偶然會命中的機會很少。雖然從種種的方面。尋出種種的危險來。在此人身上。把好幾個偶然重重疊疊的堆積着。——這麼一來。這命中率。多出幾倍來了。無數偶然之危險。聚在一起。做成一個焦點。把此人引入這焦點中去。到了此時。此人所蒙之危險。已非偶然。乃是必然了。伯勞道。照你說。譬如怎樣的事。偵探道。譬如有一男子。欲殺其妻。——打算害死其妻。這妻。生來是個心臟弱的。——這心臟弱的事實中，已有偶然的危險之種子含着。要擴大這危險。就把漸漸損壞心臟的條件給她。譬如此人要使夫人有飲酒的習慣。便勸她喝酒。最初臨睡叫她喝一杯葡萄酒，這一杯漸漸加多。到食後必定要喝了。如此可以逐漸嘗得酒味。但是她本來是不愛喝酒的女子。不能只管聽着丈夫之話去喝。於是丈夫再用第二手段，勸她吸煙。幷且說。女子連這一點娛樂都沒有。還成什麼話。於是買了上等香煙叫她吸。不料這計畫居然成功。一個月中。她已成了吸煙家了。要戒也戒不掉了。其次丈夫又聽得心臟弱的人。不宜冷水浴。他便叫她施行。說你是容易傷風的體質。每天朝晨，應當實行冷水浴。他很親切的對夫人說。心底裏信賴着丈夫的夫人。自然立刻實行。幷且也不曉得自已的心臟，爲此更加厲害。但是這一點，丈夫的計畫還不能十分成功。既把她心臟弄弱，再要使心臟受打擊。總之務必將她送入易罹高熱度連續着的病——窒扶斯或肺炎等狀態中。此人最初選定的。是窒扶斯。他有這目的。所以常叫夫人吃大約有窒扶斯細菌的東西，美國人用餐時。往往吃生水。稱水爲最佳的飲料，於是使夫人飲生水。吃生蝦。又曉得生的牡蠣。是窒扶斯細菌最多的。便叫她吃。當然要勸夫人吃時。丈夫自身也非如此不可。但是丈夫以前患過窒扶斯。有免疫性的丈夫。這計畫。雖不能照他希望完全成功。然也得到七分的結果。怎樣呢。夫人雖沒成窒扶斯。成了潑拉窒扶斯了。有一星期高熱度非常苦楚。潑拉窒扶斯的死亡。不過百分之十左右。不知幸呢不幸。這心臟弱的夫人。居然有了命了。丈夫見成功了十分之七，自然得勢。從此依然不斷的給她吃生東西。夫人一到夏天。常常下痢。丈夫以爲一定有效了。不料竟不容易成他預定的窒扶斯。一回兒來了一個丈夫所求之不得的機會。這是前年秋天到第二年冬天。流行着惡性感冒。丈夫在此時期。無論如何要她得到感冒。十月裏，她果然罹到了。——爲什麼會罹到。因爲她其時咽喉很不好。丈夫說。預防感冒。宜多嗽口。便有意弄了强度的過酸化水素水。常常叫她嗽口。於是她成了咽喉加答兒病。不但如此。恰巧其時親戚中一位姨母也罹着感冒。丈夫再三叫她去探望。她第五次去了回來。便發熱，幸虧這時侯就好的。到了正月。發得更重。成了肺炎了。……二人這麼談着，偵探做一個奇怪的動作。——假意將香烟的灰拍去些，特地在伯勞手上。輕觸二三次。——大約是沈默中要促他注意。二人又繞了一回路。伯勞自然只好跟他走去，偵探續說道。這第二次的感冒。也是丈夫的玩意兒。其時夫人母家的小孩子。患着激烈的感冒。住在S醫院中。人家並沒來要求。丈夫就叫夫人去看護這小孩子。這也有理由的說。——近來此病很容易傳染。誰也不能看護。我內人新近患過感冒。有免疫性。所以去看護是最適當的。——夫人想想不錯。便去看護這小孩子了。於是重罹感冒。幷且夫人的肺炎。非常的重。有過好幾次危險。這一次。總算丈夫的計畫十二分奏効了。丈夫在她枕畔討好似的說。你的大病。完全從我的不注意上來的。夫人聽了。一點不恨丈夫，她好像始終感謝著生前的愛情。願很安心的死去。然而差得一點。幾乎送命。這一次夫人居然仍舊有救。在丈夫心中。眞是九仞一簣，——於是丈夫再想法子。單單疾病，决計不夠。在疾病以外。不可不遇到些災難。——這麼一想。他便利用夫人病室內的煤氣火爐。其時夫人好得多了。看護的人也不用了。不過還有一星期，要不與丈夫在一間房內睡。丈夫在某時。偶然發見這麼一回事。——夫人臨睡時。怕有火燭。必定把煤氣火爐關閉的。煤氣火爐的塞子。在病室到廊下去的門檻旁。夫人夜裏。必定有一次赴廁所去的習慣。其時自然經過這門檻。經過時夫人那很長的睡衣。往往在地上拖着走。又常在煤氣塞子上擦過。若使煤氣塞子再舊些。那末睡衣擦過時。竟可以帶動牠。病室雖是中國房子，知造得門窗縫中風也洩不進一些。——偶然在這裏。有這一點危險種子準備着。於是把這偶然導入必然。

眞只消加一點兒手脚好了。他留心到此。就將煤氣的塞子弄得寬些。有一天在夫人午睡時。他把這塞子上加了些油。使牠更活動自在。他這行動。在極祕密中做着。不幸他自已沒有知道。倒被人瞧見」。——瞧見的。是那時節他家所雇用的女仆。這女仆是夫人嫁來時由母家跟來的。非常的愛這夫人。自己又很靈敏。這些事情。且不去管他。——二人走得很遠了。偵探又道、——這一次。丈夫又是七分成功。三分失敗。夫人幾被煤氣窒息而死。幸虧還沒到弄出事來。已經驚醒。使半夜裏鬧起來了。怎樣的煤氣會洩出來。這



你從前的岳父今夜在我家中等着

原因一刻兒就明白。但是總是覓夫人自已不注意。其次丈夫選定的。是公共汽車。這方才已說過。利用着夫人到醫生處去。他常常利用種種機會。到公共汽車不成功。再用新機會。給他這機會的。乃是醫生。醫生爲着他夫人病後保養起見。勸她轉地。在什麼空氣好的地方。去這麼一個月。——這樣一勸告。

丈夫對夫人說。你這麼多病。與其轉地療養這麼一二個月。倒不如索性把家搬到空氣好一點的地方去住。過遠也不便。OM附近住住。好不好。那邊又近海。我出入還便利。他這意見。夫人立刻贊成、你知道麼。OM一帶。飲料水極不潔。并且傳染病常常不斷的。——窒扶斯尤甚。——總之。他見火難不行。又要用疾病了。一搬過去。更厲害的將生水生物給夫人吃。再勸她冷水浴。勸她吸烟。他又在庭中多種植物。掘了池。積起水來。又說廁所的位置不佳。把牠改做西向。被夕陽一晒。可以造出許多蚊蠅來、還有咧。他熟人中有了患窒扶斯的人。他自己是免疫的。常去探望。有時也叫夫人去。他這麼很有忍耐的等候結果。這計劃。意外的快、搬後不到一個月。就十分奏効、他探望某友的窒扶斯病後。正又要想什麼陰險手段時。夫人已得了這病了。居然由這病病死。如何。這與你的情形。外形上不是完全脗合麼。伯勞躊躇道是的。——這這不過是外形。——偵探笑說。是啊。在已往。不過是外形罷了。你是很愛從前的夫人的。總之只有外形愛着。同時你在三年前已瞞着從前的夫人。又愛了現在的夫人了。愛到外形以上。於是把已往的事實。加了這事實。方才的情形。拏來脗合於你、這程度。就不獨是外形了。——二人此時。轉了一個彎。走到一條狹的路上。路旁見一所房屋的門前。有一方大招牌。寫着私家偵探四字。樓上玻璃窗中的燈光。照得到下面。二人一走到這裏。偵探大聲高笑、說道。無用了。你賴也無益。你不是方才就抖着麼。你從前的岳父。今夜在我家中等着。你不用驚惶。請進去罷。他說完。突然在伯勞手上一把。用肩頭推開了門。已經進了燈光明亮的屋內了。只見陶伯勞臉色蒼白。他費心似的兩足搖搖不定。身體倒在旁邊的椅子上了。

社會小說

黑海銀星

第七回　月貌雲裳華燈驚豔影　同床各夢金屋貢忌宵

漱六山房著

縹緲公司是上海一家氣魄很大的影片公司。他的出品影片。非但可以同舶來品並駕齊驅。而且還有時遠駕舶來品之上。爲什麼呢。非國產的影片。雖然資力雄厚。布置整齊。然而他們外國的風俗習慣。種種都和中國不同。每每有外國影片裏頭的趣事。外國人認爲極可笑的。中國人恰覺得平平無奇。外國人的看中國戲片。也是如此。但是中國人的攝製中國影片。恰都依照着本國的風俗習慣。和中國人的心理性情。支配而成的。只要不是那種草草從事。毫無價值的影片。中國人沒有不歡迎的。況且縹緲公司的設備布置。和外國影片公司也不差什麼。所以一種新片出來。看客沒有一個不贊美。也沒有一個不說比舶來貨好得多。幾年之內。縹緲公司的股票已經由二十元一股。而漲到八十元。一個著名的明星莊天孫。已經和縹緲公司的董事長結了婚。做了老闆娘子。此外的明星。不是和公司職員結婚。就是和職員實行同居之愛。除了那些飯桶配角。夠不上明星資格的。或者是有丈夫的。每次和丈夫同來同去。沒有可以結合的機會以外。別的明星。都是各有各的路道。各有各的頭寸。團體結得和鐵桶一般。這一次公司裏要拍一種中西合璧愛國女英雄的新片。臨時羅致了好幾個東西洋的美人。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主角。是中國政府特任駐高拉加格勒的女大使。這高拉加格勒。本是共產黨發源的地方。高拉加格勒首政治首領。和海陸軍首領。不消說也是共產黨的首領了。格外還有幾個中國奸細。和共產黨互相提携。擾亂祖國。給這位女大使用神秘不測的手段。探聽得一明二白。就投入共產黨去。假意贊成共產。把他們的詭計。暗暗報告了中國政府。又把政治首領同軍事首領。連着幾個奸細。一齊刺死。全劇之中。這個女大使的表演。最爲吃重。而且不是這班普通明星。可以勝任的。這班明星。若要叫他們裝些騷形怪狀出來。自然一個個都是慣家。無奈這一個主角。比衆不同。非但要十分姿色。又要嫻熟國際間的禮節。擅長各種唱歌跳舞。精通高拉加格勒的文字。而且出使呈遞國書的時候。既要顯露端莊凝重的精神。投入共產黨和首領款洽的當兒。更要表示跌宕風騷的態度。這些專講吊膀子的明星。如何担任得來。縹緲公司總理戚伯昭。看着這些明星都不適用。只得登報徵求。徵求了幾天。應徵的人也不在少處。在戚伯昭的眼光裏看起來。還不如自己的家園貨。連配角的資格都不夠。一連好幾天功夫。方纔選中了一個新從東洋回來的鄧雅蘭。生得蛾眉鳳眼。窄背纖腰。婉孌裏帶着一種端嚴。矜莊中又含着幾分流麗。而且各國的方言禮節。和各種的舞蹈音樂。他竟件件皆能。這個主角。除了他之外。實在沒有比他再合式的人。戚伯昭見了大喜。就用重金聘請了鄧雅蘭。作這新片裏頭的主角。這愛國女英雄的新片製成之後。竟是烘然一聲。名聞中外。連外國的大影戲院裏頭。也搶着用重價來租新片。登時縹緲公司的聲名。又響亮了許多。戚伯昭對於雅蘭。自然更加器重得了不得。戚伯昭雖然以公司總理的資格。有兩處小房子。但都是臨時的性質。不是正式結合的。自從鄧雅蘭一進公司之後。戚伯昭越看鄧雅蘭越縹緻。越看那兩個舊明星越難看。戚伯昭就不免存了個親近鄧雅蘭的心。鄧雅蘭的對待戚伯昭。也很不錯。戚伯昭請他吃飯看戲。他沒有一次不去的。後來戚伯昭要和他開房間。他恰搖頭拒絕。戚伯昭問他可是不肯。他也搖搖頭說不是。戚伯昭說既不是不肯。爲什麼不答應。他說這原因不能告訴你。戚伯昭只好罷休。有一天戚伯昭在西洋飯店開了房間等人。不想等來等去。只是不來。等得他怒火攻心。酸風入肺。想着這東西一定在半路上給人綁票一般的綁去了。要不然就是他有意不來瞧人不起。想到難受之際。賭氣叫過茶房來。問有電影明星並做跑肉莊生意的沒有。只要相貌長得好。不怕多花錢。茶房說八少爺自然不在乎此。比不得那些抖鬼。出了十五塊錢。還覺得掂斤播兩的捨不得。恰好現在有一個尖上尖的貨在這裏。可要叫他進來給八少爺看看。但是他有規矩的。戚伯昭問什麼規矩。茶房說他不論叫的人中意不中意。

叫他一次。就要五十塊錢。戚伯昭說五十塊錢是不要緊，但是不中意呢。茶房陪笑道。那他不問。他只要走進房來立一立。就要五十塊錢。戚伯昭笑道。好貴的鹽肉好。你去把他叫來。給我看看。茶房一聲答應。走了出去。好一回纔見茶房領着一個女子。款步進來。蓮瓣乍移。香風已到。走了幾步。就立定不動。戚伯昭一眼看去。見他着一件淡灰愛國布的旗袍。恰前後都挖了兩條張牙舞爪的龍。龍的頭角鱗爪。都用黑絲纏盤成的嵌空玲瓏。非常的別致。袍脚袖口。都是深綠色的水滾紋。也是嵌空的。旗袍裏面。更襯着一件金絲雲錦五彩折枝花的裏衣。胸前自右至左·別着碗大口的一紅一白兩朵像生茶花。這一種奪目揮煌的裝束。上海已經是絕無僅有的了。更兼配著那秋水雙瞳。遠山眉黛。瓊瑤作鼻。冰雪爲膚。眞覺得是海上無雙。人間第一。在那電燈光線之下。竟把一個戚伯昭看得有些心旌搖蕩起來。睜大了眼睛。張開了嘴。一時說不出話來。只霍地立起身。直趕過去。握着他的手。細細端詳。眞個是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落。直是個十成十足的人才。喜得戚伯昭連聲問他姓什麼。他說姓董。大家都叫我老五。戚伯昭一面請他坐下。一面問他在什麼地方來。他回眸一笑道。地方是有可是現在沒有告訴你的必要。等將來可以告訴你的時候。自然要告訴你的。戚伯昭碰了這個釘子。倒也出於意外。只好對他一笑。也就罷了。當下兩個人談談說說。甚覺投機。戚伯昭就取出五十塊錢的鈔票。交給茶房。老五瞅了伯昭一眼。茶房自退出去了。伯昭問老五要吃點心不要。老五搖一搖頭。伯昭道。既不吃點心。我們就睡罷。現在已經不早了。老五也就點頭答應。卸了長袍。露出一色的襯衣短褲。格外的衣光人面。光彩炫耀。在電燈光中。照得一閃一閃的。直把個戚伯昭看得滿眼裏晃蕩不定。滿心裏奇癢難搔。只對着老五嘻嘻的笑。老五也不理他。自向床裏扯過一條棉被。倒身便睡。戚伯昭也喜孜孜的上得床來。那知道老五在床下的時候。雖顯露着一種滿面春情。宜喜宜嗔的態度。到了床上。竟變換了一番態度·守身如玉起來。憑着戚伯昭說盡了萬語千言。老五只是搖頭不應。戚伯昭竟無奈他何。這種事情。本來是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的。又沒有什麼合同契約。吵鬧起來。更覺得面子上不好看。戚伯昭出了五十塊錢的代價。竟連一根毛都有碰着。把戚伯昭氣得要死。戚伯昭有個滑頭朋友田心如。是一家愛美跳舞場的經理。知道了戚伯昭這件事。笑得幾乎直滾過去。說你這號飯桶。眞開天闢地以來。頂刮刮的道地貨。上海灘上。少有出見的。氣得戚伯昭雙脚亂跳的道。你沒有身當其境。只會說幾句現成話。我們都是有身分的上等人。他一定不肯。也就罷了。難道强制執行不成。田心如劈面啐了他一口道。不强制執行。難道憑他不肯不成。他既不肯。憑什麼拿你五十塊錢。又憑什麼同你睡在一張床上。一個老上海。做出這樣乏的事來。還說人家是現成話。你這種老上海。眞個老轉了灣了。罵得戚昭伯又羞又惱。跳起身來道。你沒有遇着這種人。由得你說大話罷了。你若碰着這樣的女人。包管你也是無法可想。不信你試一試看。田心如也跳起來道。可以可以。我一定和你打一個賭。我要遇着了老五。也和你一樣放他過去·從今以後。我就自認是個大飯桶。再不說嘴。何如。戚伯昭道。好好。就是這樣。我看着你就是了。上海地方的風氣。最不好的是伏上水。踏沉船。譬如有一個唱戲的名伶。他本來聲名很大。架子也很足。捧他的人。不知其數。恰偏偏有這一種心無主宰的人。捧人所捧。跟着大家的屁股。也在那裏搖旗吶喊的出力。殊不知這個本人。他非但不歡迎你的捧。而且還覺得你明明是借着我的名色。來出你的風頭。這一種雖然勢利。恰還不過盲從。更有那班踏沉船的寶貝。這只船已經要沉下去了。你不幫助他們一臂之力。也還罷了。格外再要去加點重量。叫他沉得快些。這種人的心理。還可問嗎。除了這兩種習慣之外。更有一種鬨熱鬧的心理。假如有一個倌人。挂起牌子做生意。只要他房間的鋪設。來得奢華。身上的衣服。着得漂亮。任憑他架子擺得再足。竹槓敲得再很。自然而然的就有人去捧他。情願捧着大氣的鈔票。去孝敬他。自已反覺得很爲榮耀。自從老五發明了這一種特別章程。而後。無論看得中看不中。只要他走進房門立一立。就要五十塊錢。大家覺得老五這個人。來得十分奇異。都想要見他一見。竟然你也叫他。我也叫他。老五的生意。倒反十分發達起來。不多幾時。又有一個新出來的舞女。兼營滑白的梅綠琴。也同老五一般。不容

客人選擇。叫他一次就是五十塊錢。面貌生得比老五還要好些。大家又閧然一聲的。捧起梅綠栞來。汽車小陸本在舞場裏和梅綠栞相識。也常常和他一同跳舞。依着小陸的意思。就要同梅綠栞去開房間。梅綠栞不肯答應。而且梅綠栞的性情。有些奇特。他在舞場上和人同舞。也一般的笑容滿愈。柔曼非常・只要跳舞一過。立時立刻。就變轉臉來。冷冰冰的不大理人。弄得這一班轉他念頭的人。捨又捨不得。靠又靠不上。又是愛他。又是恨他。無奈他這一付面貌。又生得實在討人喜歡。恨他的人。只要看着他同舞時的一付笑臉歡容。流波送盼。就立刻把恨他的心。撇在九霄雲外。滿腔子裏都充滿了愛他的心。恨不得喝一口水。把他嚥在肚子裏去纔好。所以每一天的舞票。總以他的爲最多。開的香檳。也以他的舞侶爲最多。舞場經理史國文。見他這般的手段高强。認他爲全場舞女裏頭的第一能手。待他格外的優異。他的看待史國文。也比衆不同。但是田心如要和他作一種臨時的結合。他恰絕對的不肯。始而史國文不知道他兼營淌白的事業。後來知道他也是和老五一樣的特別淌白。就和戚伯昭同田心如說。世外上的事。眞眞不可解。老五和梅老七兩個。竟從淌白裏做出牌子來。而且居然天天有人請敎他們。這眞是怪事。田心如聽了。欣然道。你這裏的梅老七。我也見過幾次。相貌長得委實不差。上海灘上同他長得一樣的。我竟沒有見過。今天我倒要去請敎請敎他呢。戚伯昭一躍而起道。好。今天我們的東道。可以開始賭賽了。你要輸了。自然你自認飯桶。你若贏了。非但這五十塊錢。我替你出。而且還要備酒請客。田心如欣然笑道。算數算數・我看你不必客氣。先把五十塊錢給我是正經。省得一回兒再麻煩。不好嗎。戚伯昭笑道。那有這麼容易的事。就是你自己說贏了。也不能算。非要我們去監督不行。田心如大笑道。既然如此。就屈尊老兄的大駕。替我們打梆襯底何如。戚伯昭也大笑道。胡說。你不用管我。我自有監督的方法。只請國文兄做個證人就是了・當下三人議定。田心如自去開了廣寒宮一間十元的房間。叫茶房去叫老七。茶房說老七嗎。他是一來就要一百塊錢的。現在好好的人家人多得很。只要花上二三十塊錢就是了。何必定要去叫老七。多花了錢。還要看他的顏色。田心如道。你不用問。我非叫老七不可。但是他同老五。不都是五十塊錢一夜嗎。怎麼你說要一百呢。茶房笑了一笑。看了心如一眼。不開口。心如問你笑什麼。茶房帶笑道。老七的架子辣得很。他的規矩。是沒有鬍子的客人五十塊。有鬍子的就要加倍。心如摸一摸自已新留那幾莖菱角鬚道。該打該打。怎麼有了鬍子。就要加倍呢。茶房忍笑說不知道。心如道。罷了罷了。你立刻去把他叫來。茶房答應了一聲出去。好一會還不見來。田心如等得心焦。隨意走出去。到舞廳上看看。這時候夏秋已過。廣寒宮的舞場。早已移到旅館中央一部份的舞廳上去。滿場裏春風拂拂。暖氣融融。舞袖蹁躚。温香馝馞。那一對對的青年俊侶。互相擁抱着。眼波滲逗。口脂暗吹。把個旁觀的田心如。也看得有些心搖意蕩起來。正在難受。忽地裏兩道光華。從對面直射過來。一對婷婷嫋嫋的佳人。攜着手。笑吟吟的從外邊走進。一個着一件銀鼠出風元色軟緞稱身可體的舞衣。玉臂香肩。纖腰酥乳。都明明白白的顯露着曲線之美。一個着一件鐵佘錯采的綉袍。那四道秋波。一雙嬌靨。就足以叫人銷魂蕩魄。更不用說別的了。當下這兩個人一抬俊眼。溜了田心如一溜。田心如就覺得週體一酥。渾身一震。又見汽車小陸。打扮得和一只花蝴蝶一般走過來。就向他們兩個鞠躬。田心如看一看這兩個人的裝束。似乎也是舞女。恰不認識他們是什麼人。只見汽車小陸和他們有說有笑的。十分親熱。說了一回。就請他們同舞。一個長身窈窕的女子，就走過來。和小陸舞了兩次。一個略短些兒鵝蛋臉新月眉的女子。也和小陸舞了一次。田心如看着。心上很有些熱霍霍的。又有些酸溜溜的。想着與其在這裏空等老七。不知他什麼時候纔來。不如我也和他們去跳一跳再說。就也一步步走過來。小陸又挽着鵝蛋臉女子的玉臂。開始第四次跳舞。田心如只好立定了脚。略等一等。一眨眼的功夫。眼前電燈爍的一亮。鵝蛋臉的女子。剛剛舞畢。倏地睜圓柳眼。哆起櫻唇。走過去把汽車小陸一個巴掌。打得小陸的身體。好似截成三段一般。一個元寶翻身。轟的跌翻在地・只聽得小陸極叫一聲。大衆止不住哈哈大笑。

第八回　身外分身蕭郞成陌路　愛中眞愛黑海幻銀星



車小陸正在跳舞得有興。驀地裏吃了一下耳光。只打得他天昏地黑。只覺耳朵裏轟的一聲。臉上痛得了不得。腳下也捉摸不定。踉蹌倒退。由不得一聲極叫、一個翻身。跌倒在地。大家雖然吃了一驚。恰看着小陸的情形。非常的可笑。忍不住都哈哈的笑起來。那女子打了他一掌。更惡很很的指着他罵道。你這下流無恥的東西。公然在大庭廣衆之中。調戲婦女。你把我鄧雅蘭當作什麼樣人。今天斅訓斅訓你。叫你知道我的厲害。以後免得再要調戲別人。小陸在地上扒了一回。好容易纔扒起來。捧着腰。連聲阿呀道。眞眞屈天屈地。我何嘗調戲你。鄧雅蘭罵道。你調戲了人。還不認賬。難道有心混賴你不成。小陸還待分辨。鄧雅蘭火冒起來。又要伸手再打、嚇得小陸抱頭鼠竄而逃。頭也不敢回一回。田心如在旁邊看得呆了。暗想這樣花嬌柳媚的佳人。變起臉來。宛如鳩盤羅刹一般。拔出拳頭就打。這纔是美人的變相呢。田心如這般一想。把方總要和他們跳舞的念頭。就不因不由的打了退堂鼓了。正待回轉身來的時候。已見一個茶房。趕了過來。田心如認得就是去叫老七的茶房。還沒有開口。已見一個骨肉停勻。風神綽約的女子。從茶房身後轉出來。睦澤微開。眼波已到。盈盈的遞了田心如一眼。一側嬌軀。就跟着茶房。走了過去。田心如心領神會的。也跟着他們就跑。跑到房間裏。茶房纔說一聲七小姐來了。老七對着心如微微一笑。點一點頭。田心如連忙回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看一看老七的這般豐態。眞好像海棠睡起。銀燭高燒。濃豔無比。田心如自然十分滿意。叫了一瓶香檳。兩客大菜。兩下淺斟低酌起來。講到問深處。不免要問他的身世。老七把自己也是名門之女。只爲生計艱難。沒奈何只好走入這條道路。始而作銀幕上的明星。如今索性兼營這件沒本錢的副業。一一和田心如說了。田心如也很替他扼腕。倒是老七自己洒洒落落的。並不放在心上。兩個人吃過大餐一瓶香檳也喝完了。大家都有些薄薄的醉意。老七喝了幾杯酒。不覺春生頰際。紅下眉梢。一張粉融融的臉。白裏泛紅。格外覺得可愛。吃飯問題解決之後。就要解決睡覺的問題了。田心如請老七睡覺。不想老七立起來。很詫異的問道。你請我來。是爲這件事嗎。田心如也很詫異的答道。叫你來。不爲這件事。爲的什麼。你還不明白嗎。老七嗤的笑道。那不行。你看得太容易了。田心如聽了。實在覺得萬分詫異。不由說道。怎麼怎麼。你不在這裏住嗎。老七搖頭道。自然不在這裏住。你不知道我的規矩嗎。田心如道。你的規矩。我何嘗不知道。不過叫你一次。就要一次的錢。看得中看不中。你都不問。還有別的規矩嗎。老七微微一笑道。不錯。但是你沒有留我住在這裏的權柄啊、田心如道。住了。我出了一百塊錢。爲的是要你住在這裏。怎麼但非不能留你。連留你的資格都沒有。這不是笑談麼。老七從從容容的道。你不用糊塗。我告訴你說。你只想一想。叫我一次。不問你們看得中看不中。就要一百塊錢。我那怕在你這裏略坐一回。這一百塊錢。你就不能不給。何況我今天陪你談了兩小時的天。我不叫你另補談話費。就是好的了。你還要留我住在這裏嗎、況且我的規矩。上海這些大旅館的茶房。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想來早已和你說過。這叫作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願意儘顧自便。你要把我當作上海灘上的那班淌白看待。那可看錯了人了。我們這些女界同胞。本是清白無瑕的千金之體。都是給你們這班不懂愛情。居心齷齪的男子。引誘壞了。你出了一百塊錢。你就想要留我住在這裏。你眞是獨幅心思的一面耳光。對不起。我可要少陪了。說着。回身就走。田心如聽了這一番有理無情的話。眞個給他鈍得個日月無光。風雲失色。氣得他瞪着一雙白眼。一時倒也說不出扳駁他的話。見他不問情由。轉身待走。不由得着了一分急。趕上一步。一把拉住道。你看得好容易的事。就是這般想走嗎。老七喝道。你放規矩些。你也不打聽打聽行情。就來混鬧。早知道你這樣不開眼。我悔不一來就走。看你又待怎麼樣。田心如見老七滿面嬌嗔。越發的娟妍入骨。不由得怒氣潛消。痴心又起。軟軟的笑道。老七。我勸你不要這樣的裝腔作勢。早些睡覺是正經。老七道。睡覺。哼。……你的夢還沒有醒呢。說着。奪過手來。往外就走。田心如給他嘔出氣來。緊緊的一把拉住了老七的衣服。不肯放鬆。口中說道。你走你走。只要你今天晚上走的了。你也不想想。我爲什麼給你一百塊錢。你和別人不

知約在什麼地處開房間恰把我來當蠟燭。這如何能行。勸你還是識相些罷。不要自尊沒趣。雖不成我嫌自己的錢太多了。特地把你叫來。送給你倒貼嗎，總之不來由你。來了就得由我。花了一百塊錢。叫你來是幹什麼的。你自己想一想。老七怒道，放屁。你請我來。不過和你談談天罷了。你想要幹什麼。還不放手麼。田心如大怒。不由分說。伸開兩手。就待偎抱。不想自己的手。還沒有上他的身。早給老七舒開纖掌。照臉就是一下。拍的一聲。打得田心如身體一歪。直歪到茶几邊去。歪得一張茶几。橫倒過來。把茶几上的茶杯茶壺。一古腦兒撒鄉啷跌在地上。跌得粉碎。兩人登時大鬧起來。田心如說你不講理。我去叫茶房來問他。說着，氣冲冲的開了房門。直搶出來。老七也跟着往外就走。奇巧不巧的。劈面撞着了余樂民。不覺一呆。余樂民一見老七。分明認得不是別人就是他眠思夢想的龍曼珠。只一驚非同小可。叫得一聲原來是你麼。……以下的話就說不下去。老七看了余樂民一眼道。你貴姓。我們不相認啊。余樂民見不是龍曼珠，不覺十分納罕。再細細的一認。纔認出眉眼之間。有些和龍曼珠不同。龍曼珠是一國的靜婉幽嫻。這個出來的女子。恰是一派的昂藏倜儻。只得自己認個不是道。我姓余。方纔認錯了人。多多有罪。請問女士尊姓。老七說，我姓梅。田心如不待他說完。搶過來接着說道，你們諸位聽聽。他就是特別淌牌梅老七。今天我在這裏開房間。給了他一百塊錢。他收了我的錢。不肯上床。回身就走。也還罷了。而且還動手就打。諸位想想。上海灘上。可有這樣的情理。老七也說你說我是特別淌牌。我也不要賴。但是我這個淌牌。是有特別規矩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這一百塊錢。不過算個談話費罷了。你也不撒一泡尿。自己照一照。你也配留我嗎，你要想留我。應當要取得我的同意。如今我不同意。你便怎麼樣。一百塊錢是你我自己願意拿出來的，不是我強迫你拿出來的。你這種極形極狀。怪不得人都說你窮凶極惡呢。田心如不料他慷慷爽爽的說出這一番話來。自己倒也沒話可說。只得叫過茶房來。問他怎麼說。茶房說這不與我們做茶房的相干。我們只知道客人要請七小姐。我們就連忙去把七小姐請了來。我們的事情就算完了。別的事情。我們可管不了。田心如聽了也。覺茶房的話不差，嘆了一口冷氣。正待回房。禁不起後面一陣哈哈大笑。戚伯昭同史國文憑空跳了出來。戚伯昭笑道。老今·弟今天我這個開天闢地以來頂刮刮頭號貨飯桶的尊銜。可要移轉給你了。你以後還吹不吹。這一激。更把田心如激得一百廿四分的難受。恨了一聲。叫茶房快把一百塊錢還我。我也不希罕這種滿天飛的鹽肉。茶房扮了一個鬼臉道。這要問七小姐的。七小姐說不要。我們就退出來。老七冷笑道。我雖不希罕他這一百塊錢。但是規矩不能破壞。而且他給我一百塊錢。有什麼憑據。即使有了憑據，他也不能要我的報酬。同他談談天。已經算是好的了。這難道他有神聖契約的關係。一定要取相當酬報嗎。至於我的打他一下。不過是警戒警戒他的下次，他只顧和我打官司。告我公然侮辱就是了。說着。又對大家說道。諸位先生請聽。我們做女子的。沒奈何走到這條路上。已經覺得可憐。他還要這般糟塌人。可應該不應該。他簡直把我們這種可憐女子。不當作人類看待啊。田心如心上雖然恨得不可開交。面子上恰只在給老七說得有些下不去。只得說道。你這樣蠻而無理。我自有對付你的方法。你候着就是了。說着也顧不得衆人譏笑。一溜烟回身便走。余樂民同李若華看了這般奇事。大家笑作一堆。再要尋老七時。老七也不知在鬧裏走到那裏去了。余樂民對李若華道，這個老七奇得很。既做了淌白。恰又不肯同人睡覺。這不是敲竹槓嗎。李若華道。這也不可一概而論。他雖然自認是特別淌白。他恰也有特別規矩的。他既不吊人膀子。又不拉生意。而且聲明在前。願意請教他的。不問看得中看不中。就要給錢。不願意的聽便。這倒也是硬碰硬的辦法。至於別的問題。當然不在他的營業範圍之內，爲什麼呢。想要請教他的人。和他見一見面。不問情由。就要給一百塊錢。照這樣的看起來。他方纔自己說的。同他談談天。已經是好的了。倒也說得不差。你不能公然武斷他是敲竹槓啊。余樂民道。他雖然有他的規矩。不問看得中看不中。都要給錢。譬如人家看不中。也還罷了。方纔這個人。是看中了他的。他爲什麼又沒有依照他的規矩呢。李若華頰暈紅潮。回眸一笑道。這是相對的問題。不是片面的。別人看中了他。他不看中別人。別人也無可如何。他不在看得中看不中之

上。加上客人兩個字。就是有意捉弄這班混蛋。叫他們糊裏糊塗的上當。彷彿是帶着一種嬉笑怒罵的性質。和他們開頑笑。我看這個人倒也未可厚非呢。余樂民想了一想道。你的見解。終究比人高出一等。理論果然是不錯，但是我認爲你未免有些偏袒。李若華對他搖一搖頭。恰不開口。余樂民看一看時候不早。就急急忙忙的把李若華送了回去。方纔回到靜安寺路紫芝里寓所。胡亂和衣睡下。因看着這個梅老七。着實有些和龍曼珠相像，不由的想起龍曼珠來。坐對芙蓉。遙思傾國。新歡雖好。舊愛難忘。着實的難受起來。想着我的曼珠。不辭而別。消息杳然。究竟到那裏去了。現在若華和我。甚是要好。我若向他求婚。料來也不至於碰釘子。只是我的曼珠呢。胡思亂想了一夜。就春夢惺忪了一夜。一會兒夢見曼珠已經和他結婚。一會兒曼珠又和一個少年男子。在一個月洞門內結婚。把自已氣得要死不活。拍着褥子罵道。好一個楊花水性的曼珠。我今天纔明白了。說着。把右手在床沿上使勁一拍。拍得手心痛起來。兩眼一睜。只聽曼珠說道。連你都不能原諒我嗎。余樂民一回頭。已見曼珠綽綽約約的立在面前·不覺又驚又喜。倏的坐起身來。擦一擦眼睛。再細細一看。可不是龍曼珠是誰。余樂民這一喜。也就非同小可。急忙和身一滾。滾下床來。他本是和衣睡的。連長衣都沒有脫。急問你從那裏來。你連信也不給我一個。竟是走了。你可知道我思念得好苦啊。說着不覺心上有些酸楚起來。說話的聲音。已經岔了。曼珠也眼圈兒一紅。道。我是爲着父親逼我嫁商仁仲。我一定不肯。老人家大發雷霆。計決要强制執行。我沒奈何，只好去求商仁仲。請他發表意見。反對這種專制式的婚姻。不想商仁仲非但不肯。還暗中催他老太爺趕緊預備迎娶我。恐怕到了臨時。老人家發起脾氣來。當眞强迫我去嫁這個商仁仲。我孤掌難鳴。展不得手段。使不得神通。所以只好連夜給他一溜。余樂民聽到這裏。方纔抹一抹頭上的汗道。我的老祖宗。可夠了我的了。險些把我嚇得魂出。但是後來怎麼樣呢。曼珠道。後來嗎。不瞞你說。我自從家裏溜出來之後。就改名換姓。去到影片公司裏服務。又在跳舞場做過兩個月舞女。樂民不等曼珠說完。大驚道。怎麼怎麼。你竟墮。……樂民說了一個墮字。底下就接不下去。恰看着曼珠的臉。神色大變。曼珠把一手按着酥胸。好像極力忍住了痛苦。含羞說道。我的身體。雖然不能說不墮落。但是我的心。可以對天無愧。實在是清白的。難道你不能赦我嗎。難道你忍心不原諒我嗎。難道你的愛我。不是眞的嗎。曼珠一連幾句詰問的話。來得勢如風雨。不容樂民有猶豫的時間，樂民不覺冲喉而出的道。曼妹。我依然愛你，也一定原諒你。曼珠道。但是你能赦我的墮落嗎，樂民道。你對我本來沒有應負的責任。如何我能赦你。曼珠秋波一動道。你以前有和我訂婚的希望沒有。樂民道。有的。曼珠道。如今呢。這一句話。就把余樂民給問得楞住了。頓了一頓。曼珠一定可以和你結婚。曼珠道。你肯和我結婚，自然是我所希望的。但是你究意認是愛情上的結合呢，是義務上的結合。我有一句話，應當和你說明的。如今的曼珠，可不是以前是曼珠了。以前的曼珠。是有錢的富家女子。如今恰變成窮人了。你也願意和我結婚嗎。樂民道。貧富階級。是自已造出來的。本來不成問題。曼珠道，貧富既不成問題。愛情是一定成爲問題的了。樂民默然不應。只把別的話打岔開去。禁不起曼珠再三要問。樂民纔遲遲應道。曼妹，你不問也就罷了。既然一定要問。我也不能不告訴你。我和你結婚。是義不容辭的。曼珠臉上露出一種不自然的笑容道。這是我久已料定的了。但是你和我結婚。是完全爲的我。不是爲的自已。替你想起來。是無益有損。犧牲了你，來拔這個墮落的我。你是何苦呢，說着不禁含着兩汪珠淚。看着樂民。樂民決然道。曼妹。你不須多慮。犧牲了我算什麼，曼珠不語。只是搖頭·倏得樂民吃過了點心。纔把走到他家裏去打聽消息。碰了龍德海一鼻子灰的話。告訴了曼珠。曼珠恨道。這總怪商仁仲不好啊。兩個人正說着。樂民的太夫人從後面走了出來。曼珠立起身來。叫了一聲伯母。這老東西竟揚着臉。不倸不倸的，好像沒有聽見。曼珠大爲詫異。怎麼以前見了我。何等的親熱。口口聲聲的大小姐。叫得好不熱鬧。現在無端變臉。想是方纔偷聽了我們兩個的談話。知道我沒有錢。他就不叫大小姐了。想着。覺得十分可笑。也就不便和他多說。起身便走。回到麟鳳坊。懨懨的睡了半天。直睡到傍晚時候。方纔起來。正看着瓶裏的幾枝殘菊。默默出神。忽聽得院子裏喧鬧起來

大姐風一般的逃了進來。嘴裏只說來了面上嚇得張皇失措的只把手向後指曼珠不知何事。看着這個大姐。這般的驚慌。疑惑有强盜來了。接着一個人。狂奔而進。曼珠還沒有認得定進來的是什麼人。已見對房門內蹿出一個少婦。嘆直穿過來。剛和進來的男子。劈胸一撞。這一撞不打緊。走進來的男子。正使着一股猛勁。往裏直沖。蹿出去的少婦。也使出全付精神。往下就縱。一個正從院子裏奔上台階。一個正在台階上縱到院裏。在那幾級台階之上。兩個人劈面相迎。躲挪不及。一個仰翻身跌下地去。跌了個五岳朝天。一個浮水式滾作一堆。跌了個朱唇貼地。少婦一躍身已經立起。喝一聲賊子好生無禮。撞入人家。正待伸手去抓。不料那進來的男子。也疾地在地上使一個虎翻身。跳起來。脚沾實地。不由分說。一拳已經打過來。少婦疾忙格過。覺得這個男子的手勢。來得甚是沉重。就一面架格。一面喝問你是什麼人。來作什麼。男子恨恨的道。我是來尋人的。你這東西。怎麼動手就打。今天且打你一頓。出出你老爺的一肚子腌臢也好。少婦大怒道。你是誰的老爺。敢於這般放肆。男子不答。搶近一步。拳脚和雨點一般。直向少婦打來。少婦見他這般魯莽。又覺他武藝高强。自己恐怕要吃下風。只得格外留神。對付他。不敢一些大意。幸而這個院子。是有一個公共球場。和一方草地的。不怕施展不開。兩下直從過道上打到草地裏去。少婦使一個連環脚。打算要把男子踢上一個斛斗。給那男子也一抬腿，把少婦的連環腿一繳一送。這一種腿法。叫作毒龍攪海。是趙太祖跌撲拳裏所的上等工夫。少婦被他這一繳一送。如何立得住脚跟。不由仰面就是一交。只聽得鶯聲嚦嚦的叫一聲不要動手。又叫一聲白先生來了嗎。這兩句話。好比停戰金牌。兩下裏登時住手。男子循着說話的方向。舉眼看時。早已呀的一聲。飛奔過去。龍曼珠也似悲似喜的。走到門口。笑臉相迎。兩個人執手相看。含情不語。白理東停了半天。方纔說出一句話來道。我和你居然還有相見之期。我只道在世界上不能再見的了。白理東雖然是男子。說到酸辛之處。眼眶裏也有些濕津津的。曼珠恰已經揮下淚來。白理東和曼珠對面坐下道。你的信我到了美國纔接到的。我接到了你的信知道你沒有興意的人。許我有以後的希望。我喜歡得好像發了狂一樣。立刻原船回國。一班美國留學界裏的朋友。見我這樣的來去匆匆。都以爲我有神經病。一個個來問我究竟因爲什麼。我只得說家裏有人害病非我回去一趟不可。他們又問我府上何人害病。我給他們問苦了。只得說家毋害病。連夜就要上船。把他們敷衍得走了。纔匆匆趕到船上。船上的僕歐和執事人員。看了我都表示詫異的神情。若不是我精神言語。都很健全。我怕他們要送我到瘋人院去了。曼珠不覺一笑。聽着理東又說下去道。你給我的信。說和家庭已經脫離關係了。究竟爲什麼呢。曼珠把他不嫁商仁仲。因而老人家大發雷霆。只得單身出走的話。和他說了道。現在的我。不是以前的我了。以前是有五千萬財產的我。如今非但沒有財產。而且是已經墮落的我了。你對我的觀念。有什麼分別沒有。白理東毫不遲疑的道。我的觀念。始終如一。我的尊敬你親愛你的觀念。也始終如一。天下有因對方的地位變動。愛情也跟着移轉的麼。這種愛情。簡直是無價值的愛。如何靠得住。你的墮落不墮落。是你的問題。我的愛你。不是爲你的墮落不墮落。况且如今的世界。那裏還有實是非。或者大家以爲這個人已經墮落。其實這個人倒沒有墮落。再有那種帶假面具的人物。大家以爲是當代偉人，其實他的人格。早已破產。這種人也多得很啊。曼珠轉盼一眸。嫣然笑道。你說這個墮落問題。是沒有確定。我的墮落。是已經確定的了。就把自己先做電影明星。後作特別淌當的事情。細細和理東說了一遍。說到後來。也不覺的一陣心酸。兩行淚落。理東恰毫不在意的道。總之萬千句話併作一句話說。我的愛你。是出於至誠的。你想你要去嫁給別人。我尚且依然愛你。情願犧牲了我的幸福。來造成你的幸福。按說我既然愛你。自然是希望和你終身相守。你的本身。就是我產生愛情的根本。倘然你去嫁了別人。就是根本取銷。我的愛情。尚且依然存在。何况根本沒有取銷。這些枝枝節節的話。越發的不成立了。曼珠聽了這幾句話。覺得白理東這個人。眞有談愛的價值。和余樂民大相逕庭。不由得喜上眉梢。春生眼角。看了白理東一眼道。你的話都是出於本心的嗎。白理東道。這個自然。要不是出於本意。我這一趟海外之行。去作什麼。兩人正在甜甜蜜蜜地說着。忽地房

門上有人叩了幾聲。曼珠說請進來。房門啓處走進一個修蛾黑髮的少婦來。不是別人。就是方纔和白理東交手的女子。曼珠笑吟吟的替兩邊介紹道。這是我結義姊姊諸鄧雅蘭女士。這是白理東先生。鄧雅蘭看了白理東一眼。白理東對他鞠躬道歉。鄧雅蘭也大大方方的鞠一鞠躬道。我們是不打不成相識了。說不了。房門上彈指之聲又起。曼珠說一聲進來。就走進一個剪髮盛鬋的少女。走進來先看了白理東一眼。也不說別的。只和龍曼珠附耳說了一番話。龍曼珠連連點頭。他就飄然去了。白理東問來的是什麼人。曼珠說等一會再告訴你。白理東也不再問。聽着鄧雅蘭和曼珠說道。這位白先生。在大門外直沖進來。只把兩個大姐嚇得往裏亂跑。我雖認是什麼歹人。所以直趕出來。不想和白先生對面一撞。我們竟動起手來。不是曼蘇妹出來。今天我定要吃虧。白先生的武功很好啊。方纔那一腿。眞是十分巧妙。白理東謙遜了幾句道。這不偶過然僥倖。何足爲奇。恐怕是女士有意讓我一手的。鄧雅蘭笑道。說也慚愧。我那裏是白先生的對手。白先生的武功。想是從小練就的。白理東道。雖然是八歲練起的。但也不過是練着頑罷了。女士的拳技。實在不弱。是那一位的傳授。鄧雅蘭道。不瞞白先生說。我本藉是滄州人。我的軟硬功夫。都是先父傳授的。白理東道。這就怪不得了。滄州人本來個個都會拳棒的。女士家傳絕業。一定格外高明。兩人正談得有勁。門外忽然閃進兩個人來。一個是方纔來的女子。一個恰是白理東的平生情敵余樂民。白理東見了余樂民。不覺臉上的顏色。有些怪異起來。龍曼珠不慌不忙。先請余樂民坐下。然後指若李若華。對白理東道。這一位是我最好的表妹李若華女士。白理東恍然道。原來是李女士。我們以前見過的。余樂民見了曼珠。恰愣了一愣道。曼珠。前年天夜裏在廣寒宮的。果然就是你嗎。爲什麼又不相認呢。曼珠笑道。我既改了名姓。算作梅老七。我這個龍曼珠。就權當已經死了。做的是梅老七的事。墮落的也是梅老七。和龍曼珠無干。我的所以要做明星舞女。就是抱着佛入地獄的宗旨。畢竟要親自試驗一回。纔知道明星和舞女的所以墮落。也有他們的爲難。你想影片公司的頭等明星常彩波。張含春。雲玉珍。季鳴鸞等一班人。薪水最多的也不過叁百塊錢。可是做衣服。坐汽車。應酬小姊妹。和家裏的一切開支各項。豈是這區區幾百塊錢。所能敷衍的。漫說敷衍不來。就算他的一項開支。也還不夠。然而妍裝是要置備的。汽車是非坐不可。小姊妹淘裏吃吃大菜。叉叉麻雀。打打撲克。又是萬不可少。家裏住着絕好的洋房。更有許多人要指着他吃用。他不營副業。如何能過得下去。所以不但兼充舞女。還要跑跑肉莊。這是他們無可如何的境遇。但是我想起來。一個人難道完全沒有自主力的麼。既然處於這種環境之中。只要振作起奮鬥的精神來。何嘗不能作個汚泥不染的蓮花。和清冷出山的泉水。那一班實際上墮落的人。究竟是自己的意志不堅。立脚不定罷了。而且我們女子的所以墮落。是供應你們這班男子的需要。果然你們男子。一個個都存着個男女平等的心。處處維持女子的人格。又何嘗不可以挽回這種惡風氣。我本着這種理想。又存着要代表這班可憐的女子。報復男子的痴心。所以毅然決然的同這幾個同志姊妹。實行這種宗旨。這位鄧女士。就是那一次在世界舞場上改了男裝。同林女士一同跳舞。給一個怪人來混鬧了一場。說他拐帶了他的家眷。同到巡捕房去的。後來打了一場官司。林女十倒反同赫伯明恢復了夫婦的感情。乖乖的跟了姓赫的回去。鄧女士恨極了。只說林女七是個意志極薄弱的女子。發很要和這班墮落的女同胞報仇。恰恰我在家裏溜了出來。我們和一個商仁仲以前的戀人結成團體。在明星界裏。同舞場裏混了幾個月。上海近來大名鼎鼎的墮落女子董老九。和梅老七。就是董女士同我兩個。就是我表妹李若華。也贊成我們的宗旨。不過他沒有加入我們這個實行團就是了。余樂民聽了。如夢方醒。看着李若華道。怪道你昨天的論調。竭力幫着梅老七。原來你們早已心心相印。只把我瞞入鼓我裏頭。李若華笑而不答。曼珠又接着說道。理東是爲我不屬意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就到美國去了。剛剛我又爲了拒絕那商家婚事。黑夜溜出來。也給了他一封信。叫他立時回國。他也是今天纔到。說罷。就婷婷嬝嬝的走過來。一手握着李若華。一手握着余樂民。把他們兩個人的手。合成一握。對着余樂民道。你待我的意思。我十分的感激。也十分的感謝。但是義務的結合。將來難保沒

有懊悔的時侯。還是你們兩個愛的結合比較妥當。這些時侯余樂民不覺惘然。李若華粉面上。恰一陣陣的紅起來。同時白理東走上一步。握着龍曼珠的玉手。含笑無言。龍德海捋着長鬚。忽地在外邊走進。叫一聲阿稅。道。你的試驗。總算成功。你可知我老頭子受了商家的許多瑣碎。如今也不必說了。說罷又對余樂民道。余先生。那一天我多多得罪。如今你也是我的外甥女壻了。可不要和我老頭子一般見識啊。一面說着。不覺哈哈大笑。看了龍曼珠一眼。曼珠也不覺回復他少女嬌羞的態度。芙蓉面上。淡淡的烘出兩朵紅雲。白理東的歡喜。自不必說。余樂民定一定神。也覺躊躕滿志。白理東回到家中。睡在床上。還拿着曼珠從幾萬里外。給他的一封信。翻來覆去的看。只見寫着寥寥的幾行道。

理東先生。

我現在意中沒有理想的真人。你的心痛到粉碎而無可膠合。我認為這句話不確。世界上沒有不可膠合的心。願你立刻回國。努力達你的希望。你可以聽我這一句話嗎。

感謝你的龍曼珠

白理東看得魂夢皆甜。酣然睡去。只見一派汪洋的大海。海中的水。都是深黑的顏色。波濤洶湧。萬里無垠。覺得甚是可怕。轉眼間。黑海裏現出一道光華。爛爛爍爍的往半天裏直昇起來。變成一顆銀光燦爛的大星。倏地滿眼光明。一顆銀星。放出萬丈光芒。嗤然。疾落。直往他頭上壓下來。他連忙雙手接一個住。那銀星的光華。把他的身體四周圍繞好像在是琉璃世界一般。

（完）

黑海銀星第六回回目奇偷牌大鬧廣寒宮偷牌誤作滿章特此更正

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



吾人立身天地之間為國家為社會為家庭為個人幾無一不作征人而晨雞初唱月明星稀冒霜衝寒涼風徹骨斯時也最易感冒傷風咳嗆雖然咳嗆小病未足介懷而咳劇則聲啞而胸脇牽痛咳久則傷及肺藥而成癆肺炎肺萎種根於此苟能於初起之時速服此……

助肺呼吸香膠

鎮咳・除痰・祛風・

驅寒・解熱・利氣・

百發百中居家旅行最宜常備凡老年痰塞劇咳　氣喘痰厥　小兒驚驚咳服他藥不效者服此膠立奏奇功

每盒二元每打廿元

人造自來血

時交冬令正宜調補人造自來血為吾人補充精神氣血之要品有



病者服之立瘥無病者服之壯體

功效神速一試立知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漫畫遊京都

續五

文慧作



51
52
我解溲去!
驗票!
53
阿花跟我來!
女廁所
54
車票在我的內人的皮夾裏
55
!
一陣頭暈
對不起!
髒了你的衣服
56
糟糕
阿花乖乖舐掉這骯髒的地方
57
其臭無比!
58
京都就在眼前了!
59
!
怎麼阿花也吐了!
60
美哉京都!